

删帖封禁

中国对社交媒体的管制

删帖封禁

中国政府对社交媒体的管制

2018年3月13日

© 2018 美国笔会中心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美国笔会中心（PEN America）立足于文学和人权的交点，保护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言论自由。我们支持创作自由，因为我们深知文字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我们的使命是团结作家以及同道人士拥护创造性表达并捍卫使其成为可能的各项自由。

美国笔会中心成立于1922年，是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上百个中心里最大的一个区域分支机构。我们的中坚力量是美国笔会中心的会员——他们是遍布美国各地的超过四千名小说家、记者、诗人、散文作家、剧作家、编辑、出版商、翻译、文稿代理人和其他从事写作的人士。请登录 pen.org 了解更多信息。

封面插画：巴丢草 Badiuca

目录

执行摘要.....	1
引言.....	5
报告大纲与研究方法.....	9
主要研究发现.....	11
社交媒体审查制度概述.....	13
社交媒体在中国的风行.....	13
国际法对表达自由权等数字权利的保障.....	16
中国对网络表达的管制——历史回顾.....	18
中国对社交媒体的管制——政策介绍.....	19
国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近期颁布的法律法规.....	20
实践中的社交媒体审查制度.....	28
对受审查主题的归类.....	28
企业审查用户的责任.....	35
审查的运作机制.....	40
西藏和新疆——社交媒体审查和镇压的特殊目标.....	49
作家和艺术家受到的影响.....	53
审查对艺术和文学表达的影响.....	55
作家和艺术家抗争审查的个案研究.....	57
社交媒体与调查性报道.....	62
特别章节.....	65
外国社交媒体.....	65
结语.....	72
建议.....	73
致谢.....	75
中国公民因使用社交媒体遭到打击的案件选录.....	76
国际笔会关于数字自由的宣言.....	77
尾注.....	79

执行摘要

《删帖封禁——中国对社交媒体的管制》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对网络表达，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内容的审查和监视机制的发展情况。本报告表明，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在三个方面扩大了对中国社交媒体的管制力度。

首先是技术方面：中国当局正在不断发展和精进其在社交媒体上审查中国公民、获取其私人信息，甚至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干预和监视私人通信的能力。其次是法律方面：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新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为管制互联网而设立更为宽泛的法律框架的同时，将掌控社交媒体的大权集中在了高层决策者的手中。

最后是意识形态方面，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交媒体管制是中国“网络主权”模式的一项关键组成部分。该观念驳斥互联网的普适性，主张各国都有权对其境内互联网进行操控和管制。虽然习近平并非“网络主权”这一概念的首创者，但他一直积极地将其推向国际，并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等专制统治者中取得不错的反响。

当前，全世界人民对网络信息误传、网络安全，以及如何推动健康和充分知情的在线公民话语等议题越发关切。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网络主权”概念，并将其包装为合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乃至一项政府权利。但这枚“解药”实为一剂毒药，非但不治病，还害人不浅。正如《删帖封禁》将表明的，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是对表达自由的大规模、日常性的攻击。在本报告的附录中，美国笔会中心罗列了80起互联网用户因网络表达被政府打击或惩处的案件。

中国的“网络主权”行动给许多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作家、活动人士和异见人士尤为更甚。敢于试探中国网络审查底线的人们可能遭受恐吓、失业、长达数年的监禁，或被迫流亡。中共对网络表达的集中管制对作家、诗人、博主、艺术家等创意人士带来了一系列特殊风险，因为对他们来说，表达自由在个人和职业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社交媒体为作家及其他“创意阶层”人士提供了为其作品扩展受众，与支持者和志同道合者保持联系，以及在更广泛的公民对话环境中贡献自己见解的机会。

对于许多创意人士来说，线上参与已然成为其职业发展的必要元素。然而，由于中国审查制度的模糊性和宽泛性，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或交流的“警示线”不断地被划定和改动。因此，活跃的、希望在线参与的作家和博主将面临艰难的选择：铤而走险有话直说、自我审查、退避三舍或流亡海外。当前，作家的正式作品与其社交媒体言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此背景下，对社交媒体的审查和监视意味着自由表达的安全渠道已荡然无存。

《删帖封禁》还阐释了外国社交媒体和科技公司在考虑进入中国市场时面临的折衷妥协。美国笔会中心不建议这些公司妥协照做，因为在目前看来，要想在中国运作，它们必然会成为中共大范围侵犯人权的帮凶。

本报告的主要发现有：

-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府正在推行加强网络言论审查的战略。政府通过颁布新法律、强化法规、将监管机构集中化，以及发起日益增多的执法行动，扩大了对网络言论的管制。政府将这一监管力量与审查技术的新进展结合起来，以便越发强硬地压制异见人士的声音和操控网络交流。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防火墙”越筑越高。
- 中国“网络主权”的愿景为其对互联网实施管制提供了意识形态框架。尽管中国试图将各国都有权对其境内互联网进行操控和管制的主张包装为理性的监管方式，但是习近平所设想和实施的“网络主权”，与表达自由权、获取信息权、新闻自由权和隐私权等国际人权大相径庭。此外，从本质上说，中国对网络空间近乎百分之百的管制正是全世界专制政权的终极目标。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审查制度的持续关注 and 施压不仅对中国自身有重要意义，也能有力威慑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不再加以效仿。
- 许多在华作家、艺术家，特别是记者在社交媒体审查制度下遭受了尤为严重的影响，因为他们往往担当社会评论员的角色，努力创造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也日渐依赖社交媒体来建立受众群和获取利润。当职业创意人士选择挑战政府对网络言论的忍耐界限时，他们面临的后果可能包括遭到删帖或关闭帐号。这往往演变成猫捉老鼠的游戏：创意人士不断试图逃避审查，但这通常以某种形式的投降告终——自我审查、转换职业，有的甚至走向流亡之路。直言不讳的作家或艺术家可能被彻底逐出社交媒体平台，从而摧毁他们在中国建立广泛受众的能力，甚至完全断送一些人的职业生涯。
- 中国的社交媒体世界宽广浩瀚而充满活力，但其所受管制之严格也堪称世界之最。在二者之间不动声色地取得平衡，也许正是中国网络管制模式取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中国政府采取的许多审查策略都细小而微妙，以至于中国互联网用户不一定能够察觉审查机构在幕后对违规内容的过滤和删除行为。其他互联网用户也可能在权衡网络世界带来的种种好处之后，将审查删帖视为可以接受的折衷妥协。正是因为中国社交媒体空间的规模与活力，中国政府才得以掩盖其对网络表达空间的大力管制。然而，对于那些利用社交媒体发表异见或揭露社会问题的用户，政府的反击可能是迅速的。此外，从劳工权利到女权主义，再到环境问题，线上许多关乎公共利益的辩论也受到制约。这可能是用户的自我审查倾向所致，也有可能是因为政府公然屏蔽了对这些议题的进一步讨论。
- 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同的是，在西藏和新疆这两个与汉人关系紧张凸显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国互联网审查

不着痕迹的微妙平衡不复存在。那里的网络限制与埃及、土耳其等国使用的高压手段更为相似。在社交媒体上触犯当局的用户所遭处置也远比中国其他地区严厉。如此区别对待表明，中国政府有意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定程度的克制，而对所谓动荡地区则绝不手软。

- 中国的法律体系要求国内社交媒体公司积极参与对其用户的监控和审查。这些中国公司别无选择，只能按照政府的要求乖乖照办。然而，对于正在考虑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社交媒体公司来说，它们面临着一个严峻而直接的选择：在现有审查框架内，外国社交媒体公司要想在中国运作，必然会成为与中国政府沆瀣一气的帮凶，协助其通过审查、大规模监视和刑事指控来遏制异见。如此串通之举与知名社交媒体公司的价值观和使命宣言背道而驰。这些公司理当忠于其价值观并拒绝进入中国市场，直至确保其不会因此沦为审查的帮凶。

作为结语，《删帖封禁》分别向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国际社会和外国社交媒体公司提出了以下建议：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议

- 对中国任何影响互联网治理的、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予以改革或废除，以遵循中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文书中确立的对表达自由权利的保障。
- 终止政府对网络言论的大规模监视。
- 撤销所有要求互联网公司进行关键字过滤或其他协助审查行为的法律法规。
- 终止将网站列入“黑名单”和屏蔽网站的行为。
- 将虚拟专用网络（VPN）的销售和使用合法化，无论政府授权与否。终止在技术和法律上使用VPN的限制。

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建议

- 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明确且公开地为维护表达自由与新闻自由发声。
- 以公开和非公开的形式与中方外交官员进行交涉，呼吁其取消包括网络审查制度在内的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致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建议

- 一如既往地在全球范围内呼吁和倡导尊重、保障和维护表达自由及其相关权利的互联网政策。以非公开和公开的形式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交涉，表达对中国网络表达现状的严正关切。
- 借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2018年11月对中国展开普遍定期审议的契机，就中国破坏互联网自由提出严正关切，并就促进网络表达自由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
- 拒绝参加中国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除非/直至中方将其重新定性为认同和遵循国际人权保障的大会，并公开拒绝任何违背国际上对表达自由及其相关权利保障的互联网治理主张。

致外国科技公司和社会企业的建议

- 避免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除非贵公司已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免除执行与审查相关法律法规的义务，并不会以其他方式侵害在华客户的隐私权、表达自由、获取信息权及其相关权利。
- 公开透明地向大众告知任何能够被政府用于过滤、监控或审查贵公司用户在任何社交媒体平台上私密或公开帖子的，当前或持续进行的计划、项目或技术发展。
- 确保贵公司已经预先制定了全面政策，用以保护用户的表达自由和隐私权；当中国政府官员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要求交付用户私人数据，限制用户访问您的社交媒体平台，或更改贵公司的算法或政策时，员工可以让政府官员查看公司相关政策，作为拒绝服从要求的参考依据。
- 对于追踪中国社交媒体审查制度趋势并提供相关信息的非政府组织和研究团队，以及帮助开发应对中国审查的技术解决方案的团体，支持它们并与之建立合作。
- 在中国或其他进行互联网治理国家的政府官员进行非公开或公开互动时，明确表明表达自由及其相关权利的重要性，以及贵公司保障这些权利的坚定决心。
- 拒绝参加中国一年一度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除非/直至中方将其重新定性为认同和遵循国际人权保障的大会，并公开拒绝任何违背国际上对表达自由及其相关权利保障的互联网治理主张。
- 如果政府索要用户私人数据的请求有悖于国际上对表达自由的保障，或者贵公司有理由相信这些数据的用途将侵犯用户的人权，则拒绝服从。
- 如果业务合作伙伴索要的用户敏感数据极有可能被用于侵犯用户的表达自由或其他人权，则拒绝向其提供这些数据或访问权限。

引言

未实现的愿景

在数年之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诗人、作家兼活动人士刘晓波在2006年写道，他认为互联网是“上帝送给中国的礼物。”¹他盛赞了互联网分享重要人权信息、实现公民动员，以及促进多元化公民话语和政府问责的能力²。2008年12月，刘晓波联合数百名异见人士、学者、作家、律师及记者，运用互联网发布了著名的《零八宪章》。这份宣扬民主和人权的宣言在网上收到了数万名中国公民的联署签名——宣言名称的由来为1977年捷克斯洛伐克异见人士为抗争共产党统治而撰写的《七七宪章》³。

对此，中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猛烈。刘晓波在宪章还没有正式发布之前便被逮捕。中国政府屏蔽了《零八宪章》的首发网站，马不停蹄地删除了网上所有相关内容，还出动警力将303名首批签署人逐一审问⁴。事发一年后，刘晓波于2009年12月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这在当时是“对异见人士最为严厉的判决，相比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被捕人士有过之而无不及。”⁵

2017年7月13日，当时仍处于中国当局监禁之中的刘晓波逝世，死因是他在狱中罹患的癌症扩散恶化。他逝世的消息在全世界引发了如潮水般汹涌的悲痛与愤慨。各地纷纷举办哀思活动，以纪念这位不辞辛劳的人权捍卫者和成就卓越的作家。但在中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不论是公开帖子还是私人聊天记录，中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上提及刘晓波的内容遭到全面审查。

与其说2005年前后，包括刘晓波在内的许多人对互联网的力量盲目乐观，不如说当时很难想象，一项看似能够逃出任何政府手掌心的传播媒介会被中国政府牢牢控制。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公开表示，中国对监管互联网的尝试徒劳无益，与试图“将果冻钉在墙上”并无二致⁶。然而，在大部分人都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个国家型互联网，与世界大多数国家能够访问的网络空间做出区隔和区分⁷。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无远弗届、无所不包的互联网审查、监督和集中管制系统⁸。该审查系统俗称“防火长城”，该名称不仅巧妙地呼应了长城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也说明了互联网审查作为中国政府重点工程的特殊地位⁹。

现如今，互联网成为公共连接纽带的愿景仍旧可能实现，因为中国拥有蓬勃的网络空间供人们进行具有创意和个人特色的表达。但是，这一空间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允准下运作，且任何被其视作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的网络交流都会遭到重拳出击，被屏蔽关停。

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为网民们提供了表达自我的新方式。社交媒体为每一位互联网用户提供了成为作家、分析人士、评论员、公民记者、艺术评论家和病毒式营销人员的渠道，更不用说与朋友、家人和同事建立更为亲近的关系，或

是成为更关心时事的公民。社交媒体向所有人开放，为他们提供参与公民对话、分享意见的空间，以及表达自由不言而喻的诸多益处。这只是在理论上成立而已。

反观中国，中共使出浑身解术以管制和制约所有网络空间中的表达，其具体举措包括：开发日益高超的审查技术，扩大监管政策，变相地将大部分审查工作下放给国内的互联网公司，对网络活动进行大范围的监视和监控，以及对因言获罪的中国公民判处数年监禁。

近年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在三个方面扩大了对中国社交媒体的管制力度。首先是技术方面：中国当局正在不断发展和精进其在社交媒体上审查中国公民、获取他们的私人信息，以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干预和监视私人通信的能力。其次是法律方面：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新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为管制互联网而设立更为宽泛的法律框架的同时，将掌控社交媒体的大权集中在了高层决策者的手中。

最后是意识形态方面，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对社交媒体的管制是中国“网络主权”模式的一项关键组成部分。该观念驳斥互联网的普适性，主张各国都有权对其境内互联网进行操控和管制。虽然习近平并非“网络主权”这一概念的首创者，但他一直积极地将其推向国际，并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等专制统治者中取得了不错的反响¹⁰。

与积极推广“网络主权”（又名“互联网主权”）齐头并进的，是由习近平牵头的、欲明确建立中共对中国社会各领域管制的行动：从官方督促国内互联网公司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到习近平亲自敦促媒体公司向中国共产党表忠心，都可见一斑¹¹。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府新颁布了一系列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法律，为警方和法院此前长期实行的、未纳入法律的遏制表达自由的做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习近平在演讲和公开评论中，一贯打着“社会主义文化”¹²和“社会和谐”¹³的旗号，表示将持续限制线下和线上的表达自由。随着中共开始强硬镇压任何敢于在政府控制之外运作的社会力量，这一切都成为了现实。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案例要数2015年7月，中国警方对200多名中国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进行的拘留或审问——这被维权组织评价为“史无前例”的事件¹⁴。外界以政府开始行动的第一天，7月9日为名，将这一抓捕浪潮称为“709镇压。”¹⁵

事件发生时正值习政府标志性的、长达数年的“十字军东征”，即大规模反腐败运动¹⁶。在这场运动中，超过一百万名政府官员受到了惩处¹⁷。打从反腐行动开始，包括人权组织在内的批评人士就不断警告称，该行动已然成为旨在进一步实现习近平集权和消灭潜在竞争对手的政治清洗¹⁸。

在2017年10月25日的党代会上，习近平连任中共总书记，而他此前在会上宣布了“新时代”的开启¹⁹。数月后，中共中央委员会在2月25日提议废除宪法中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为习近平终身统治铺平了道路²⁰。3月11日，一直被视

为橡皮图章的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几乎全票通过了修宪提案²¹。作家和艺术家们向美国笔会中心表示，习近平执政头五年中的标志性行动，即对民间社会的打压，恐怕会持续加剧。

当前，全世界人民对网络信息误传、网络安全，以及如何推动健康和充分知情的在线公民话语等议题越发关切。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网络主权”概念，将其包装为合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乃至一项政府权利。但这枚“解药”实为一剂毒药，非但不治病，还害人不浅。正如本报告将表明的，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是对表达自由的大规模、日常性的攻击。

对作家而言，社交媒体既是生命线，又具风险性

中国的“网络主权”行动给许多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作家、活动人士和异见人士尤为更甚。敢于试探中国网络审查底线者可能遭受恐吓、失业、长达数年的监禁，或被迫流亡。刘晓波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但除他之外，还有无数人有相似的经历。这些事例表明，面对中国政府的打击报复，社交媒体并没有为批评人士提供安全的避风港。现如今，中国许多最为著名的异见作家、活动人士和人权倡导者都已因其在线上和线下的言论获罪。

中共对网络表达的集中管制对作家、诗人、博主、艺术家等创意人士带来了一系列特殊风险，因为对他们来说，表达自由在个人和职业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社交媒体为作家及其他“创意阶层”人士提供了为其作品扩展受众，与支持者和志同道合者保持联系，以及在更广泛的公民对话环境中贡献自己见解的机会。对于许多创意人士来说，线上参与已然成为其职业发展的必要元素。在中国如此，在全世界亦是如此。

然而，由于中国审查制度的模糊性和宽泛性，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或交流的“警示线”不断地被划定和改动。因此，活跃的、希望在网上发声的作家和博主将面临艰难的选择：铤而走险有话直说、自我审查、退避三舍或流亡海外。当前，作家的正式作品与其社交媒体言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此背景下，对社交媒体的审查和监视意味着：对未经审查的创意性表达而言，安全的发声渠道已荡然无存。

外国社交媒体公司与中国市场

对于如何利用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来对付外国社交媒体公司和外国政府，迫使它们接受“网络主权”理论，从而能够在更大范围控制网络言论，中国政府的如意算盘越打越响²²。这些努力包括中国一年一度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一个由政府组织的互联网议题和政策讨论会。与会者包括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在内的多国领导人，以及苹果和谷歌等主要互联网公司的负责人。中国政府以该会议为契机，制定并展示其有关政府对互联网实施管制的主张²³。国际特赦组织和无国界记者组织等人权组织敦促各方抵制该会议，称其实际企图是为中国支持审查的意识形态披上负责任治理的羊皮²⁴。《经济学人》打趣地说，会议的非官方口号应该为“全世界的审查员团结起来！”²⁵

在本报告发表之际，正值许多美国社交媒体公司考虑进入或重新进入中国市场。从商业角度来看，进入中国市场的决策或许很简单：以单个国家为单位，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市场。而本报告的目的是表明，从道德的角度出发，不进入中国市场的决策也很简单。倘若美国社交媒体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则必定会全然沦为中共审查制度的一部分，与中国政府同流合污，侵犯中国互联网用户的言论自由权、获取信息权、新闻自由权和隐私权。这些公司大多以表达自由的捍卫者自诩，称它们提供的不仅是一项有用的服务，还是一项公共利益；它们促进全球沟通，让世界任何地方的人们都可以相互对话、分享信息、表达抗议、担任公民记者、向官员问责，以及百无禁忌地交流。这一愿景与它们进入中国后被要求参与审查的必然结果两相对立、互不相容。除非情况发生变化，否则它们不应该进入中国市场。如果有公司执意前行，将意味着其完全接受了中国的审查制度，并向其他高压政府释放明确信号，即该公司进入他国市场后，也将同样完全服从于该政府遏制国内言论的行动。

报告大纲与研究方法

本报告呈现了中国大陆公民在网络表达方面所面临的限制，着重展现了网络审查对广大作家和艺术家的影响。

报告首先对中国社交媒体审查制度进行了概述：从社交媒体的整体形势，以及表达自由和数字权利的国际法律框架入手，简短地介绍了中国对互联网实行管制的发展过程，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架构。

报告的第二部分从技术角度审视了上述政策的实际实施和影响，也讲述了一般社交媒体用户遭遇审查的经历。该部分首先对审查的目标话题进行了尝试性的归类；随后通过与数家中国社交媒体公司现任及前任员工的采访，窥见审查机制的内部运作；最后将目光转向西藏和新疆，因为两地的网络表达遭受着远比中国其他地区更为强硬的审查和压制。

报告的第三部分着重介绍了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应对社交媒体审查的方法。报告中介绍了许多涉及不同媒介和体裁的创意人士，包括新闻、散文、小说、诗歌、电影、绘画、摄影、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等。他们当中，有一些是知名大家，还有一些正处于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受访者的年龄为二十到六十岁不等。

最后，报告考察了外国社交媒体公司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和应对其监管限制方面的最新情况。

本报告还以美国笔会中心的名义，向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国际社会和外国社交媒体公司提出了建议。所有意见和建议均由美国笔会中心员工提出。在本报告附录中，收录了80起互联网用户因社交媒体言论遭受严重后果的案件，以鲜活的事实突出了中国政府在宽泛定义之下，将几类网络言论全部犯罪化的行为对公民个人造成的损害。

在本报告中，美国笔会中心采用了社交媒体的广义定义并作出了相应调整：社交媒体是指以创建内容或进行社交互动为主要功能的，基于网络的应用程序或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定义下，社交媒体也包括具备私人聊天功能的应用程序和博客。虽然博客主要是个人化的在线发布平台，但是博客文章本身及其引发的网络交流具有社交性，因此算入社交媒体的范畴。本报告所探讨的若干网络公司都以其博客或“微型博客”平台闻名。

美国笔会中心采访了社交媒体用户、社交媒体专家，以及中国社交媒体公司的现任和前任员工，对审查制度的日常应用贡献了新的认知。美国笔会中心也通过相关报表资料，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进行了研究。

中国政府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互联网公司新浪、百度、北京字节跳动科技和腾讯，以及美国社交媒体脸书都没有回应我方的置评请求。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消息人士的评论均截取自美国笔会中心员工和顾问于2017年7月至2018年3月期间进行的采访。其中一些消息人士冒着被雇主或当局惩罚的风险，接受了美国笔会中心的采访。美国笔会中心向所有希望规避这些风险的采访对象进行了匿名处理。美国笔会中心尽可能地采取了加密通信的方法，并确保告知消息人士其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在本报告中，“中国人”一词通常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的官方国界内或有数百个不同民族居住，其中不乏有人并不自我认同为中国人²⁶。香港和澳门是“一国两制”框架下实行半自治的中国南方城市；中国政府无权限制香港和澳门的互联网接入，因此本报告未对其进行考察²⁷。

美国笔会中心对诸多学者和组织对中国社交媒体审查制度进行的大量研究表示赞赏，这些研究也为本报告提供了启发和资料。

主要研究发现

-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府正在推行加强网络言论审查的战略。政府通过颁布新法律、强化法规、将监管机构集中化，以及发起日益增多的执法行动，扩大了对网络言论的管制。政府将这一监管力量与审查技术的新进展结合起来，以便越发强硬地压制异见人士的声音和操控网络交流。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防火墙”越筑越高。
- 中国“网络主权”的愿景为其对互联网实施管制提供了意识形态框架。尽管中国试图将各国都有权对其境内互联网进行操控和管制的主张包装为理性的监管方式，但是习近平所设想和实施的“网络主权”，与自由权、获取信息权、新闻自由权和隐私权等国际人权大相径庭。此外，从本质上说，中国对网络空间近乎百分之百的管制正是全世界专制政权的终极目标。因此，国际社会对中国审查制度的持续关注 and 施压不仅对中国自身有重要意义，也能有力威慑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不再加以效仿。
- 许多在华作家、艺术家，特别是记者在社交媒体审查制度下遭受了尤为严重的影响，因为他们往往担当社会评论员的角色，努力创造具有社会意义的作品，也日渐依赖社交媒体来建立受众群和获取利润。当职业创意人士选择挑战政府对网络言论的忍耐界限时，他们面临的后果可能包括遭到删帖或关闭帐号。这往往演变成猫捉老鼠的游戏：创意人士不断试图逃避审查，但这通常以某种形式的投降告终——自我审查、转换职业，有的甚至走向流亡之路。直言不讳的作家或艺术家可能被彻底逐出社交媒体平台，从而摧毁他们在中国建立广泛受众的能力，甚至完全断送一些人的职业生涯。
- 中国的社交媒体世界宽广浩瀚而充满活力，但其所受管制之严格也堪称世界之最。在二者之间不动声色地取得平衡也许正是中国网络管制模式取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中国政府采取的许多审查策略都细小而微妙，以至于中国互联网用户不一定能够察觉审查机构在幕后对违规内容的过滤和删除行为。其他互联网用户也可能在权衡网络世界带来的种种好处之后，将审查删帖视为可以接受的折衷妥协。正是因为中国社交媒体空间的规模与活力，中国政府才得以掩盖其对网络表达空间的大力管制。然而，对于那些利用社交媒体发表异见或揭露社会问题的用户，政府的反击可能是迅速的。此外，从劳工权利到女权主义，再到环境问题，线上许多关乎公共利益的辩论也受到制约。这可能是用户的自我审查倾向所致，也有可能是因为政府公然屏蔽了对这些议题的进一步讨论。
- 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同的是，在西藏和新疆这两个与汉人关系紧张凸显的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国互联网审查不着痕迹的微妙平衡不复存在。那里的网络限制与埃及、土耳其等国使用的高压手段更为相似。在社交媒体上触犯当局的用户所遭处置也远比中国其他地区严厉。如此区别对待表明，中国政府有意地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一定程度的克制，而对所谓动荡地区则绝不手软。

- 中国的法律体系要求国内社交媒体公司积极参与对其用户的监控和审查。这些中国公司别无选择，只能按照政府的要求乖乖照办。然而，对于正在考虑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社交媒体公司来说，它们面临着一个严峻而直接的选择：在现有审查框架内，外国社交媒体公司要想在中国运作，必然会成为与中国政府沆瀣一气的帮凶，协助其通过审查、大规模监视和刑事指控来遏制异见。如此串通之举与知名社交媒体公司的价值观和使命宣言背道而驰。这些公司理当忠于其价值观并拒绝进入中国市场，直至确保不会因此沦为审查的帮凶。

第一部分

社交媒体审查制度概述

社交媒体在中国的风行

虽然中国的管制力度远比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严格，但是社交媒体仍然在中国蓬勃发展。中国是全世界社交媒体用户最多的国家²⁸。据估计，在2018年，中国境内将有超过6亿人使用社交媒体²⁹。这意味着中国独占了约全球四分之一的社交媒体用户³⁰。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互联网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中国拥有约7.7亿互联网用户³¹，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³²。2016年，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实现了三年以来的最快增长，以6.2%的涨幅新增了4300万新用户³³。移动网络运营商仍然处于激烈的竞争中，许多公司都提供价格实惠的无限数据计划，进而促进了包括视频流媒体服务在内的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使用³⁴。

中国95%的互联网用户主要通过智能手机访问网络，通常将时间花在若干热门应用程序上³⁵。中国所有互联网用户中，有80%的用户使用腾讯公司旗下的微信。它不仅仅是一个聊天应用程序，还是一个在线生态系统——用户可以在此购物、浏览新闻、预订健身课、计划活动，甚至呼叫出租车³⁶。

微信用户平均每天在该应用程序上花费66分钟的时间³⁷。中国互联网公司腾讯的研究部门在2017年发布报告称，约83%的用户使用微信进行工作方面的交流；在中国最发达的一些城市中，有93%的受访者使用微信钱包购物³⁸。

北京的一名大学生告诉美国笔会中心：“我和我的朋友不会在商场闲逛。中国人喜欢宅在家里玩手机。我什么东西都在网上买。”她的观察与社交媒体管理公司互随（Hootsuite）2017年问卷调查的结果一致：中国国民每天平均用手机上网三个小时³⁹。

从专业领域到人脉社交，再到文学和艺术，许多中国人可以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二十多个主题各异的聊天群中。新浪微博是一个微型博客平台，与推特类似。中国明星们在微博上拥有全球数一数二的庞大在线粉丝群体，有的甚至超过8000万。中国女演员谢娜在新浪微博上拥有超过9000万粉丝。相比之下，在推特上有4800万关注者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可谓小巫见大巫⁴⁰。

为了不影响生意，中国的餐厅和酒吧都非常乐意为顾客提供手机充电设备⁴¹。信用卡基础设施尚不发达的中国另辟蹊径⁴²，已然从现金型社会跃升到人们几乎可以用手机支付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产品或服务的社会⁴³。

曾在中国规模最大、建成最早的互联网公司之一的百度担任国际媒体公关总监的郭怡广（Kaiser Kuo）说：“1999年，中国仅有大约200万人上网。智能手机革命的腾飞真是太神奇了。中国人对技术有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⁴⁴

得益于如此众多的忠实用户，中国互联网上的内容能够被迅速疯传。同西方国家一样，网络搞笑图片（memes）在中国也非常流行，其中不乏公开进行政治讽刺的作品⁴⁵。例如，网络搞笑图片常常把中国政府描绘成一个有着男人面孔的熊猫，以父亲的姿态，对与其“顶嘴”之类的行为大骂一通⁴⁶。这不仅是对中国政府熊猫外交的嘲讽，也是对中国父权专制统治的批判⁴⁷。

2016年，中国手机支付额高达5.5万亿美元，是美国的50倍⁴⁸。微信钱包和支付宝是首选的移动支付方式⁴⁹。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也影响了作家和艺术家。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依靠众筹和通过数字支付直接向客户出售创意作品谋生⁵⁰。

鉴于当前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政府通过支持互联网扩张来推动经济发展⁵¹。2015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了“互联网+”战略，旨在促进网上银行、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进而为电子商务行业加油助力⁵²。

电子邮件并不常用于社交⁵³。老一辈的人越来越喜欢使用聊天应用程序，通过文字和音频信息与朋友和家人联系⁵⁴。

中国的领先社交媒体平台

微信：2011年由中国公司腾讯控股（简称“腾讯”）推出的微信，现在拥有超过9亿月活跃用户，是中国最受欢迎的消息应用程序⁵⁵。添加微信好友的上限为500人⁵⁶。用户还可以建立不限关注人数的公众号。因此，微信承载了纷繁多样的社交媒体社群，也为企业提供了将商品和服务直接销售给客户的平台。

微博：“微博”一词泛指“微型博客”⁵⁷。一些中国公司提供了类似于推特的微博平台，它们不仅具备文字、图片和视频分享功能，还能供用户“提及”其他用户和使用主题标签。新浪微博于2009年问世，是中国的领先微博提供商，拥有超过3.4亿月活跃用户⁵⁸，多于推特在全球的3.3亿月活跃用户⁵⁹。人们提到的“微博”通常指新浪微博，因为该公司在微博市场上占绝对主导地位⁶⁰。与微信不同的是，微博上大多数用户帐号都向公众开放，以供他人任意查看和搜索。

QQ空间：腾讯在1998年推出了QQ，一个类似于MSN Messenger的早期即时聊天服务⁶¹。在2005年，在QQ的基础上衍生出了QQ空间：一个供用户发帖、听音乐、分享照片，以及用鲜艳的色彩和动画对其页面外观进行高度自定义的社交博客平台⁶²。QQ空间页面通常只对用户朋友列表中的人可见，与脸书类似。QQ空间应用程序用户可以编辑和发布照片，以及添加语音片段。它在青少年中尤其受欢迎，拥有超过6亿月活跃用户⁶³。

百度贴吧：百度是一家以搜索引擎和地图服务而闻名的公司，其旗下的百度贴吧是一个在线社区。与美国的Reddit类似，百度贴吧为用户提供了围绕特定主题进行讨论的论坛⁶⁴。该平台鼓励用户就新话题发起论坛，其主题涵盖明星、

书籍、电影、漫画，以及各种时事新闻议题⁶⁵。百度贴吧于2003年推出，在当时是先驱性的社交媒体平台，现在有超过10亿注册用户，在2000万余个讨论区中交流⁶⁶。论坛版主有权删除评论并向网站管理员举报⁶⁷。

豆瓣：豆瓣于2005年推出，是一个分享音乐、书籍和电影评论的平台⁶⁸。作为专注于艺术题材讨论的领先社交网络，它在学生、知识分子、作家、电影制作人和艺术家中颇受欢迎⁶⁹。该网站还向用户推荐其可能感兴趣的各式媒介作品，并运营了一个互联网电台。在“豆瓣同城”上，用户可以宣传和浏览各类文化活动。

直播：在中国，视频直播是一个发展迅猛的社交媒体现象，有200多个平台竞相迎合不同利基市场，吸引主播和观众⁷⁰。近一半的中国互联网用户访问过直播内容⁷¹。该产业的年产值超过30亿美元⁷²。知名主播们在直播中讲笑话、做音乐表演、展示特技，或者只是在镜头前炫耀自己的美貌，进而通过观众赠予的虚拟礼物赚取收入。观众还能以弹幕的形式对主播进行即时反馈、赞美和提问⁷³。

社交媒体对公共领域、时事评论员和防火长城的全新定义

在中国，活跃于在互联网聊天群或博客的用户通常被定义为“网民”（意即网络公民）或“网友”（意即网络朋友）⁷⁴。外国媒体通常以“netizens”（网民）一词来描述这一定义模糊的群体⁷⁵。有评论员常将网民的意见视为中国广大在线民众态度的写照，这与西方新闻报道截取推特或脸书评论，将其作为对突发事件的“网络反应”如出一辙⁷⁶。被视为不尊重中国的外国人往往在网民群体中引发暴怒；但反过来讲，对于中国政府道貌岸然的托词，网民们也常常以说反话和恼怒之辞作为回应⁷⁷。我们可以将中国网民视为互联网新文人，一个规模庞大、不断发展壮大且门槛较低的社会群体——只需熟悉社交媒体和疯传内容即可入门。

即使在审查制度的桎梏之下，中国的互联网为社交联系和对话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社交媒体社区往往充满活力、无远弗届，并极富创造性和前沿性。

前百度国际媒体公关总监郭怡广向美国笔会中心表示：“中国人对技术有一种非常开放的心态。他们完完全全意识到了它的变革能力。”郭怡广还指出：“从任何意义上说，在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中没有任何能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地方。即便是北京的民主墙也只触及了中国民众中极小的一部分⁷⁸。直到互联网将人们连接起来，才首次出现一个完全成形的公共领域。”

有知名分析人士指出，外国对中国审查制度的想象往往夸张化，且容易以讹传讹。2008年，知名中国网络权利研究员徐洛文（Lokman Tsui）在其论文《铁幕2.0：防火长城》（The Great Firewall as Iron Curtain 2.0）中指出，在全中国建造“防火墙”这等耸人听闻的修辞，使得西方人士错误地将中国互联网用户视为“受到压制的、极度缺乏未经审查信息的接受者”，只能被动地等待从墙外传来的信息⁷⁹。接受美国笔会中心采访的人士也立刻驳斥了此般错误印象。

郭怡广告诉美国笔会中心：“（中国的互联网）绝对不是自由的。在线言论也并不自由。但是，我认为它比美国公众所可能想象的要自由得多。”

的确，在中国数以亿计的社交媒体用户当中，相对无拘无束、畅所欲言的交流确实存在，并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言论与政府审查机构之间的关系。在让中国公民感觉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社交媒体，从而在各方面丰富其生活这一点上，中国政府做得异常成功，而这些自由也客观存在；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建立了一个至少在目前为止，让互联网用户难以挣脱政府管制的机制。

事实上，中国网络监管官员经常将中国互联网社群的庞大规模，作为中国享有充分网络自由的依据。正如中国一名主管互联网的高官在2017年互联网治理论坛，一个围绕互联网紧迫问题开展讨论的全球性会议上所言：“你能猜猜中国有多少网站吗？我们有500万个网站。这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言论和表达权利得到充分保障。”⁸⁰ 其言下之意是，只要中国网民有足够的场所进行最基本的交流就足够了，其交流具体受何限制并不重要。

我们或许应该创造一个新名词，来比喻这一既为畅所欲言的交流留下充足空间，又由中共监视和操控的言论监管制度。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China Media Project）联合主任班志远（David Bandurski）提出了“大蜂巢”一说，他表示：

“当我们谈及中国从技术和监管上对互联网实行管制的庞大体系时，我们仍然将它想成一个旨在使中国免受外部信息入侵的‘防火长城’。或许一个更为合适的概念，是将其设想成围绕个人建立的大蜂巢式的防火墙。这嗡嗡作响的声音代表着用户之间的交流，但是可能被当局肆意隔断。所有人都可能抱有共同的幻想，认为他们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嗡嗡作响的空间的一部分。而事实上，所有人都被汇入中共以意识导向和强行统一为目标的大机器中被重新处理，因而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以相同的频率嗡嗡作响。”⁸¹

这一比喻有助于我们捕捉中国对公民网络言论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要确保没有人直接威胁政府的权力，还要让所有公民都“以相同的频率嗡嗡作响”：换言之，当局只接受符合政府政治宣传形象或获得允准的叙事、观点和意识形态。如此对网络言论的认知完全与国际上对表达自由的保障背道而驰。

国际法对表达自由权等数字权利的保障

表达自由权在线上 and 线下皆为适用。保障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及其相关自由的全套法律原则都延伸至数字领域⁸²。

这包括《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所确立的意见和表达自由权。《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被广泛承认为构成国际习惯法。中国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国，但尚未正式批准该条约。作为签署国，中国有义务“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之行动”⁸³。

国际法允许对表达自由进行某些限制，但仅适用于极少数情形：这些限制必须具有法律依据，并且满足相称性和绝对必要性⁸⁴。正如人权委员会所述，限制表达自由绝不能成为“打压倡导多党民主制、民主原则和人权的理由”⁸⁵。

许多国际机构都强调，表达自由与数字权利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⁸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一再申明，多项权利在数字领域中仍然适用，“尤其是”表达自由⁸⁷。

同样，多部人权文书也强调，新闻自由的保护能够延伸至数字领域。人权委员会指出，新闻自由延伸至“博客作者，以及通过印刷、在互联网或其他媒介参与各种形式自助出版的其他人”⁸⁸。委员会还肯定了网络媒体日益增加的重要性，敦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促进这些新媒体的独立，并确保个人能够接触这些媒体”⁸⁹。

可能侵犯这些权利政府行为不仅包括审查，还包括大规模的监视活动。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所言，大规模数字监视和数字通信截取关乎多项备受尊重的人权，包括“见解和言论自由权，寻求、接收和传播信息权，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家庭生活权”，以及隐私权⁹⁰。

《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规定了对隐私权的保护，包括保护个人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在数字领域内同样适用⁹¹。正如人权委员会在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一般性意见中所述，如果国内法与该条约的条款相冲突，则国内法所允许的隐私干涉也是“非法的”⁹²。政府对个人隐私的干涉“必须与所追求的目标成比例，应当为任何特定案件情节所必须”，否则将被视为任意或非法行为⁹³。

联合国大会一再明确呼吁，各国应在数字通信领域尊重和保护隐私权，并确保国家立法切实遵守这些义务⁹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于2015年首次任命的隐私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也对这一呼吁作出了重申和详细阐述⁹⁵。

国际笔会关于数字自由的宣言

国际民间社会可以通过发表声明，为国际人权规范的成形出一份力。在此意义上，来自80多个国家的国际笔会分会代表于2012年9月齐聚韩国庆州，在国际笔会第78届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表达自由和数字技术宣言》，帮助确立了数字自由的基本轮廓和政府尊重这项自由的义务。这份简称《数字自由宣言》的文件围绕下列四个原则制定：

1. 所有人都有权在没有遭受报复或迫害的恐惧下，通过数字媒体自由地表达自我。
2. 所有人都有权通过数字媒体寻求和接收信息。
3. 所有人都有权不受政府对数字媒体的监视。

4. 私人部门·特别是科技公司·具有保障表达自由和人权的义务。

本报告的附录对《宣言》进行了全文转载⁹⁶。

中国对网络表达的管制——历史回顾

1987年9月，即中国日渐茁壮的民主改革运动以天安门广场的政府军事镇压告终的两年之前，中国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这封由一组中国研究人员向德国一所大学发出的电子邮件写道：“越过长城，走向世界。”⁹⁷

值得注意的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史称“北京之春”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或许正是在中国“民主墙运动”中首次崭露头角⁹⁸。1978至1979年，有抗议者开始在北京的一处砖墙上张贴大字报，故名民主墙⁹⁹。这些大字报是针砭时弊的匿名观点、文章，甚至是简短声明。它们被张贴在特定位置供公众参阅，其作用类似于当今社交媒体时代的留言板和网络交流¹⁰⁰。

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的互联网开始面向民众开放¹⁰¹。据专家推测，随着互联网的引入，中国当局迅速认识到了它促进公民讨论政治的潜力，并担心这可能会引发苏联式的政权崩塌瓦解¹⁰²，或者导致新一轮国内政治冲突——当局认为后者正是造成中国灾难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¹⁰³。

1996年8月，政府开始系统性地对一些外国媒体和人权组织网站进行屏蔽¹⁰⁴，为后来防火长城的建立打下了基础¹⁰⁵。

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后，社交媒体迅速崛起——现今中国最成功的一些社交媒体公司正是在1990年代末期至2000年代初期建立的¹⁰⁶。自此之后，在当局的允许下，国内社交媒体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民空间，供人们交流观点和信息¹⁰⁷；但与此同时，当局一直保持警惕，对有关民主的线上讨论加以约束，不让其在网络空间中占一席之地¹⁰⁸。

在2005年前后，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呼吁民主改革的运动浪潮中，因而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击¹⁰⁹。这些运动包括支持民主改革的《零八宪章》签署以及呼吁改善政治权利的“新公民运动”，主要依靠社交媒体网络获得公众关注，而这一点也自然被中共领导人看在眼里¹¹⁰。

尽管如此，社交媒体仍然日益成为公民谴责、揭发腐败和政府管理不善问题的平台，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¹¹¹。2008年5月，九万人在四川大地震中丧生，该事件也标志着中国社交媒体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¹¹²。地震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开¹¹³，官方媒体对事件的回应却因政府的审查指示而显得空洞乏力。随后，公民们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政府对地震的反应，组织志愿者开展救援工作，并揭发了影响当局防灾力度的腐败、任人唯亲，以及掩盖事实等行为¹¹⁴。自此之后，社交媒体日渐取代官方新闻报道，成为了公民分享紧急事件动向的新空间¹¹⁵。

中国在2000年代中后期开始驱逐外国社交媒体：推特和脸书在2009年相继被中国政府封锁¹¹⁶，谷歌中国也在2010年因拒绝服从政府审查要求而自行关闭¹¹⁷。此外，这些外国互联网公司被挤出中国市场，也与其和中国同类公司竞争带来的经济压力有关，因为有消息称，中国政府给予国内公司特殊的优惠待遇¹¹⁸。

与此同时，中东“阿拉伯之春”的抗议浪潮高涨，这更是让隔岸观火的中国政府认清了社交媒体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的威力¹¹⁹。从2009年伊朗民众举行抗议活动，到2011年初埃及和突尼斯总统在反政府示威浪潮中被推翻，抗议者们正是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帮助下开展了组织和鼓动工作¹²⁰。有记者将这些民众起义称为“脸书革命”或“推特革命”，这更加突出了社交媒体的惊人动员力——哪怕只凭借一个平台，也能发挥强大的影响力¹²¹。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政府对这些“社交媒体革命”表示欢迎和鼓励¹²²，这也进一步加重了中国领导人的疑心病。

自此之后，中国从提升技术、加强执法、大力监管，以及用意识形态影响舆论入手，不断投入资源以加强对公民网络言论的管制。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段里，中国的互联网自由，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表达自由，都有所欠佳。但是，正如本报告将呈现的，在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网络的表达自由空间一直处于政府愈演愈烈且持续不断的重压之下。

中国对社交媒体的管制——政策介绍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到中国宪法的保护¹²³。但尽管如此，中国的其他法律却对一些言论进行宽泛划分，将其排除在言论和见解自由的保护范畴之外，并且加以刑事定罪¹²⁴。例如，在国内出版物和新闻报道发表之前和之后，中国政府都设立了大规模的审查机制¹²⁵。

总的来说，为了实行审查，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集中监管基础设施，而社交媒体也是其审查对象之一¹²⁶。这与中国“网络主权”的概念有关：在当局的设计中，政府有操控和管制其境内网络空间的主权权利，包括可以自行对有害或不受欢迎的言论作出定义¹²⁷。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近期的官僚体制改革使政府能够更加有力地推进这项目标，而这也表明现任政府是动真格地想要实现“网络主权”的愿景¹²⁸。

互联网审查机制的集中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负责监管社交媒体平台和执行互联网法规的官僚体制庞大而笨拙。多个政府部门都能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机构发布审查指示，包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简称“国新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以及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简称“广电总局”）¹²⁹。

2011年，国新办下设网络局，由它负责提供集中的互联网审查指示和监督，从而成为中国互联网的实质看管者¹³⁰。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宣布新组建名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高层战略规划小组。该领导小组于

2014年2月开始运作，由习近平亲自挂帅¹³¹。用媒体分析人士班志远的话来说，该领导小组的创建是一项“戏剧性变化的制度反映”，因为“习近平逐渐将互联网拉到了中心位置，以作重点关注”¹³²。

2014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被“升级”：它被重新命名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国家网信办”），且不再受国务院新闻办的监督，而是直接向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报告¹³³。此后，随着更多法律法规的颁布，该机构的权力进一步加大¹³⁴。前任国家网信办主任鲁炜曾是中共中宣部的高官，一度被外界视为中国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后来在2016年因腐败丑闻落马¹³⁵。即便鲁炜被免职，国家网信办仍然是中国互联网审查的主要机构。

作为所有在线内容的总体监督机构，国家网信办派官员定期与主要媒体机构和社交媒体公司进行沟通¹³⁶。未遵守规定的互联网公司会被罚款并可能遭到关闭¹³⁷。

虽然国家网信办已然成为网络审查的中央机构，但是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仍然被包括广电总局和文化部在内的其他政府机构的监管决定所制约，因为这些机构可能会对与其职能相关的在线行为进行监管¹³⁸。此外，互联网公司还必须服从中共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的指示¹³⁹。由于中国实行一党制，中宣部的职权相当于正部级机构。

尽管其他政府机构对网络审查仍然存有一定的控制权，但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将互联网审查工作集中至一个正部级机构负责的举动，反映了其将互联网控制权集中到少数高层决策者的意图¹⁴⁰。

这样做还有助于使社交媒体的审查工作变得更加精简和高效。研究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西方著名学者辛优汉（Johan Lagerkvist）向美国笔会中心解释说：“在国家网信办成立之前，在政策实施上存在问题。各个政府机构之间没有相互协调或协作，还为各自的政策抢夺地盘。中共认为在技术和政治上控制（互联网）至关重要。因此，如果机构间的互相争抢导致这一目标无法实现，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

郭怡广对此表示赞同，并向美国笔会中心解释道：“（当局）意识到，不同监管机构管辖权的相互重叠为互联网运营公司所利用。也就是说，你可以让一个监管机构与另一个监管机构相对抗，坐收渔翁之利。就好比你的父母各在房子的两端，而你想获得允许留在你朋友家过夜。”国家网信办的形成和赋权意味着“你的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一个鼻孔出气。”

国家对社交媒体的管制——近期颁布的法律法规

中国有数十部与互联网管制有关的法律、一整套对出版严加控制的法律，以及惩罚某些类型的言论的刑事法律。可以说，中国拥有一个广泛的立法架构框架，以增强其对网络言论进行审查、惩处或限制的能力¹⁴¹。

2000年，中国国务院制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¹⁴²，规定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

违反下列原则的内容，却只给出了模糊的定义：

1. 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2. 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3. 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4.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5. 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6.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 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8.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以及
9. 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¹⁴³。

自此之后，中国所实行的监管战略变为：如果互联网公司未能确保其在各自平台上充分遵守审查规定，则将负法律责任¹⁴⁴。实质上，中国已经将大部分社交媒体审查执法权“下放”给了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迫使这些公司对其用户进行监控和过滤¹⁴⁵。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一法律框架通过新增立法、加强监管，甚至确立司法解释，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扩展。在这些新颁布的法律法规之下，中国已采取严厉措施，以限制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独立性，封堵网民“翻越”防火墙的漏洞，确立政府管制互联网的新手段，并为加大力度惩处因言获罪的社交媒体用户和公司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些法律法规当中，有的针对社交媒体用户确立了新的惩处措施，或者对社交媒体平台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他监管变化将现行做法纳入法律并进行正式确立，将中国的审查制度包装为法治问题，进而给中国政府更多打马虎眼的幌子。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撰写的《吊灯中的巨蟒》（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一文，被广泛视为关于中国审查方面的权威文章。正如他在其中所写，灵活而专制的法律为“权力的任意行使提供了一个现成、保全颜面的理由”¹⁴⁶。此外，这些法律也向中国民众传达了执法必严的信号。

对网络言论的刑罚

针对特定类型的线上和线下言论确立刑事法律，是中国政府管制公民网络言论最重要，也是最强硬的方法之一。

中国的《刑法》中罗列了“背叛国家罪”和“颠覆国家政权罪”等一系列定义模糊的罪名¹⁴⁷，并意味着长达数年的监禁。在实际应用中，异见人士、少数民族权利倡导者，以及其他被当局视为麻烦制造者的人士经常被冠以这些罪名，而他们对表达自由权的和平行使往往遭到荒谬无理的刑事惩处¹⁴⁸。诽谤罪在中国《刑法》第246条中的界定模糊而宽泛，在中国境内仍然是刑事犯罪，且适用于网络言论¹⁴⁹。此外，中国《刑法》第293条所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可能意味着长达数年的监禁；当局频繁使用该罪名作为指控异见人士或其他行使言论自由人士的“万金油”¹⁵⁰。

近年来，《刑法》的立法变更和司法解释都加强了政府将网络言论犯罪化的能力。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对“编造”险情、疫情、或灾情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¹⁵¹。该修正案使政府能够更加严厉地对任何与社会重大事件的官方叙事向左的信息分享进行惩处，在社交媒体上的分享也不例外。

此外，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年对刑事诽谤罪作出的司法解释宣称，如果一条诽谤性网络信息或帖子被点击超过5000次或转发超过500次，则可被视作“严重”违法行为，可最高判处三年监禁¹⁵²。该司法解释针对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疯传的“诽谤性”帖子的原作者进行严厉惩处，从而大大增加了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的风险。

该司法解释涉及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其他各类刑事法规是否可适用于网络言论，而其中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法院确认“寻衅滋事”指控可以适用于网络空间，进一步将法律变为打击异见的万能棍棒。在美国笔会中心整理的案例研究附录中，收录了20余起中国当局据此规定，对公民加以指控或拘留的案件。

2016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印发了联合监管公告，确认中国当局有权在刑事调查中收集电子数据，包括网页、博客、微博、移动消息、即时消息、用户注册信息及其他各项信息¹⁵³。换言之，在中国，言论既可能构成犯罪，又可以被国家机关作为犯罪证据进行采集。

国家网信办用以将法律责任强加于公司和用户的规定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新颁布了全套法规，以加强对网络言论的管制。这些法规对包括社交媒体公司在内的互联网平台供应商施加了严苛的要求，勒令其采取行动管制用户言论。此外，其中有几项对用户自身提出了要求——这被中国媒体学者班志远称为中国互联网“审查的原子化和个人化”¹⁵⁴。仅从国家网信办在过去一年中颁布的监管条例，就可以对其动作之迅猛、覆盖之广泛窥见一斑。

2017年5月，国家网信办新发布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于同年6月1日开始实施¹⁵⁵。该规定的内容包括，只有经政府批准的在线新闻门户网站才有发布原创报道或评论的合法权利。从网络媒体到博客，再到即时消息，该规定涵盖了所有形式的网络言论，在事实上禁止公民在社交媒体上就政治动态、自然灾害或任何可能被政府视为敏感的其他时事进行报道或分析¹⁵⁶。

2017年8月25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要求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拒绝向未在网上论坛或留言板上进行真实身份验证、仅使用网名的用户提供服务¹⁵⁷。同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要求提供评论和发帖服务的互联网公司创建“信用体系”，对用户进行评级：不遵守相关规定的用户会被扣分，直至最终被逐出平台¹⁵⁸。该规定还表示，政府应该获取这些信用评级信息¹⁵⁹。

2017年9月7日，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呼吁所有互联网用户应当提供身份证件和电话号码，以获得互联网服务，并且所有互联网公司应当建立用户信用等级管理体系¹⁶⁰。

同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表示群聊发起人须对政治敏感或含色情等非法内容的群聊信息负责，并可能承担刑事责任¹⁶¹。该规定还表示，互联网公司应当针对聊天群用户建立一个“评级系统”¹⁶²。

该规定还要求互联网公司监控聊天记录，保留至少六个月的聊天副本，并向主管部门通报群聊当中的非法行为。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规定是在鼓励互联网公司监视用户的私人对话，并向政府通报。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发布之后，中国公安部门立即在一份文件中列举了多个群组聊天的“禁忌话题”，包括“政治敏感话题不发”、“不信谣不传谣”，以及“来源不明的……黑警辱警”内容不发。公安部门还列举了一些违反规定的负面例子，包括安徽一名男子因在聊天群中批评警察而被拘留，以及一些湖北市民在聊天群中组织抗议活动被“诫勉”的案件¹⁶³。

尚不清楚在这些新规定下，是否有更多群组管理员向主管部门举报聊天内容。截至本报告发表之时，尚无群组管理员被提起刑事指控的公开案件。

国家网信办规定与“信用体系”

国家网信办新颁布的这些规定推行了一个共同设想，即社交媒体用户应该被所有社交媒体打分，并将分数过低者逐出平台。

新浪微博应该是最早采用该体系的主要公司。在其2012年推出的信用体系中，用户以80分开始计分，如果其帖子被微博管理员或其他用户标记为违反微博的使用条款，则会被扣分。违规行为包括发布“不实信息”，且帖子的阅读人数越多，扣分就越多¹⁶⁴。但是，“不实信息”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因为政府一贯将政治批评定性为谣言或谎言。如果用户在一段时间内均无违规行为，其评分会被重置，但评分降到零分的用户将永久无法使用新浪微博¹⁶⁵。有报告在2013年指出，在新浪实施信用体系的第一年中，超过20万用户遭到扣分¹⁶⁶。值得注意的是，在信用体系外，新浪还有其他能够逐出用户或删除帖子的机制¹⁶⁷。

我们可以将国家网信办要求整个互联网行业实行类似“评级体系”的呼吁，视为敦促各公司开始探索如何最有效地落实社会信用体系的信号。实质上，政府正在鼓励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创新，从而对公民行为进行排名。正如研究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学者莎芝达·艾哈迈德（Shazeda Ahmed）对美国笔会中心所言：“科技公司似乎在听从政府的指挥，按照其设想设计出能够使公民行为符合政府要求的产品。这是一种将远不止影响信用服务的共生关系。”

社交媒体公司所建立的这些“信用体系”也可能预示着，中国正在探索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反乌托邦式的想法，即能为十多亿中国公民单个进行打分的社会信用体系。2014年，国务院制定了建立这一体系的规划纲要¹⁶⁸。每个中国公民都会得到一个分数，以便政府对其公民美德进行排名，这与美国的Yelp消费者点评网或信用评分类似。据报道，这一被学者辛优汉描述为“添加了奥威尔式政治色彩的亚马逊消费者追踪”的体系将于2020年正式实施¹⁶⁹。

可以推断，“社交信用评分”必然会从社交媒体收集大量数据。目前，获得授权开发社会信用评分系统的公司包括信而富¹⁷⁰。它是微信的开发者，也是腾讯的合作伙伴。现在，腾讯为其用户提供了加入社会信用计划的机会：“腾讯信用”从300分到850分不等对用户进行评分¹⁷¹。

如果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真正得到实施，将意味着公民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甚至是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们有关联的其他人的评论或行为，都可能影响他们获得信贷、进行在线商业活动，与政府承包商合作等各式各样的情况。总而言之，对表达自由而言，这将是一场灾难。

国家网信办法规和实名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网信办新颁布的规定还要求网站所有者和互联网内容供应商对其用户进行登记和身份验证。这一要求早已有之。自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各项举措，试图针对包括社交媒体平台在内的在线服务供应商制定“实名登记”的要求¹⁷²。其中一些法规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业已存在。例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09年传达了一项秘密指令，首次要求新闻网站对欲发表评论的新用户进行强制性实名登记¹⁷³。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实名登记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势头越发强劲¹⁷⁴。

有社交媒体公司坦率承认，光靠其自身技术很难准确地识别每位社交媒体用户的身份，而这也是当局一再要求实名的原因之一¹⁷⁵。互联网巨头新浪微博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2012年财务报告中承认，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无法验证所有在微博上公开发布内容的用户身份。”¹⁷⁶新浪还表示：“我们可能（因此）受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惩罚。”¹⁷⁷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新颁布的监管条例说明，中共有意对实名登记加强重视。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洛文向美国笔会中心表达了他对实名制的想法：“这一要求早已有之，但那时候更容易规避。而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不再是事实。在过去两年里，它在执行上明显变得更加严格。”

在过去，活动人士、作家等容易遭到审查的人士，一直试图绕过实名登记要求：他们为不同账号提供不同注册信息，以便在原始账号关闭后继续发布内容。此举相当于审查员与被审查者之间的“打地鼠”游戏：一旦账号被关闭，用户便立马尝试另外创建新的账号。然而，随着当局不断为加强实名监管的要求颁布新的监管命令，这一做法变得越来越困难。有受访者告诉美国笔名中心，从操作层面上看，一旦他们被踢出某社交媒体服务平台，就不可能重新注册。中国政府的目标是确保其眼皮底下不存在匿名的网络言论。针对实名验证的一系列新法规也向社交媒体公司释放信

号，希望它们加大努力将这一目标变为现实。

在中国能够匿名发言的好处显而易见。中国的政策倾向于将批评言论视为犯罪行为；其法律规定语义模糊且被当局大肆利用，作为打压异见的棍棒；警察问责制¹⁷⁸或司法独立¹⁷⁹在中国同样缺乏——这些都会为在网上敢于直言之人带来巨大的危险。在如此背景下，匿名网络言论是表达自由的重要保障。然而，中国监管机构借由这些法律法规，系统性地破坏了这一保障。

《网络安全法》——网络审查的最新利器

2017年6月，中国《网络安全法》生效¹⁸⁰。根据当局的说辞，该法是为确保信息安全和保护国家利益而作出的努力。政府还声称，该法要求公司引入数据保护措施，因而有助于保护个人隐私。但是，该法将繁重的义务强加于所有在中国境内运营的互联网公司，要求它们加大力度执行审查规定，并加重了不服从者将面临的后果。

该法进一步加强并正式规定了各公司有阻止“禁止信息”传播的法律义务。该法第12条禁止个人使用互联网进行诸如“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等定义模糊的活动，而此项要求在中国其他法律中业已存在。该法第47条规定，互联网服务运营商有义务停止或阻止此类非法言论的传播。该法还制定了一系列惩处措施，包括罚款、关闭网站和吊销营业执照等。该法所规定的罚款数额对企业来说微乎其微：违反第47条规定的网络运营商将被处以最高达5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这与公司年利润相比可谓九牛一毛¹⁸¹。但是，该法还规定对企业管理人员个人处以最高达1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中产阶级人士的年薪）的罚款¹⁸²。

2017年8月11日，国家网信办宣布其已经开始对腾讯、新浪微博和百度贴吧有无违犯该法的行为进行调查¹⁸³。一个月后，这些公司纷纷被处以罚款¹⁸⁴。此外，在《网络安全法》实施后不久，至少有五家地方公安机关根据该法采取了一系列执法行动，其中至少有一位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处以5000元人民币罚款的案例¹⁸⁵。

《网络安全法》的一个显著方面，特别是考虑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科技公司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法要求所有科技公司（包括外国公司）将中国用户的数据存储在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上。将用户数据存储在位于中国管辖范围内的强制要求是中国“网络主权”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中国互联网用户的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的影响显而易见。从法律和商业的角度来看，外国公司一旦将数据存储在境内，便将受到中国当局的强力施压，向其索要用户数据。不服从要求的公司可能被处以最高达10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并面临刑事指控。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国采用不同的法律程序，以要求互联网公司在刑事调查中提供在本国管辖范围内的相关用户数据。然而，中国对网络言论自由的广泛犯罪化意味着，一旦互联网公司服从政府移交私人用户信息的要求，就会几乎不可避免地助长侵犯人权的行为。

不论是一位民主活动人士发送私人聊天消息鼓动抗议，还是一位关切孩子情况的母亲与其他家长讨论教育制度的现状，亦或是一位维吾尔族伊玛目发帖讲述其宗教活动所受的限制……所有这些行为都可能被视为“罪行”。如此一来，中国当局可能试图以收集证据为由，迫使互联网公司移交私人用户信息。

封堵防火墙的漏洞

中国近期的另一套监管变化旨在直接限制公民访问虚拟专用网络。作为中国用户避开防火墙的唯一方式，虚拟专用网络（VPN）使用户能与在中国之外的计算机建立加密连接，从而将其作为“代理”服务器访问网站。根据中国在2000年颁布的《电信条例》第7条规定，无证经营VPN业务在严格意义上属于非法行为¹⁸⁶。但是，从过去针对VPN供应商的执法行动来看，其充其量仅为偶发事件。

然而，中国工信部在2017年1月印发通告，要求所有VPN供应商必须获得政府批准，并解释说，该规定旨在终止“未经批准的互联网”接入。未经批准的VPN供应商可能会被关闭¹⁸⁷。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宣布开展为期14个月的行动，以整顿使用未经批准的VPN的情况¹⁸⁸。

2017年夏天，在中国颇为知名的VPN供应商GreenVPN和海贝VPN宣布，它们收到了“监管部门停止运营的通知”，决定终止服务¹⁸⁹。彭博新闻社在2017年7月报道称，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中国三大电信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在2018年2月之前完全屏蔽VPN接入¹⁹⁰。工信部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对报道作出否认，表示“《通知》规范的对象主要是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租用……VPN”的行为，继而引发VPN使用会否被非法化的新一轮猜测¹⁹¹。截至2018年3月，在这些电信平台上仍然可以使用VPN。近期有报道称，中国有意在2018年3月底之前屏蔽境外VPN供应商¹⁹²。

同样在2017年7月，苹果宣布已从中国的应用程序商店App Store中删除了数百个VPN。本报告在对外国社交媒体公司的讨论中对此情况进行了更深入的解析¹⁹³。

2017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吴向洋因无证销售VPN被判处五年半的监禁¹⁹⁴。无独有偶，2017年9月，广东市民邓杰威因销售未经批准的VPN被判处九个月有期徒刑¹⁹⁵。（邓杰威在2016年，即工信部新法规发布之前已被拘留，但直到2017年3月才被定罪）¹⁹⁶。

有关VPN使用的其他规定可能因省而异。其中，重庆市政府在2016年7月将个人使用VPN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惩处措施包括处以最高达15000元人民币的罚款¹⁹⁷。据观察人士推测，其他省份可能很快进行效仿¹⁹⁸。

在过去，VPN的实际使用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然而，当局对该技术日益严厉的打击使这一法律的“灰色地带”变得越发黑白分明，从而有可能为VPN使用的大规模犯罪化和相应执法行为奠定基础。这无疑让希望使用或销售VPN的人们感到不寒而栗。

很明显，工信部的监管声明旨在巩固防火长城，并帮助防止网民访问未经审查的互联网。但尤其令人震惊的，是监管机构积极落实规定的凶猛势态。

与这些监管动作同步进行的，是政府技术方面的行动，即利用技术手段检测并屏蔽未经批准的VPN。例如，2018年1月《金融时报》报道称，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五家国际公司和组织告诉该报，近几个月以来，它们在使用VPN时一直不断遭遇技术困难¹⁹⁹。

徐洛文向美国笔会中心表示：“鉴于对VPN服务的干扰增多，以及对其进行屏蔽的技术创新，新VPN规定并不难理解。这是软件代码和法律手段的结合。”

在过去，当局对用户出于个人或职业原因使用VPN，以逃离防火长城的举动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着中国国内互联网的发展以及中国“网络主权”概念的推广，如此宽容态度即将消失不再。

第二部分

实践中的社交媒体审查制度

对受审查主题的归类

中国社交媒体上受审查的话题和议题范围广泛且日益增多。更确切地说，当局对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必须防止传播的内容的界定非常宽泛，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被当局视为不当的内容。

“七条底线”是中国用于制定和推进其审查要求的一项意识形态建构，对社交媒体用户和社交媒体供应商皆为适用²⁰⁰。该概念形成于2013年8月的中国互联网大会，详细列出了社交媒体帖子不得触犯的七项原则²⁰¹：

- 法律法规底线
- 社会主义制度底线
- 国家利益底线
- 公民合法权益底线
- 社会公共秩序底线
- 道德风尚底线
- 信息真实性底线

“七条底线”是一套行为准则，其中意识形态与监管指示并重。其模糊而无所不包的特性给予中国监管机构很大的活动空间²⁰²。

此外，中国的法律法规通常包含一系列当局期望互联网用户遵守的义务，包括承诺维护诸如“公共秩序”、“社会道德”、“国家荣誉和利益”、“国家统一”等定义模糊的概念²⁰³。

在这些宽泛而模糊的规定之下，当局得以肆无忌惮地打压任何其视之为不当的言行和内容。如此一来，互联网用户可能被灌输自我审查的意识，以至于几乎不知道什么类型的社交媒体帖子才是得当的。这些含糊的规定也掩盖了审查机构的目标和目的，令人琢磨不透何种言论最有可能受到审查或惩处。换句话说，它混淆了政府的真正目标。

正如学者林培瑞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言，这种模糊性一直是中国审查的核心特点。他写道：“只有在当局想遏制一种非常具体的行为时，清晰界定才能合乎目的；而当它想要震慑一大群人时，模糊的效果会更好……在认知上将关键术语模糊化是有意而为的；唯一确定的是它们不被允许。为了安全起见，一个人必须在各方面有所收敛，甚至必须成为自己的警察。”²⁰⁴

如果个人不能正确预测划分不明的“警示线”究竟在哪，可能会招致改变人生轨迹的不良后果。美国笔会中心研究员收集了80起在2012至2018年间，中国公民至少部分因为其社交媒体帖子遭到警方行动、刑事起诉或其他形式惩处的案件。虽然这份案件清单并非详尽无遗，但它有助于说明，政府对中国社交媒体空间进行严格管制的核心不只在于防止言论，还包括对发表言论者的惩罚。这种管制制度对于个人来说会造成严重后果，因为他们可能因为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言论被判数月或数年的监禁。

美国笔会中心在对本报告的研究中，从类型学的角度得出结论，确定了在实际实践中最有可能被屏蔽或删除，且更可能导致发帖者受到处罚的帖子类型。

1. 呼吁或鼓动集体行动的帖子。

中国互联网审查的主要目标似乎是降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即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众行动的组织或示威活动。由于当局担心任何不受其控制的社会运动将产生不稳定力量，中共对集体行动的恐惧甚至延伸到表面上支持政府的抗议。

早在审查制度正式实行之前，集中关停有“组织性”成分的言论一直是中共的重中之重。《经济学人》杂志记者盖迪·爱普斯坦（Gady Epstein）指出：“国内互联网审查最早的重大举措，是1996年9月关闭在线论坛……（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学生们开始愤慨抗日的示威活动。”²⁰⁵

2013年，美国学者加里·金（Gary King）、潘婕（Jennifer Pan）和玛格丽特·E·罗伯茨（Margaret E. Roberts）在一项研究中所得出的数据证实了中国政府最担心集体行动的说法。三名学者从上千个网站中挑选出了一千多万个社交媒体帖子的数据集，在审视哪些帖子被完全删除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审查行动“旨在通过消除对社会动员有代表、加强或煽动作用的评论来限制集体行动，无论内容如何”²⁰⁶。而与此同时，据他们观察，许多与集体行动无关的，“对政府有负面、甚至是言语尖刻的批评”的社交媒体帖子并没有被审查员删帖²⁰⁷。

2013年，《经济学人》在审视了中国互联网审查问题后表示，政府在愿意允许一些批评声音的同时，专注于对其政权更为重大的威胁：“网络暴民可以取笑审查制度、嘲笑党的宣传，并嘲讽防火长城的创建者……他们可以恣意晃动牢笼的铁柱。只要异见仅存于网络且不具组织性，审查机构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但与此同时……直接挑战中共核心组织或企图组织大规模行动的活动人士在可能构成威胁之前就已经被压制。”²⁰⁸

对呼吁集体行动内容的审查与中国“七条底线”的构建并不完全吻合。当然，将“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合法权益”等概念的有意模糊化，使更为宽泛的司法解释成为可能。中国当局不会在公开的指导方针中表达其对集体行动相关言论的深恶痛绝，也就不足为奇了。

重要的是，政府预防集体行动的意图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交媒体上一些并不涉及批评国家或党的社会问题讨论会遭到审查。

加里·金和他的同事们提出，政府的首要恐惧是“集体行动的潜力”，即“受到政府以外人士鼓动、似乎有可能引发集体行动的，联合起来集体表达自我的人们”²⁰⁹。值得注意的是，这包括没有呼吁集体行动，而仅仅提供达成集体共识的机会，从而可能在某些时候演变为集体行动的在线讨论。

的确，美国笔会中心也发现，无论是高关注度的纪录片还是主题标签发起的行动主义浪潮，近期时事引发的重要网络交流都成为审查员的目标，而其目的显然是限制针对该话题的在线讨论。正如审查机构对组织性帖子的戒备一样，它们似乎也担心网上的社会趋势可能发展为现实世界的大动员。这一对“集体意见”的审查是政府对“集体行动”审查的必然结果。

最近一个突出的例子或许要数中国在#MeToo反性侵运动中的参与。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女性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身遭遇性骚扰和性侵犯的经历，并通常加以#MeToo（我也是）或#MeTooInChina（我在中国也是）的主题标签²¹⁰。作为回应，政府审查机构已经屏蔽了这些主题标签，并在社交媒体上禁用诸如“反性骚扰”等词语²¹¹。此外，一些在线#MeToo请愿书的签署者还被警方传唤审问²¹²。

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纯粹从保护中共合法性的角度出发，并无法解释审查机构对#MeToo的回应，尤其是考虑到中共所声称的对性别平等的承诺²¹³。但是，政府对社会行动在社交媒体的驱动下，发展到其无法控制的地步的恐惧，有助于解释其迅速采取行动，遏制#MeToo运动的原因。

2. 对国家或党的侮辱性言论受到日益严重的遏制

虽然中国政府可能允许一定数量的批评甚至侮辱性言论存在，但有许多案例表明，对于其认为不仅是批评言论，而是对国家进行攻击的网络评论，政府会报以强硬回应。中国政府对人权最具侵犯性的一些法律旨在将被政府视为鼓动颠覆、分裂或违抗国家权威的自由言论犯罪化。此外，作为中国近七十年来的唯一执政党，中共善于将对党的攻击和对国家的攻击混为一谈。

中共党员拥有一项特权：中国政府利用审查制度，保护高级干部在网上的声誉。

加拿大社交媒体专家伍仟华（Jason Q. Ng）在其2013年的《微博不能说的关键词》（Blocked on Weibo）一书中指出，在新浪微博上被屏蔽的词条中，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人名，以中共党员为主。他写道：“不会在微博上遭到批评似乎成为晋升的附加好处，而其他则为异见人士和陷入丑闻或背负罪名人士的姓名。”²¹⁴

一家中国主要社交媒体公司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告诉美国笔会中心，据其经验，“在特定时间段中被高层看好

的中国政治人物似乎有在社交媒体上屏蔽其姓名的特权，以避免公众批评可能带来的尴尬”。

这种免受批评的保护始于高层，因为在某些方面，习近平和其他高官的领导地位被视为国家的代名词。曾在北京担任新闻教授，后来在2017年末离开中国的乔木告诉美国笔会中心：“所有与习近平有关的文章都非常地危险。”他表示，他曾撰文批评围绕习近平形成的“个人崇拜”现象，但该文章在网上发布后被立即删除。

尽管难以确切地得出结论，但是接受美国笔会中心采访的几位分析人士都认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即使是与集体行动没有明显关联的批评言论，也越来越容易受到惩罚。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数字时代》是一家追踪中国审查制度趋势的双语网站。该网站副主编塞缪尔·韦德（Samuel Wade）告诉美国笔会中心：“加里·金（在2013年）的研究捕捉了特定时段中特定情况的瞬间。习近平上台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事态迅速升级。”

郭怡广对此表示同意，他说：“2013年以来，事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以前，的确是‘组织性’言论会绝对让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但如今，如果你拥有足够关注者，你会发现纯粹的、没有任何组织性语境的批评言论也会被审查，甚至招致更严重的结果。”

事实确实如此：中国一些最为知名的活动人士因批评中共官员或国家政策言论被判入狱。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或许要数民权律师浦志强的案件。2014年，浦志强因为在七篇新浪微博帖子中嘲讽中共官员并批评政府在西藏和新疆的政策，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被判处三年缓刑²¹⁵。根据近期的媒体报道，浦志强仍然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²¹⁶。塞缪尔·韦德说：“有社交媒体用户在发表反共评论后被捕，但浦志强基本上仅仅因其微博帖子便遭到迫害。”

2017年3月，网络评论员兼自由撰稿人陈启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²¹⁷被判处四年零六个月监禁，起因是他上传了他在香港“占领中环”民主抗议活动中拍摄的照片，并声援支持囚禁狱中的女权维权人士苏昌兰。他还在网上发布了数篇政治论文，其中有三篇为他本人所写²¹⁸。检方称他的文章是对中共的严重攻击²¹⁹。

当然，知名活动人士因在社交媒体发表批评意见遭到迫害，与中国政府严防集体行动的目标并无二致。先前提到的，与两位同事在研究中发现对集体行动的担心是政府推进审查因素之一的学者玛格丽特·罗伯茨向美国笔会中心指出：“批评言论的影响与组织行动的能力之间界限模糊。在网上批评国家的知名人士具有很大的隐性组织能力。如果那个人说了什么，其言论会遭到审查。如果一个仅有三个关注者的人说了同样的话，则会被忽略。”

然而，也有一些较鲜为人知的人物，甚至是普通公民因批评当局被打击的案例。在一些案件中，有人仅在第一次触犯法律后便面临长达数年的监禁判决。例如，在2017年4月，王江峰因为在与朋友的私人在线聊天中使用了对习近平讽刺性的绰号，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²²⁰。博主刘艳丽因为在微信某封闭聊天群中转载了批评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习近平在内的现任和过往中国领导人的帖子，以“诽谤罪”服刑八个月²²¹。

加里·金在与美国笔会中心交谈时警告，不能将政权批评者受到严厉惩罚的案例，错误地理解为驱使中国审查和管制互联网言论的工作重点或策略发生了变化：“（某项言论的）意图或对整个政府影响的实证证据……需要大规模搜证”，而这是一项“耗费许多资源和时间”的工作。加里·金还说：“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其他领域目睹（政府的）打击行为，并不能证明其审查规定有所改变。”

即使政府的具体动机不得而知，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习近平进行政治清洗和创建新的审查法律和机构的背景下，对社交媒体评论员的迫害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对中共的批评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大可能被容忍的。

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不仅发表批评言论的空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有限，而且发表者本身也面临更多风险。长期在独立中文笔会担任协调人、旅居瑞典的中国作家张裕表示，自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作家因社交媒体帖子而受到迫害的人数大幅增加。张裕向美国笔会中心表示：“情况变得更糟了。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博主被加以包括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内的严重触犯国家的指控，这在以前是罕见的。”

张裕的观点与在去年底主动流亡美国的异见学者乔木的公开评论一致。2015年，当时还在中国的乔木在一次采访中回顾了国家管制网上异见声音的渐进过程。他说：“在习近平上台之前，我们只担心他们会删除我们（在网上）的帖子。最不济，他们也最多关闭（我们的帐号）。但自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一点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逮捕人。”²²²

相较于以前，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国家者所受的惩处明显加重，其中部分原因或许并非政策的收紧，而是全国各地的国安人员在进行打压时越发胆大妄为。瑞典学者、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专家辛优汉向美国笔会中心提出推测，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在言论自由方面愈演愈烈的压制行为可能“不大是政治逻辑，而是官僚逻辑”使然。他指出，“国家安全机器被给予巨大资源，以遏制任何可能颠覆国家政权的蛛丝马迹。它们虽然不一定有完全授权，但有能力采取进一步行动”，对越来越多类型的言论施以惩罚。

这种官僚主义的越权行为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政府批评者受到无比严重的惩罚。其中一个例子是网民张某。2017年8月，他被警方告知，他因在网上抱怨当地医院餐食将被处以拘留。后来，由于上级判定对张某的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该县派出所所长引咎停职²²³。

张某最终被免罪的事实有助于说明中国审查制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²²⁴。包括接受美国笔会中心采访人士在内的许多专家普遍认为，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地方官员的空间远大于批评高层领导人。

其原因有三：首先，高层官员不会将民众对地方官员的批评与对党本身的攻击划上等号。其次，地方官员因执政失误所激起的民愤，为政府提供了揪出行为不端官员的监督和问责机制。中央政府可以随后突击，对官员加以惩处，从而提升高层领导人在民众眼中仁慈、开明的形象。此类行为源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的历史叙事，即一位仁慈的皇

帝整治为非作歹的贪官。而在近期，它与习近平在2012年发起的，清算了无数政府和党内官员的大规模“反腐”运动融合到了一起²²⁵。

最后，对批评地方官员行为更为宽容的态度使得互联网上有一定允许批评和异见的自由空间——只要它可控并停留在地方一级。辛优汉向美国笔会中心描述：“在网上批评当地领导人仍然是被允许的。需要有一个让民众出气的机制。（网络审查）的目标并非完全控制，其真正目标在于充分的管制。”

3. “谣言”、“诽谤”和“虚假信息”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虚假谣言”遭到惩罚或删除的风险越发凸显。传播虚假信息的指控很容易被用来对付任何被政府视为虚假的信息。具体来说，受到这些指控的通常是在救灾或股市健康等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上，言论与政府官方叙事相左的人士。

2013年，中国政府针对社交媒体发起了打击“虚假谣言”行动。数百名博主、新闻记者，以及许多拥有大量关注者的知名社交媒体用户被捕²²⁶。被捕人士包括秦志晖，他于2014年4月以“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²²⁷。秦志晖案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是首位依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13年新发布的司法解释被判刑的人。该规定大大加重了对“虚假信息”的处罚。其中，触犯法律的帖子若被分享超过500次或阅读超过5000次将受到重罚²²⁸。官方媒体新华社声称，秦志晖曾撰写并发布过多篇虚假报道。其中一则称，北京政府向一位在中国东部一场火车事故中丧生的外国人的亲属支付了3230万美元作为补偿²²⁹。

针对社交媒体谣言采取政府行动并非习近平首创。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中共在打击谣言方面采取了强硬行动，而当时正值社交媒体在速度和信息量上都领跑官方媒体，就温州列车事故进行报道和讨论²³⁰。然而在过去几年，这些政府行动的势头更加猛烈，并获得了额外的法律和监管支持²³¹。

中国对分享有关正在发酵的新闻和关乎公共利益的事件信息的犯罪化，非法化了人们在自然灾害等重大事件之后接收和分享信息的本能愿望。此外，正是因为中国网民明白官方媒体所提供的经淡化处理的版本不可信，他们才更倾向于从非传统来源寻求信息。正如学者辛优汉所言，这一“被许多互联网用户视为寻求真相，被许多学者称为众包行为的现象”被政府媒体和中共领导人定性为“散布谣言”，并招致相应后果²³²。

此外，从中国政府历来对“虚假谣言”的打压可以明显看出，其目的是捍卫中共的权力地位，而非守护真相的神圣性。本报告在附录中汇总了一些公民因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意见而被捕的鲜明案例，包括十余起互联网用户因传播“虚假谣言”而被拘留或指控的案件。在其中一些案件中，当事人犯下的唯一“罪行”显然只是传播与中共观点相左的叙事。

中国的部分“虚假谣言”案件明显涉及当局欲限制欺诈性或误导性财务信息传播的动机²³³。2018年2月初，中国官方媒

体报道称，当局关停了5000多个涉嫌“非法炒作”的账号，并逮捕了200多名被指控为“网络水军”的人士²³⁴。“网络水军”是指一群受人雇佣，在互联网上人为地吹捧雇主公司或诋毁其竞争对手的发帖者，其“战术”包括充当网络喷子、操纵算法和发布假新闻²³⁵。

然而，这些被称为“虚假谣言”的信息中，有许多仅仅是让政府难堪的信息或猜想。美国笔会中心在附录中收录了一位不知姓名的成都男子的案件。他在发布了政府气象学家被禁止分享的空气污染信息后，于2017年1月以“传播谣言罪”和“扰乱公共秩序罪”被拘留²³⁶。另一个例子是记者刘虎，他因指责政府高官玩忽职守而被控以“传播谣言罪”²³⁷。

他国政府也对网络上谣言和虚假新闻猖獗传播的潜在危害表示警惕，而且全球都在就减轻这种危害的最佳方法展开探讨。实际上，中国利用刑事指控打击“虚假谣言”一举往往针对政治活动人士而为。这有力地说明，表面上旨在遏制网上虚假新闻的法律可能被专制政权滥用，成为打压反对者的武器；此外，这些法律可能在极大程度上被广泛和任意应用，从而导致互联网用户进行广泛的自我审查。

2016年9月，黄美娟因在其微信账号上转发了《美国之音》对防暴警察在乌坎村行动的报道，以“传播谣言罪”被拘留10日²³⁸；2016年10月，一位姓容的武汉市民因在微博上发布了钢铁厂外工人示威的视频，以“传播谣言罪”被处以拘留——这些只是所谓“打击欺诈信息行动”在实际上被用以压制公民对政府的批评的两个例子²³⁹。

美国笔会中心在2017年10月的报告《新闻造假——虚假新闻与捍卫真相》（Faking News: Fraudulent News and the Fight for Truth）中，对美国网络虚假信息传播的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在结论中指出，即使对虚假新闻的社会危害有了清醒认识，这也不应成为“政府或企业对言论实行新一轮大规模限制”的理由²⁴⁰。

与中国审查制度的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社交媒体公司在执行上也发挥着直接作用，并可能会在未来扮演更大的角色。2017年9月，互联网服务巨头百度宣布，其所研发的系统已由300多家网警账号入驻，以对博客、微博和在线论坛等平台发布的“网络谣言”进行监控并作出回应²⁴¹。鉴于这些“谣言”可能构成犯罪行为，该系统在本质上使百度用户可能仅仅因为分享了错误的信息或讲述了政府拒绝接受的事实，而招致逮捕和起诉的危险。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社交媒体公司员工在接受美国笔会中心采访时表示，不应将从公司平台上删除的虚假新闻等同于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审查行为。该员工说：“需要记住的是，我们从平台上过滤的东西不仅仅是政治内容。事实上，这些只占少数。我们主动删除的主要是影响用户体验的内容，如色情、画面暴力的内容和虚假新闻。即使没有法规要求，我们也会这样做。”当前，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平台正在试图厘清其对遏制不法内容的义务，有许多公司正在尝试对虚假新闻进行过滤。

然而，中国的实际案例表明，要想在清除明显虚假信息 and 帮助政权控制信息流动之间划清界限实属不易。正如美国笔会中心在有关虚假新闻的报告中所建议的，互联网公司所采取的行动应该集中针对“以欺骗公众为目的，将可证实

为虚假的信息包装为事实的散布者”，并且应该为对删除内容决定有异议者设立申诉机制²⁴²。

中国政府欲消灭任何威胁其对网上叙事霸权控制的势力，而“打击谣言战”正是这一愿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网络权利研究员伍任华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所言：“打击行动亦是通过诋毁非官方新闻和评论渠道，以重新占领大众传播制高点的战略尝试。这些非官方渠道包括越来越多的拥有数百万关注者的、影响力堪比中国一些国家报纸或电视联播网的中国博主。而且，这是为防止谣言成为政治组织工具而进行的打击……在中国互联网上，谣言是对不公正的集体反应，也是弱者的武器。”²⁴³

企业审查用户的责任

确保其所托管、发布或传播的信息的合法性的实际责任落在中国网站所有者身上²⁴⁴。这意味着社交媒体公司有责任确保用户不在网上发布任何有违中国盘根错节的网络法律和指令的内容，因而负责对用户帖子进行审查。这项责任涵盖客户发布的内容，也包括由工作人员制作和发布的内容²⁴⁵。

因此，从很多方面来说，社交媒体公司是用户内容的主要审查者。这些公司是中共社交媒体审查制度的士卒，任其指挥，哪怕这意味着与自己的客户对着干。

作为中国互联网的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一直明确地提醒互联网公司要牢记其义务，并在2017年高调发布了一系列公开声明，对违规行为作出谴责²⁴⁶。

2017年7月，国家网信办在声明中称，领先的技术公司必须纠正自身的许多违规行为，包括曲解政策指令、散布虚假信息、歪曲中共历史、剽窃图片以及挑战公共秩序²⁴⁷。

数月后，国家网信办在2017年10月再度发表声明，要求公司对发布非法内容的员工进行惩处，并对所有员工加强相关培训，包括“至少10个小时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²⁴⁸。该声明还表示，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必须改进其“安全评估管理制度”，以便确保法律禁止的信息不会通过新技术传播²⁴⁹。该声明并未提及公司应采取哪些举措，以遵守这些准则²⁵⁰。

国家网信办表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在给国家发展带来机遇、给社会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新技术新应用被一些不法分子用来发布违法违规信息……从业人员也面临接受职业培训少……等难题，不当报道行为时有发生，导致部分网站出现了一些违法违规信息。”²⁵¹

美国笔会中心对运营大型社交网络平台的中国主要互联网公司的三名员工进行了采访（他们都因担心丢掉工作而要

求我方作匿名处理)。至于政府发布这些声明的缘故,这三名员工都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可能并不是想要促使社交媒体公司进行更严格的审查,而是为了提醒民众当局知道他们在网上的一举一动。

其中一名员工表示:“我个人认为,当局的公开声明更多的是针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用户的政治宣传。它们希望做出对企业极其严苛的样子,使人们更有可能进行自我审查,因为试探边界已经没有意义。公司明白,我们必须遵守中国法规才能继续经营下去并对投资者负责,所以我认为这些声明更像是公众的教育。”

另一名员工就社交媒体公司所受罚款评论说:“罚款非常低。看起来并不是特别严重,有刀子嘴豆腐心的感觉。”

但是,国家网信办用行动表明,这不仅是嘴上吓唬而已。在最近几个月,新浪微博和领先的新闻聚合应用程序今日头条因未能充分监控其平台上的淫秽和虚假内容而受到国家网信办的点名批评²⁵²。

2017年12月29日,今日头条的新闻阅读应用程序因此被政府关停了24小时²⁵³。该公司很快宣布新招聘2000名“内容审核员”,以提高其监控能力²⁵⁴。拥有3.6亿月活跃用户的新浪微博²⁵⁵主动将其“热门搜索”和娱乐新闻平台等主要搜索门户暂停一周,并承诺将加强监管²⁵⁶。尽管这些关停行为由公司主动实施,但也会导致其股票价格暴跌和收入锐减,从而造成远远超出任何罚款的损失²⁵⁷。

如此一来,中国社交媒体公司面临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也不难想见,它们必须耗费多少资源来管理数亿互联网用户在网上传布的所有内容。

审查指令——审查的操作指南

监管机构向社交媒体公司发号施令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审查指令,即就如何处理某些事件的报道或需要屏蔽的新词条等,向互联网公司和媒体机构提供指示的详尽备忘录²⁵⁸。

这些审查指令并不对外发布,因此外界只能通过泄露给媒体或外部组织的内容窥见一斑。但有观察人士指出,指令泄露已经越来越少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举报人所面临风险的加剧²⁵⁹。因披露内部备忘录而受到惩罚的举报人包括记者高瑜。2015年,她因涉嫌泄露声称人权和言论自由对中国社会造成“颠覆性影响”的党内文件,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七年监禁²⁶⁰。

追踪中国审查制度趋势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刊登了被泄露的审查指令。这有助于揭示这些指令是多么地受意识形态驱使、无处不在和详尽具体²⁶¹。例如,《中国数字时报》在2017年12月披露,网络媒体收到了当局要求不对圣诞节相关新闻进行报道的指示²⁶²。该指令下达前夕,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传出了湖南省中共党员被要求签署行为守则,承诺不参加圣诞节相关庆祝活动一事,理由是党员不应“盲从西方精神鸦片”²⁶³。

正是这些审查指令构成了中国审查制度的绝大部分日常现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审查指令可谓“事无巨细”，对用什么语言来描述一群“制造麻烦的律师”被逮捕的事件，在报道自然或人为灾害时采用哪些消息来源，在阅兵或政府会议之后如何避免“夸大宣传或评论”等情况都有详细规定²⁶⁴。这些是社交媒体机构必须遵守的一连串命令。

《中国数字时代》在2002至2015年间发布了2600多份来自党政机关的审查指示²⁶⁵。根据其所得结论，实际的指令数量可能远高于此。该网站副主编塞缪尔·韦德告诉美国笔会中心：“我们知道这只是全部指令的极小的一部分。2015年9月，我们得到的一份指令是一张图，上面有第320号指令的标记。大多数时候，指令是以口头方式传递给编辑人员的，这样做的部分考量是使其更难有书面记录可寻。”他还说，“320”这个数字仅表示来自单个审查机构，即中央宣传部的指令数量²⁶⁶。

这样的审查指令显然有成千上万之多，是中国全面审查机制的操作指南，也是一个不断自我微调，能够对新的事态发展迅速作出反应的系统。虽然社交媒体的提供者可能通过网络搞笑图片、热门帖子和其他疯传内容试图与审查员赛跑，但在许多情况下，当局只要一声令下，审查员便能即刻追上。

公司与政府的关系

社交媒体公司和政府监管机构之间保持持续沟通，但具体情况因公司而异²⁶⁷。

如先前所述，拥有社交媒体平台的互联网公司是国家网信办以及其他中央和地方党政机关审查指示的接收者。这些指令被视为来自政府的命令，其具体指示不仅被下达给监控用户帖子的工作人员，还纳入公司用于向用户屏蔽违规内容的过滤技术²⁶⁸。

通过公司领导层和监管机构官员之间的持续联系，当局可以轻易对这些审查指令作出补充。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向美国笔会中心指出：“每家公司都有指定特定部门负责与当局联络。我们有非常频繁的沟通。”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与当局联络的具体内部组织的流程并不透明。美国笔会中心致函中国四大互联网公司——新浪、百度、字节跳动（新闻应用程序今日头条的所有者）和腾讯，要求了解它们与监管机构互动的具体情况，但均未收到回复。

此外，同许多其他中国主要公司一样，互联网公司在其组织结构中设置了党支部²⁶⁹。实际上，中共党章要求任何有三名以上党员的公司内部设立基层组织，作为党的“战斗堡垒”，以确保党的目标被纳入公司计划之内²⁷⁰。中共强制加入公司组织架构的做法，为其提供了又一个确保社交媒体公司成功执行审查要求的渠道。我们已知包括百度、新浪微博和腾讯在内的，拥有社交媒体门户的主要互联网公司都设立了此类党组织²⁷¹。

这些开放的沟通渠道，是附加于诸如国家网信办等监管机构在认为社交媒体公司偏离政府规定路线时，偶尔高调发布的公开警告的基础之上。

社交媒体公司分配给审查工作的资源各异，具体取决于各自平台提供的服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向美国笔会中心表示：“有些公司纯属娱乐性，不必担心监控敏感的政治内容。有些公司和我们一样，为用户提供了讨论更为严肃话题的平台。所以为了遵守法律，我们必须投入更多资源进行监控，并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来过滤内容。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是一家中国公司。”

害怕违反政府指令的压力可能导致过度审查，因为公司员工宁愿过于谨慎也不要冒险犯错²⁷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告诉美国笔会中心：“基本上，政府没有清楚说明它想让我们审查什么，所以一些公司会做过头，将非政治敏感内容也进行屏蔽，以安抚当局。我们必须投入大量资源来努力跟上所有新规定。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甘愿还是被迫合作？

中国社交媒体公司处于一种固有矛盾之中，即在为网络言论提供平台的同时，又对自身用户发表的言论进行限制。它们究竟是自愿充当审查员，还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个恒久存在，却又一直无法得到解答的问题。

显然，中国科技公司从中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中受益，而中国互联网公司更是应该感谢这些政策使其免受外国竞争对手的压力²⁷³。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等社交媒体负责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高层政府机构中履职²⁷⁴。此外，中国政府努力营造出中国互联网公司为确保网上的公民讨论健康、规范，积极以审查为己任的形象。

在意识形态上，这一切都是习近平希望向世界呈现的姿态的一部分，即中国人民对互联网的态度遵循所谓“亚洲价值观”，反对过分地以个人主义关注人权而不顾社会和谐。

这也是政府为吸引和说服互联网公司负责人继续全盘接受中共对其平台的愿景而作出的持续努力。学者辛优汉向美国笔会中心表示：“我认为强有力的国家政治宣传非常有效地赢得了支持，甚至是年轻科技人员也不例外。他们全盘接受了中国被西方欺侮和拒绝外来意识形态的叙事。中国科技界形成了一种新心态，并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这一“新心态”说明了中国“网络主权”建构的强大力量²⁷⁵。它不仅仅是在修辞上对审查制度的掩饰，也是在情感上和理智上赢取中国公民、网民和互联网公司员工支持的召唤。审查机构对“责任”、“社会和谐”，以及经淡化处理的网络交流的重视仍有可能引得不少网民直翻白眼。但是，在全球对虚假新闻和网络谣言进行激烈探讨的今天，中国政府对社交媒体的集中管制模式可能具有一定吸引力——只要人们不会过于密切地关注被审查的内容，或者因网络言论锒铛入狱的异见人士。

随着习近平业已演变为更广泛清洗的高层反腐行动继续开展，这种吸引力收效甚佳²⁷⁶。辛优汉认为：“这场‘道德上的十字军东征’使许多人适应了新的压制浪潮。这正是审查和政治宣传制度如此成功的原因：人们已经被说服了。”

中国当局不断要求互联网公司不仅要服从规定，还要全盘接受其对互联网的愿景。然而，一些互联网公司员工在接受美国笔会中心采访时，对当局的不合理期望以及服从审查制度的种种压力表现出了恼怒和困惑，因为该制度既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又违背了他们作为服务提供者的本能。

其中一名员工指出：“虽然大多数中国人的确知道互联网受到审查，并认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因为无法获取他们所寻找的信息而感到恼火。我们担心每当他们因为搜索字词违反规定而遭遇出错信息时，我们便失去了一位客户。”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们是一家以消费者为导向的公司，因此我们试图在符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将我们需要审查的内容降到最少，但结果还是很多。但是作为一家中国公司，我们没有像谷歌那样能够选择将中国及其法律抛在脑后，转而将重点放在其他国家的奢侈。”

曾在中国互联网巨头百度担任国际媒体公关总监的郭怡广在向美国笔会中心发表评论时，强烈驳斥了中国社交媒体公司热情参与互联网审查的观点。他说：“百度使出吃奶的劲拓宽人们的信息视野，对审查要求感到愤怒。这些公司中，没有一家热衷于互联网审查。它们都是以消费者为本的公司。没有公司在费力审查时抱有民众更喜欢经过审查的搜索结果的错觉。它们当然不会这样想。如果没有审查，它们会成为更好的企业。它们的直觉本能是反抗，但如果真这么做会遭到关闭。它们必须对利益相关者负责。”

在向西方监管机构提交的报表资料中，有知名社交媒体公司正式承认了其遵守中国社交媒体制度的商业责任。例如，新浪在2017年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在中国对可接受内容的多重且模糊的限制之下，我司可能会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被暂时屏蔽网站，甚至网站遭到完全关闭。”²⁷⁷文件还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对网上诽谤信息的新司法解释“可能会对我司网站，特别是有用户生成内容的网站流量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进而可能影响我司的运营效果，并最终影响我司的股票估值。”²⁷⁸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公司遵照法律，对潜在风险的一般性披露，而且文件并没有提到中国互联网供应商从政府对互联网的保护主义立场获得好处。但是，结合上述员工的评论来看，这些报表资料有助于反驳当局所言的，中国社交媒体公司在一个要求其监控和管制用户言论的制度之下，一致持热烈支持态度的叙事。

虽然这些公司公开表达异见的空间十分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私下进行反抗的余地，因为公司管理层可以从影响公司利润为出发点，对审查制度提出反对²⁷⁹。此外，有专家认为中共在不断试探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反应。郭怡

广向美国笔会中心表示，在新的审查规定出台之后，“它们一直在试水温。它们在观望这些新政策会受到何种回应。政府知道凡事都有底线，因而痴迷于体察舆情。”

尽管如此，中国监管机构并不指望其审查要求被热情以待，只需服从即可。虽然企业员工和高管可能并不及政府官员那样狂热，但他们依然遵循着这些限制，因为在此之外别无选择。这种面对政府要求的无能为力感在习近平上任以来不降反增，因为“反腐战争”和对民间社会的打压在全国上下释放了中共决不容忍任何反对意见的信号。正如先前提到的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所说，这些公司没有背弃中国法律的“奢侈”²⁸⁰。

审查的运作机制

中国“防火长城”的维护需要先进技术与人力，其内部运作却一直被严防死守。为维持政府对整个中国互联网空间，尤其是社交媒体言论的管制，政府和企业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设备。

政府直接进行网络管制的方法

许多人对防火长城的想象正是中国互联网审查的第一步，即对许多网站进行全面屏蔽，使其无法在中国大陆被访问。防火长城屏蔽了包括外国媒体和人权组织网站在内的数以千计的URL（网址），除非使用VPN，否则在中国无论选用哪家供应商的互联网服务都无法访问。如果有人试图在中国访问被屏蔽的网站，页面会显示出错信息。整个过程毫无透明度可言：出错信息并不会说明此网站究竟是因为技术原因，还是因为被当局列入黑名单而无法访问。

这一层次的审查始于互联网路由器，适用于整个互联网。一些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也被禁止在中国网络上运行，如YouTube和谷歌地图²⁸¹。防火长城主要对外来内容，即始发于中国大陆境外的内容进行屏蔽，被禁网站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GreatFire是一家追踪中国审查制度趋势的非营利组织，其在线工具可供使用VPN的中国用户输入网站网址，即时查看哪些网站在中国被屏蔽。

中共还拥有对中国公民在社交媒体上所发内容进行大规模在线监视的系统。2013年，据中国官方媒体《新京报》报道，政府招募了约200万名“舆情分析师”，以协助监控社交媒体平台，并为决策者进行信息汇总²⁸²。我们无法确认该数目是否属实，不过有独立观察人士认为，实际数目应该远低于此，但也十分庞大²⁸³。

政府还雇佣了一群被统称为“五毛党”（有传言称其报酬为一个帖子五毛钱，故得此名）的互联网评论员，旨在往对政府有利的方向影响舆论²⁸⁴。“五毛党”的具体人数尚不清楚，但据估计，其每年会发布数以亿计的社会评论。有学者将这一大规模政治宣传行为称作“虚造声势”（astroturfing）或“逆向审查”（reverse censorship）²⁸⁵。有学者在审视了数千个由“五毛党”发布的帖子后发现，这些评论员侧重于为政府举措进行宣传，以及引导互联网评论远离可能破坏稳定的集体行动²⁸⁶。目前尚不清楚“五毛党”有无参与向管理员举报内容²⁸⁷。

网络审查的严厉程度似乎在中共召开会议等重大政治活动期间，以及在著名活动人士遭到监禁或逝世等高度敏感时期有所增强²⁸⁸。2017年10月，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九大）在首都北京召开期间，当地互联网用户表示网页加载速度大幅减慢，无法使用VPN，甚至连微信等使用广泛的应用程序也不时中断²⁸⁹。至于政治活动期间，网速变慢是否为政府有意而为，中国当局一直不置可否。

公司对用户的审查

除了由政府直接采取的诸多举措之外，中国社交媒体审查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互联网公司肩负积极审查其用户的义务。作为其执行中国审查制度职责的一部分，这些公司必须拥有自动屏蔽和过滤内容的技术，以及对内容进行人工审核的员工团队。科技公司不仅负责监控和审查社交媒体上的公开内容，还有能力和责任监控非公开聊天群，甚至是一对一的对话。

公司动用人力和机力协同审查网络内容。至于哪些内容可以自动审核，哪些内容需要人工审核，不同社交媒体平台在政策上可能存在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动审查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社交媒体公司员工告诉美国笔会中心，大多数违法内容可以由公司软件进行自动检测和删除，而其余内容是否应遭到删除则由人工监控员决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员工告诉美国笔会中心：“要我说，我们平台的监控工作大概是30%靠人力，70%靠机器过滤。”

具体监控方法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对于博客文章或论坛帖子，公司可以对所有内容，或者针对某些特定主题或用户，设置发布前审核机制。公司还可以对自动审核系统进行微调，只检查网络社区的几个特定部分，供员工根据发布者、发布地点，甚至发布的IP地址，对内容进行分类和审核²⁹⁰。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各公司中有多少员工负责用户社交媒体帖子的日常监控和审查工作，但对大型社交媒体公司而言，所涉员工人数动辄数千名。2014年，研究员加里·金、潘婕和玛格丽特·罗伯茨假借在中国创建社交媒体平台的名义，向多名审查软件公司员工寻求在其平台上执行审查规定的建议。这些员工表示，社交媒体平台应以每50000名用户有2至3个审查员的比例为宜²⁹¹。若照此公式计算，拥有3.4亿用户的新浪微博需雇佣至少13000名审查员²⁹²。

除审查用户帖子之外，社交媒体公司还可以将严重违规或违规频率过高的用户逐出平台。尽管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公司都有权对违反其服务条款的用户账号进行封锁，但是在中国，这一权利时常被公然用以噤声异见人士、活动人士，以及其他被认为偏离中共所倾向路线的人士。用户通常不会被告知账号遭到封锁的原因，也没有任何对此决策提出申诉的渠道。再加上政府不断推动实名登记要求，用户账号一旦被封锁，要想重新注册新账号极其困难。

主要社交媒体平台都要求用户使用真实姓名、手机号码和身份证号注册帐号。这意味着人们在网上发布的评论通常与其真实身份挂钩。维权律师陈光诚因其维权活动屡遭当局打击，于2012年逃离中国。他向美国笔会中心就实名登记要求作出了解释：“中国共产党已经尽最大努力，让每个人在主要平台上进行实名登记。该制度的本质是想威慑人们。

如果你用真实姓名发表评论，那么你明白当局一旦指控你传播谣言，你就有被定罪的风险。”

除了各平台使用的人机结合的审查系统之外，新浪微博、百度贴吧等许多网站还鼓励用户自行标记或举报可能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这可能会导致违规帖子的发布者受到处罚或其账号遭到冻结。在腾讯兼职的内容审核人员每月举报300个帖子以上者，可赚取能进行应用内购买的虚拟货币²⁹³。而在其他没有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很难知道是什么促使用户将帖子标记为不当内容，而至于平台工作人员有无或如何审核这些标记，更是不得而知。某社交新闻分享平台的员工告诉美国笔会中心，对于“不清楚”的情况，会有审核人员介入作出定夺，但该员工不愿进一步透露细节²⁹⁴。

此外，用户标记不当或违法内容的实际频率也尚不清楚。以微信为例，公开发布的内容在被删除后会出现一条声称“此内容被多人举报”的出错信息。然而，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的研究员对此声明的真实性发出质疑，猜测微信可能在试图将自身塑造为“审查决定中的中立第三方”²⁹⁵。

中国的审查黑名单——不断演变、变化多端，且十分隐秘

中国审查制度中最具标志性的一部分或许要数其不断演变的被禁词条和短语。如果将这些词语输入搜索引擎，将不会返回任何结果；同样，含有某些被过滤词条的社交媒体帖子将被机器自动化的审查软件标记或删除。

有关中国审查制度的一个经常提到的记忆技巧是，遭受最严厉审查的词条与“三个T”有关：西藏、台湾和天安门事件（译者注：在英语中，这三个单词皆以字母T开头）。虽然与这些主题相关的言论的确经常遭遇审查，但被禁话题远不止于此²⁹⁶。事实上，中国的禁词黑名单广泛、灵活而细微，并非一个简单的、一成不变的禁忌话题列表，也因此更加有效和更具压制性。

尽管黑名单是中国审查制度中，外界相对了解较多的一个方面，但从根本上说，其出没于无形之中。中国政府对被禁词条不予公示，而负责确保这些违规概念不出现在其平台上的互联网公司也对此不予披露。

由于社交媒体公司负责对其用户进行审查，各平台会自行决定哪些词条必须被屏蔽，以符合法律对被禁话题的笼统界定。因此，不同平台上的违规词条会有所差异。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为公司集中提供互联网被禁词条的黑名单²⁹⁷。

有分析人士和社交媒体公司员工在接受美国笔会中心的采访时表示，要想预测哪类话题将被审查远比过去困难，而被审查的话题也较过去更为广泛。

研究人员还试图估测用户公开发布的社交媒体帖子、公共论坛和聊天群，甚至是私人聊天群中，有哪些关键字被屏蔽及其数量为何。作为多伦多大学的数字研究实验室，公民实验室主导了针对许多有关中国审查方法的研究：从中国最受欢迎的消息应用程序²⁹⁸，到视频平台²⁹⁹，再到手机游戏³⁰⁰，追踪了不同平台的关键字屏蔽趋势。这些研究成果

有助于彰显当前关键字过滤机制的日益纯熟。

审查机制的隐秘性

我们在技术层面对中国互联网审查机制运作的认知，大部分源于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负责分析审查规律的信息技术专家。公民实验室、中国数字时代、自由微博和GreatFire等团体都致力于追踪中国互联网审查机制的最新发展。至于其具体运作情况，由中国政府或公司主动向公众披露的相关信息少之又少。

根据目前能够掌握到的信息，社交媒体公司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基于关键字对内容进行自动删除。第一种是通过服务器完成：当用户发送消息或点击“发布”帖子时，其内容会经过设有审查规则执行指令的远程服务器。如果消息包含曾经被屏蔽的目标关键字，则将不会被发送。微信和新浪微博等平台均使用这项技术³⁰¹。包括直播平台新浪SHOW和YY在内的其他平台则采用第二种方法，即通过客户端进行屏蔽。在这种模式下，对可以不可以发布的内容进行界定的所有规定，内置在用户设备上所运行的应用程序中³⁰²。

欲进一步了解客户端审查的信息技术专家可以通过测试，分析审查规律并获取被禁关键字列表。这是在对应用程序进行逆向工程后，提取用于触发审查的关键字列表实现的³⁰³。但是对外界来说，要想在采用服务器端屏蔽模式的平台上观察其审查机制的运作更是难上加难。公民实验室研究主管西畑正志（Masashi Crete-Nishihata）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进行样本测试，即试图发送我们认为可能被屏蔽或触发屏蔽行为的关键词例子，看看另一端的结果如何。”

西畑正志告诉美国笔会中心：“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按照此项方法，我们无法获得完整的关键词列表，因为最终输出结果的准确度完全取决于你的样本和实际黑名单有多少交集。”换言之，研究人员可以对某些具体词条进行测试，查看其是否被屏蔽，但是永远无法获取完整列表。

新浪微博与公共场所禁词

在禁用关键词方面，拥有近4亿每月用户、功能与推特类似的新浪微博可以算是分析人士研究得最为频繁和深入的对象。由于新浪微博发帖的公开性，研究人员能更容易地分析哪些字词在该平台上被屏蔽。互联网研究员伍仟华在2011年研发了一项审查测试程序，对新浪微博供人们搜索用户所发帖子的搜索引擎进行检索。他发现，在最初测试的70万个词语和短语中，有超过1000个词语被屏蔽。

《中国数字时代》对该追踪系统的结果进行记录³⁰⁴。由于微博搜索功能在技术上的变化，自2015年以来，该自动追踪系统一直无法运行，故改由《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手动更新列表。目前，该列表包含近3500个被列入审查黑名单的词语。许多词语并非被永久屏蔽；相反，它们只是在突发新闻事件期间被暂时屏蔽，而一旦审查机构有理由认为这些词语的“颠覆性”含义已被人遗忘，则会重新开放访问。

有一些被全面封禁的词条是可以想见的：如“民主中国”、“台独”、“西藏流亡政府”等词组，以及与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有关的一系列词条。

而其他被禁词条则是对当下事态发展的回应，如近期被捕人士、丑闻等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这些受到审查的词语横跨各种话题，包括：

- 被捕异见人士：（如释放+刘霞，自由写作奖，贾甲+公开信）
- 持续发酵的事件：（如陕西+爆炸，榆林+大爆炸，三里屯+恐怖袭击，余姚+抗议）
- 政府丑闻：（如周永康+被捕，胡占凡+内幕交易，尚福林+贪污）
- 环球新闻：（如巴拿马文件，占领华尔街）

伍仟华向美国笔会中心分享了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他在研究工作当中的思索。他说：“技术的提高是主要变化。至于审查有所增多还是减少，倒很难说。更有意思的是关键字的细化程度。特定关键字组合被屏蔽的案例有所增多，而其单个组成部分并不会有问题。例如，‘习近平’本身没有问题，但将其与某些词组一并使用就会遭到屏蔽。所以说，审查变得更加复杂了。”

屏蔽新词条耗时极少，因此新浪微博审查员得以对社交媒体新动态进行实时响应，从而操控公众的在线讨论。以最近事件为例，2018年2月下旬，有报道称中共中央委员会计划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为习近平终身执政铺平道路。作为回应，新浪微博审查员屏蔽了“习近平”、“修宪”、“登基”、“长生不老”、“任期”，甚至“移民”等词条³⁰⁵。最后一个词条可能是由于消息爆出后，不论是出于认真考量还是讽刺目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搜索移民选项的趋势上涨所致³⁰⁶。

或许在外界看来，充斥着审查词语和短语的黑名单有如笨重不堪的钝器。但中国的黑名单，或者更准确地说，新浪微博应政府要求创建的黑名单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扩展性。

在平台与平台之间，有各式各样与“习”或“习近平”相组合而遭屏蔽的词条。在新浪微博搜索引擎上遭屏蔽的搜索字词组合包含影射：

- 习的集权（“习”+“皇储”、“皇帝”、“主席”、“首长”、“禁评”、“极权”、和“独裁”）；
- 习的前任与过去（“习”+“江”、“评价+江”、“史书记载”、“前任职”）；
- 习的个人生活（“习”+“女人”、“情人”、“前妻”、“情妇”）；
- 个人丑闻（“习”+“妹夫”、“妹夫”+“洗钱”——影射巴拿马文件事件中的指控）；
- 双关语与昵称（“习”+“金瓶”、“包子”——影射在2013年12月习被广为宣传的“人民公仆”包子铺之行）；
- 侮辱（“习”+“猪”、“难堪”、“抹黑”、“老”）与暴力威胁（“习”+“炸”、“除”+“习”、“习”+“爆炸”、“暗杀”）

该列表取自中国数字时代新浪微博搜索敏感词列表资料库

微信与群体和私人空间禁词

新浪微博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在线公众讨论空间之一，而拥有近10亿用户³⁰⁷的微信则是最受欢迎的群聊和私人消息平台。微信上的内容也同样受到严格审查。

例如，公民实验室研究人员在2016年发现了179个在微信群聊中被屏蔽的关键字。这些关键词涵盖一系列主题，从天安门事件到被政府视为“分离主义者”的藏族和维吾尔族团体，再到腐败案件和民主运动，都有涉及。公民实验室发现，在被屏蔽的关键字中，超过10%与中共高官的名字相关³⁰⁸。公民实验室在2016年的另一份报告中表示，微信屏蔽了与打压民权律师的“709镇压”有关的词条，如“失踪+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中国逮捕维权人士”³⁰⁹。被禁词条的中英文形式皆被屏蔽。

公民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还发现，使用中国电话号码注册的和使用国际号码注册的微信账号遭到的审查有所不同。只有使用中国大陆号码注册的用户才会被过滤信息，而且即使该用户后来将其号码更改为国际号码，该关键字审查机制仍会持续运作³¹⁰。

微信上参与讨论的成员越多，似乎遭到的审查就更为严厉：相较于一对一的聊天，群组聊天中被屏蔽的关键字更多³¹¹。这些发现与比起审查一对一讨论，中国政府更注重监控群体意见和防止政治动员的理论一致³¹²。

近年来，这一机制变得更加不透明：以热门消息应用程序微信为例，与先前不同，因关键字过滤被屏蔽消息的用户不会再被告知此事³¹³。而最近，就连用户在微信私人信息中发送的图片被屏蔽时，也未收到通知。

伍仟华的话说：“用户还有可能自以为发布或提交了一些内容，而他人可能根本无法查看，但用户对此并不知情。所以说，现在的审查方式更具多样性。审查制度比过去更加细微。”如此一来，审查制度几乎出没于无形之中：参与聊天的用户必须相互打听有无收到所发信息，才可能意识到其对话已遭到审查。

对私人社交媒体通讯的审查

有社交媒体用户告诉美国笔会中心，由于微信上的私人聊天群最多可容纳500人，其被视为相对安全的信息共享平台。这有助于人们避免其帖子被疯传，从而招致传播虚假谣言起诉的风险。由于其作为网络空间的相对安全性，私人聊天群也被在华人权倡导者、记者、作家和艺术家使用，以分享信息并与海外记者和支持者就更为敏感的话题进行讨论。

然而，有资深活动人士对“私人”微信群组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³¹⁴。这种怀疑是有理由的：在2017年，有关微信私人聊天群和一对一对话遭到审查，以及私人聊天群被关闭的报道都有所增加³¹⁵。仍然居于北京的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向美国笔会中心表示：“中共知道这些微信群的主要组织者是谁，（而且）他们能追踪群内的讨论内容。我们知道，微

信上的任何东西基本上都被警察看在眼里。用微信来组织活动是非常危险的。”有维权律师指出，没有犯罪前科的普通公民因在私下发表的网络言论受到惩处的情況越来越普遍³¹⁶。

当局访问私人微信群内容的方式仍然不透明。如先前所述，有新法规要求聊天群管理员向当局举报成员的违法言论。此外，聊天群人数越多，就越容易被警察或线人潜入。更重要的是，中国活动人士普遍认为，警方使用数字监视工具来窥探私人聊天群。目前尚不清楚的是，这些国家监视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交媒体公司自身的积极配合才得以实现³¹⁷。微信的拥有者腾讯控股表示，其没有读取或监控用户的微信³¹⁸。但是，如果其所述为实，便意味着腾讯没有遵守相关法规。有接受美国笔会中心采访的专家说，腾讯的声明仍有很大的解读空间。腾讯拒绝回复美国笔会中心的置评请求。

2017年9月，建筑工地包工头陈守理因在私人微信群中，就一位政府高官的婚外情传闻发了一句玩笑话而被处以拘留（请见附录以了解更多细节）。即使在数月之后，陈守理仍然对当局如何盯上他的评论百思不得其解。如《华尔街日报》所述：“陈先生不知道他的评论是怎么被标记的。陈先生说，虽然警方经常监控知名社会活动人士的社交媒体账号，但他之前从未触犯过当局。他认为他提到的官员名字可能在重点关注对象名单上，或者是聊天群的453名成员中有人打了他的报告。”³¹⁹

这种不透明性当然是有意而为的。只要让民众不确定什么会触发审查员的警报，不知道能否在任何在线论坛上“安全地”、自由地发表言论，就会引发广泛的自我审查。

与此同时，微信的审查重点和范围似乎还在不断扩大。2017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逝世，成为多重意义上的一个分水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程，刘晓波的家人冒着警方的严密监控，将相关照片和信息发给了一些朋友，再由他们在社交媒体和外国网站上广泛传播，从而引发了国际上对刘晓波痛苦处境的普遍关注。包括美国笔会中心在内的许多密切关注此事的机构都认为，中国拒绝向刘晓波提供及时的医疗救治加剧了他的病情恶化，从而加速了他的死亡³²⁰。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发现，刘晓波才刚过身，带有他名字的内容便立即遭到屏蔽，连附有他肖像的图片也被过滤，即使在私人微信对话中也不例外³²¹。公民实验室指出：“他的逝世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在对群聊和微信朋友圈进行图片过滤的基础上，一对一聊天中的图片也被过滤。”³²²

独立中文笔会协调人张裕也注意到，在刘晓波去世前后，审查变得异常严格。他告诉美国笔会中心：“当我与身在中国的作家通过微信进行一对一交流时，我不想因为发表任何敏感的言论让他们陷入麻烦。但刘晓波逝世之后，有国内的人问我，既然我（作为旅居国外人士）拥有言论自由，为何一言不发。事实上，我发送了好几条信息，但它们早在我的联系人看到之前就被自动删除了。”

中国政府在刘晓波被火化之后，将他的骨灰撒向大海，确保其在世上没有能够供抗议者或异见人士聚集的葬身之地。同样，当局还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社交媒体审查手段，让刘晓波在去世之日也无法在网络世界中接受悼念。当局的动

机自然是为了防止民众在刘晓波逝世之后形成动员，但是其为删除相关图片而采用的新兴审查技术也凸显了中共在审查方面意识形态的扩大。

网络权利倡导者、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洛文告诉美国笔会中心：“在（他去世）之前，是可以在微信上讨论刘晓波的。只要你远离某些话题，如《零八宪章》以及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的医疗状况，你仍然可以谈论他，不过最终还是由政府说了算。在他去世后，凡是提及他名字的内容被全面禁止。仿佛（政府审查机构）在宣告，‘这场讨论就此结束，别再没完没了的了。’”

抗争审查的方式及其不足

尽管政府拥有纯熟的审查机制，但在当今中国，社交媒体仍然在揭露关乎公共利益的重要事件和促进社会对话方面发挥着作用。

这不仅限于力求逃避中国审查，为其奋斗目标投入毕生精力的活动人士。精通互联网、对政府声明不屑一顾，并善于制作网络搞笑图片的中国网民也可以绕开审查员的耳目，进行网络交流。

为了避免被审查员击中，互联网用户迫不得已地变得越发精明和富有创造性，因此常常在帖子中融入幽默感。关心时政的用户可能团结协作，通过不大可能遭到自动审查的半私密渠道传播信息。尽管互联网用户向大量受众传播政治评论的能力受到严重削弱，但仍然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为了规避或尽量减少审查，中国互联网用户使用了各式招数，但却都有不足之处：

1. **文字游戏**：用极具喜剧效果的同音字代替原词等文字游戏一直是中国语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今天，它演变成了普遍使用的规避审查手段。有的变通方案很容易理解。例如，社交媒体用户曾用“柳丝”来代指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因为这两个字在普通话中是“六”和“四”的谐音。但是后来，这一招数被审查员识破，导致含有“柳丝”字样的词组遭到屏蔽。其他同音字则稍显晦涩，例如用“河蟹”来讽刺中共对社会“和谐”的痴迷，以及其使用“和谐”这一委婉语代称审查和政治迫害的行径。不通过谐音进行创意造词的常见文字游戏包括用姓氏来代指知名活动人士，例如用“刘先生”来代称刘晓波。

作为规避社交媒体审查的工具，文字游戏的使用非常广泛，以至于在2009年，有网民开始制作一系列有关“神兽”的讽刺性网络搞笑图片、歌曲和视频，而这些“神兽”实际上是指代被禁概念的同音字³²³。

然而，审查员屏蔽创意文字游戏的速度堪比人们创造和推广这些新词的速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关心时政的网民会用此类暗语交流，以至于其圈子以外的人们都无法理解。因此，前者要想传播信息和作出评论

变得更加困难，这也正合了审查机构的心意。

2. **图像和网络搞笑图片**：图像和网络搞笑图片的审查难度更大，尤其是含有语意模糊或暗示性文字说明的图像和图片。社交媒体用户可以通过分享文本截图，以免原帖因为含有被当局视为敏感的文字而遭到自动屏蔽。多年以来，许多社交媒体用户分享了小熊维尼的图片，以取笑面孔和身形与其有相似之处的习近平。2017年7月和2018年2月下旬，主要在线平台对维尼熊的图片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删除³²⁴。

但是，由于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搜索功能都不支持图片检索，人们难以获取以图片形式传递的信息。当局也似乎有选择性地使用了可以扫描并自动删除特定图像的审查技术。正如本报告所述，在异见人士刘晓波于不久前去世之后，当局展现了其即使在私人聊天中也能屏蔽图片的威力。这一新动向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它封堵了此前公民用来绕过网络审查的一个重大漏洞。

3. **VPN**：用户可以通过VPN，以访问推特和脸书等外国社交媒体网站，WhatsApp和Signal等聊天应用程序，以及其他在中国被屏蔽的互联网内容。一些中国人在外国社交媒体网站上非常活跃，拥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关注者。虽然这些对话发生在中国的防火长城之外，但相关信息仍然可以零星回流至中国民间社会并进行传播。在一些情况下，中国公民会让其身在海外的朋友帮忙，在网上扩散他们自身因安全原因不敢发布的信息。

但是，中国只有一小部分人使用VPN³²⁵。通过外国社交媒体网站发表意见的人们意识到，其言论的主要受众为外国人和赞同其观点的中国人，而非广大中国互联网用户。此外，如前面所提到的，政府似乎对关闭未经授权VPN使用越来越动真格。

4. **私人聊天群**：正如本报告先前所述，人们通常使用私人聊天群来分享信息和进行相对安全的对话。作家、活动人士、诗人、艺术家和律师群体都有许多常用的在线聊天群，且每一个群都可能数百位成员。相较于WhatsApp、Signal等外国聊天应用程序，这些群聊通常在微信上进行。虽然聊天群中的内容并不对外公开，但成员通常允许其他人在群组外分享其信息。因此，这些信息可能被传播到其他聊天群中，或者是公众社交媒体帐号上。有聊天群用户表示，虽然他们认为当局有可能监控他们的私人对话，但即使他们在私人聊天群和公众社交媒体帐号上发布相同的内容，前者被删的频率似乎不及后者。

当然，相较于拥有数百万关注者的公众号，在有数百个成员的聊天群中分享的信息更难接触到大量受众。鉴于集体组织行动的敏感性，当局有可能将群聊视为颠覆政权组织的开端，从而对群组成员进行打击。当局已经对通过聊天群计划的、与政治敏感话题有关的活动进行过疏散和逮捕，如天安门事件纪念活动或探讨香港民主运动的会议。中国检察机关已将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等罪名对嫌疑人进行了定罪。（具体案例请见本报告附录）。

用于规避审查制度的文字游戏

五月三十五：互联网用户试图用该虚构日期指代天安门广场上的“六四”事件。审查员已发现其含义，因此该短语目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常常遭到屏蔽。

米兔：代指英文中#MeToo反性骚扰和性侵害运动的中文谐音词。虽然官方媒体对该运动进行了报道，但是当局已经开始审查含“#MeToo”字眼的帖子。因此，网民开始创造新词，以绕开审查员的耳目³²⁶。

草泥马：羊驼的中文名，但听起来像是脏话“操你妈”。该词在2009年起被广泛使用。2012年，中国互联网用户将7月1日，即

中国共产党建党日定为“草泥马节”。该词已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全面禁止，但仍是民众反抗中国政府压制表达自由的象征。

维尼熊³²⁷：2017年，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带有“小熊维尼”字眼的帖子和该卡通人物的图片遭到封锁。自2013年以来，便有中国互联网用户笑称，维尼熊挺着圆圆肚子的侧面形象与习近平的身形相似。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促使当局最终决定对维尼熊和习近平的各式对比进行打击，但是现在与小熊维尼有关的网络搞笑图片遭到越来越严厉的审查。2018年2月，政府考虑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声明一出，便有网民以“维尼皇帝”的图片作为回应³²⁸。

西藏和新疆——社交媒体审查和镇压的特殊目标

在位于中国西部西藏和新疆，民族关系极其紧张。有迹象显示，这两个地区的社交媒体遭受尤其严厉的审查。鉴于中国政府对社交媒体作为鼓动集体行动的工具的恐惧，这便不足为奇了³²⁹。此外，当局似乎尤其针对这些地区中违反相关社交媒体限制的人士，对其予以凶狠打击³³⁰。中国政府还对国内外的藏族和维吾尔族民间社会团体进行监视和以恶意软件袭击。公民实验室对这些行为的多次案例进行了充分的解析和记录³³¹。

包括美国笔会中心在内的众多人权组织³³²都记录了中国当局在西藏和新疆，对藏族和维吾尔族人民的文化与宗教认同和表达权的系统性压制³³³。中国对这些地区社交媒体的严格管控是此类压制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9年7月，新疆西端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和汉族之间发生暴力冲突，造成近200人死亡。当局在事发后彻底切断了整个新疆地区的互联网服务10个月³³⁴。官方媒体新华社解释称，当局采取中断网络的激烈手段，是因为这些骚乱是通过互联网、短信和长途电话组织的³³⁵。

自此之后，中国政府便打着“公共安全”的幌子，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严厉程度远超出全国其他地区的网络管制³³⁶。虽然中共官员纷纷将矛头指向穆斯林“宗教极端分子”和“分裂主义分子”，称其为骚乱的罪魁祸首，但有人权团体表示，暴力事件是身为少数民族的维吾尔人对中共文化和宗教压制的反击，并警告进一步的镇压行动会适得其反³³⁷。

根据2015年出台的电信规定，新疆供应商必须向警方提供所有手机或电脑购买者的详细个人信息³³⁸。在检查站，武警经常查看民众手机，检查其是否装载了推特、脸书等被禁的外国应用程序，并翻看短信查看有无讨论宗教内容³³⁹。

由于中国法律对何种内容构成“恐怖主义内容”或“非法”宗教材料的界定模棱两可，已有数千名背负着这些模糊罪名的维吾尔人遭受牢狱之灾³⁴⁰。他们中包括经济学家、美国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得主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³⁴¹：他在其新浪博客上的文章被广泛认为是温和派的见解³⁴²；他还联合创立了网站《维吾尔在线》，以增进维、汉两族间的相互理解³⁴³。2014年，在一场被美国笔会中心称为“闹剧”的审判过后，他以主张“分裂主义”的罪名被处以终身监禁³⁴⁴。

2016年，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侄女被警方抓获，因为她的手机上被发现有他的照片和《自由亚洲电台》对他的新闻文章。有报道称，她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但有关其案件的公开信息少之又少³⁴⁵。

2017年五月，新疆一位维吾尔族女子因在个人QQ页面上赞颂安拉并摘录《古兰经》被警方逮捕。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嫌疑人“对其在QQ空间上传宣扬极端宗教思想内容文字图片的事实供认不讳”³⁴⁶。尚不清楚她目前情况如何。

根据中国官方新闻报道³⁴⁷和人权团体³⁴⁸，数千名被当地官员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易感人群”的维吾尔人被任意拘留并送往“政治教育”营，接受中国政府的政治宣传并被迫学习汉语。当局声称此举的目的是打击“恐怖分子。”³⁴⁹实际上，中国政府之所以推行这项行动，是因为它将大部分维吾尔人视为“极端分子”，并将文化或宗教表达自由的和平行使视为策划危险颠覆行为的证据³⁵⁰。使用西方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是可能导致维吾尔人被送往政治教育营的“罪行”之一³⁵¹。

新疆是中国政府积极开辟的试验田，以对其最具雄心和侵略性的几项监测技术进行测试。这不仅是对当地民众隐私的大规模侵犯，还预示着政府可能会将这些监控项目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地区³⁵²。

2016年7月，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政府要求市民在其智能手机上安装一款可自动检测并删除“颠覆性”材料的应用程序³⁵³。新疆公安局承认，其从2016年8月开始采用名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数据汇总平台，从各类来源收集个人数据以实行政治监控。信息来源包括用以收集智能手机和电脑IP地址的“WiFi嗅探器”。正如人权观察所述，该监控系统被安全人员用以打击和拘留民众，甚至将他们送往“政治教育”营³⁵⁴。目前尚不清楚社交媒体监控在该系统中所占比重。

维吾尔族人权团体维吾尔人权项目（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中文协调员祖拜拉·夏木希丁（Zubayra Shamseden）向美国笔会中心总结道：“如果维吾尔人在使用智能手机时没有多长个心眼，也就是说，没有为避免政府处罚而进行自我审查，那么他们可能被送往‘再教育营’、被判处长期监禁，或者直接消失。”

美国笔会中心在报告附录中汇总了数起新疆民众因其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行遭到逮捕的案例。其中包括有媒体报道的当局于2013年夏天在新疆针对“传播宗教极端主义”进行镇压一事，据悉有100多人遭到拘留³⁵⁵。据报道，这些逮捕与

中国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有关³⁵⁶。

在西藏，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遭受审查的情况更加不明朗。除非获得当局的邀请，否则外国记者不得进入该地区开展报道工作³⁵⁷。西藏，或者更具体地说，任何涉及西藏独立的讨论，长期与天安门事件和台湾并称为在中国最常被审查的三个话题³⁵⁸。

西藏自治区是由中国划定的行政区域，有许多藏人聚居于此。自2008年起，西藏民众便被禁止持有或展示达赖喇嘛图片。虽然西藏不同地区的执法力度各异，但有违反禁令者被判处长达18年的监禁³⁵⁹。

禁令所涉范畴包括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图片³⁶⁰。2017年3月，来自西藏东部石渠（Sershu）县的一位名叫更敦（Gedhun）的青年男子因在网上分享达赖喇嘛和被禁的西藏国旗图片而遭到殴打和逮捕³⁶¹。美国笔会中心在报告附录中收录了另外六起被媒体报道的，藏人因分享或单纯持有达赖喇嘛照片，或仅仅试图庆祝达赖喇嘛生日而受到惩处的案件。其中，20名僧侣在2014年因为被指在微信上分享了达赖喇嘛的图片而被处以拘留，可能还受到了其他指控³⁶²。

因所发帖子内容被处以监禁的藏人数量不明，但其中包括笔名为雪合江（Shokjang）的知名博主珠洛（Druklo）。他在2016年2月因撰写有关大量警力被派驻西藏的博客文章和在微信上分享图片，以“煽动民族分裂罪”和“破坏社会稳定罪”被判入狱³⁶³。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他目前正在服刑³⁶⁴。

美国笔会中心在本报告的附录中收录了七起藏人因其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被抓捕的案件。如上所述，其中包括因分享达赖喇嘛照片而被拘留或起诉受审，以及因分享西藏自焚抗议活动相关信息而被拘留的藏人。据报道，在过去八年中，已有140多名藏人以自焚的形式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政策³⁶⁵。有学者和活动人士认为，这些抗议活动在国际社会中相对不为人知，与中国政府通过社交媒体管制等方法限制自焚事件相关信息的传播不无关系³⁶⁶。

由于国际社会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渠道十分有限，因此很难获知因为在社交媒体上行使表达自由权而被捕的确切人数。但总体而言，从中国对西藏和新疆互联网的审查政策不难看出，同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当局在藏、疆两地对表达自由权的压制更加强硬。

第三部分

作家和艺术家受到的影响

放眼全球，社交媒体对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的工作都至关重要，在中国大陆也不例外。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积累人脉、分享作品、确定新项目的主题、扩大受众并与其开展交流。记者和新闻编辑通过社交媒体采集新闻，以及推广他们的文章和多媒体作品。毫无疑问，对于实现这些目标，国内社交媒体平台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渠道；美国笔会中心采访的大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都表示，外国社交媒体网站在其工作中仅扮演次要角色。

在华作家越来越多地专门针对其网上受众创作文章、散文、诗歌和小说。在过去的十年中，大量在线新闻和文学平台纷纷涌现，且大部分都在传统国有媒体的范畴之外。根据政府报告，中国的网络文学产业正蓬勃发展，在2017年创造了20亿美元的产值³⁶⁷。这些网站中，有许多都提供众筹和发表评论的选项，以促进观众参与。百度的搜索引擎目录包括网络小说。网络小说作者可以一次性全部发布或分期发布其作品并收取费用。阅读网络小说和网络漫画已成为许多中国人最喜爱的消遣方式³⁶⁸。一些作家会在其微信帐号上自助出版作品，或者与作家群体合作创作网络出版物。任何下载了微信应用程序的用户都可以关注这些帐号并在有新内容发布时接到通知。作家通过承接广告、为赞助商撰写个性化的软文，或者接受读者可通过微信钱包轻松完成的“打赏”赚取收入。相较于处于国家管制之下的，常有书籍或期刊因违反审查限制而被改动或禁止发布的正式出版体制，这些选项中，有一些至少在理论上开辟了体制外空间³⁶⁹。

社交媒体除了是推广和销售作品的平台之外，还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了重要的积累人脉的机会。有受访者告诉美国笔会中心，他们经常通过社交媒体向其各自行业人士寻求支持和建议。例如，在由独立摄影师创建的职业微信群中，成员能就摄影技术交换意见并发送作品样品寻求反馈，需要成组照片的媒体编辑也能通过该群向自由职业者委托拍摄。在诗人和电影制作人的聊天群中，成员能为其他成员的作品提供反馈，并组织诗歌朗诵会和电影放映活动，包括阅读或展示可能被视为政治敏感作品的非公开活动。先前介绍的豆瓣就是一个供创意人士撰写和分享书评、乐评和影评的热门平台。

然而，随着网络文学平台人气日益高涨，政府对其内容的管制也日益扩大。2017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宣布了对文学网站进行“评分”的计划，以100分为满分，将对评分低于60分的平台进行进一步考察³⁷⁰。其中，出版和传播“优秀作品”的网站将最高获得15分，这相当于将公开发布于这些网站上作品的文学价值交由政府监管机构评估³⁷¹。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台将最高获得45分³⁷²。虽然这些计划仍处于初期阶段，但是该公告强烈地激励了作家和这些平台的管理人员发表让中共满意的内容，并隐晦地对不乖乖照做的人发出威胁。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在文学平台的吸引力逐渐增长之时，广电总局对其发布内容实行更多管制的举措，反映了国

家机关对社交媒体现象作出反应的一贯模式。中国社会趋势追踪网站《微博热点》(What's on Weibo) 主编棵小曼 (Manya Koetse) 表示：“在新的媒体形式刚刚出现时会有一个空白，即更为广阔的试验空间，例如（2016年）直播中各种疯狂视频的出现，以及微信刚开始流行时的景象。”

有观察人士指出，在2011年微信刚刚推出的头几个月里，发言空间相对开放，但情况在审查机构开始留意这一日益流行起来的平台后发生了改变。同样，在2016年直播开始在一直播和斗鱼等平台上流行时，用户发布的视频五花八门，从钢管舞表演到装扮成美人鱼，再到直播吃面条，主播们所做之事无奇不有³⁷³。而在2016年5月，中国监管机构通过了一系列法规，禁止在直播中出现“不当或色情内容”，包括禁止带有挑逗性地吃香蕉以及穿着长筒袜和吊带袜³⁷⁴。棵小曼告诉美国笔会中心：“即使在直播上，人们也需要登记姓名，而且必须遵守一定的指导方针。”

即使是在已经建立了审查机制的老牌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常有发人深省的内容生根发芽，但是它传播越广，就越有可能戛然而止。例如，2017年4月，一名籍籍无名的农民工在文学社交媒体平台正午故事上发表了记述她在北京艰苦生活的文章，一夜之间引起轰动。这篇名为《我是范雨素》的文章被超过一百万人阅读³⁷⁵。就连包括政府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在内的中国国有媒体，也对范雨素和中国大城市中弱势农民工的困境进行了专题报道。

然而，尽管被官方媒体积极报道，但范雨素的文章在网上被疯传了一周之后便遭到无理由的删除。棵小曼指出：“这与柴静关于中国污染问题的纪录片《穹顶之下》的遭遇非常相似。官方媒体在最开始对其表示认可，就像范雨素的文章一样。然后它们因为被传得太过头而遭到删除。”2015年的环境纪录片《穹顶之下》经常被比作阿尔·戈尔 (Al Gore) 《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的中国版。该片的观看量高达数百万人次，在刚发布时受到了政府官员的积极回应，但却在一周后被中共审查机构勒令屏蔽³⁷⁶。

这些案例有助于表明，中国当局对任何可能影响公众舆论或引发群众动员的势力严加监控，特别是涉及污染或许多劳工面临的严酷现实等敏感话题的内容。凡是在网上引发疯传的内容都可能成为怀疑和被密切监视的对象，且随时可能遭到屏蔽。上述案例还显示，当局允许一些内容在网上得到一定限度的传播。这表明当局认为社交媒体可以在释放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减压阀的作用，让民众感觉他们有些许能力让自己的心声被听见。

然而，当局对除政府之外的任何人所引发的集体行动的恐惧，最终使得热门文学作品、纪录片、文章或其他社会表达作品沦为标靶。

至于社交媒体用户应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发表见解，仍然处于当局的严格管制之下。网络言论的领军人物还可能仅仅因为拥有大量受众而成为打击对象。2013年，当局对一批在中国被称为“大V”的社交媒体影响者进行了打压。“V”指的是标明用户身份已被验证 (verified) 的徽章，在日常使用中代指拥有大量关注者的用户³⁷⁷。大V多为成功企业家、明星、作家和学者，他们之中受到打压者曾频繁对中共提出批评。此次打击行动与政府大规模的反“虚假传言”行动，以

及习近平消除竞争对手的权力集团、巩固自身对中共领导地位的长久之计在同一时段发生。2013年9月，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社论说：“‘发言的自由’不是‘造谣的自由’，任何国家都不会允许诽谤他人的‘言论自由’。那些批评司法解释‘侵害公民言论自由’的人，抹杀了‘自由’和‘无序’的区别。”³⁷⁸

此次行动中，备受关注的打击对象包括敢说敢言的风险投资家王功权。他因为对释放活动人士许志永的在线请愿活动进行宣传在2013年9月被拘留，并在一个月之后以“扰乱公共秩序罪”被正式逮捕³⁷⁹。亿万富豪投资人、直言不讳的政府批评者薛必群（网名“薛蛮子”）在新浪微博上拥有数百万关注者。2013年8月，当局以涉嫌嫖娼为由将他逮捕³⁸⁰。但在官媒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电视“忏悔”中，他主要对其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表示悔改，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他在重压之下被迫而为的。

薛必群常常被外界评价为中国最知名的自由派网络评论员之一，以涉足有争议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讨论闻名³⁸¹。他在“忏悔”中说：“言论自由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网络社会上缺乏制度和法律规范，一样会导致膨胀，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没有限制。这就是现在网络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之一。”³⁸²北京警方表示，他在2014年因身患疾病被取保候审³⁸³。

就在被捕的前几天，薛必群还与其他七名大V与当时被外界称为“互联网沙皇”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进行了有关“网络名人社会责任”的公开圆桌座谈³⁸⁴。鲁炜告诉与会者，大V有为其关注者“传递积极向上的理念”、“弘扬中华民族美德”和“倡导社会诚信”的公民责任³⁸⁵。鲁炜后来因为贪腐指控落马。

对大V的打击行动给众多社交媒体用户带来了恐慌。据媒体报道，有用户提心吊胆到要求平台撤除其验证徽章，以降低关注度³⁸⁶。还有用户向美国笔会中心表示，相较于更多地面向公众开放的新浪微博，他们认为微信等只能在已添加的联系人之间分享信息的社交媒体平台更有安全感。正如一位作家所言：“（微信）感觉更像是客厅，而非大型公共场所。人们不能分享你的帖子，使它被疯传。”但即使在微信上，用户也有所防范。驻北京的作家兼翻译刘欣说：“我肯定会避免在微信上提及某些字眼。我关注的作家们也不会发表任何敏感内容。我最近没有怎么上微博，但是从我认识的活动人士朋友的遭遇，我知道账号很容易被封。中国的大多数作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我审查。”

刻意避免让帖子被疯传或者在网上收获过多关注者的行为，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审查，这对试图扩大受众群体并通过线上参与谋生的作家和艺术家尤其不利。随着中国当局采取一系列新举措，以限制网上空间和削减知名用户影响力，社交媒体作为创意表达媒介的愿景变得越发暗淡。

审查对艺术和文学表达的影响

社交媒体对各行各业人士来说都非常重要。因此，许多中国人即使不自认为是活动人士，甚至是特别关心政治的人，

也会特别注意社交媒体的各项审查限制。一位作家向美国笔会中心表示：“即使是不为工作，而只是单纯为了社交，被禁用微信都将是一场灾难。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没有人能找到我。几乎没有人有我的电话号码，连我的好朋友也不例外。”对于收入和工作上的重要人脉都与社交媒体平台挂钩的作家和艺术家而言，被禁止访问某些网站或使用某些应用程序可能会断送其职业生涯。

对于想要提及政治或其他敏感话题的人们来说，风险巨大且持续增长。重要的是，对中国审查制度的分析通常着重于它对亲民主活动人士和维权人士的影响。然而，中国的创意人士和艺术家群体也受到审查制度的制约，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有时会被忽视。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对社交媒体的打击不断升级，许多选择进行社会和政治评论的艺术家和作家都境遇不佳。

有作家对被禁话题或词条相关规定的透明性和变化无常表达了恼怒之感。他们告诉美国笔会中心，他们小心行事，生怕引起当局注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自我审查，以避免招致可能威胁其职业生涯的后果。但也有不少人并不愿意完全避免参与政治敏感话题的讨论，并一直在试探会导致社交媒体帖子被删的界限。

作家们说，尽管有许多的不如意，但与传统的印刷出版商相比，网上出版的表达自由还是相对较多。他们表示，社交媒体在中国的突出作用使创意领域变得更加民主，因为消费者有更多方式支持创作者，例如参与众筹、订阅分集式内容，或者使用数字支付应用程序在线打赏创作者。

北京的单向街书店（现名“单向空间”）是北京青年文学和知识分子群体的著名集散地，在社交媒体上十分活跃。书店通过在新浪微博和微信等国内平台以及脸书和Instagram等外国网站上的公众号，在网络上推动关于社会和政治议题的对话，不断试探当局底线。

该书店读物《单读》的主编吴琦向美国笔会中心解释说，越来越难猜测当局会认为哪些内容有问题。他将其比作一个持续的实验过程，并说：“我们用更隐晦的方式来代指政治问题，通常都没有问题。但有的时候，我们会直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些东西，看它是否会被删除。”

随着网络审查限制收紧，对一些用户来说，被删帖是最不要紧的后果。作家和机构必须将其社交媒体帐号被完全关闭，或其账号管理员因发布“非法内容”被捕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不过绝大多数受访者告诉美国笔会中心，他们对哪些主题可以试水（如某些社会问题）和哪些主题根本不可触及（如直接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有粗略的认识。

众所周知，当局在一年中的特定时段会保持高度警惕，例如天安门事件周年祭以及高层领导和政协委员在每年春季举行的“两会”等重大政治集会，因此公民在此期间尤其应该谨言慎行。

最近，在中共宣布修改中国宪法，从而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计划时，当局也同样加大了审查力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作家告诉美国笔会中心：“我试着在我微信的个人的朋友圈中对修宪一事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评论。几个小时后，我发现我的账号被封了。现在我无法访问我以前的帐号和查看我以前的帖子和联系人。”虽然这位作家成功创建了一个新账号，但她告诉美国笔会中心：“我没有再尝试发布有关修宪的帖子。”

有视觉艺术家告诉美国笔会中心，他们自认为通常比作家拥有更多自由，但视觉艺术的审查规定可能更加难以预测。一位与中国数家领先网站合作的资深摄影师表示：“有时候我的作品会莫名其妙地被删除，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还说：“我认为这可能取决于编辑为我的配图文章选择的标题，或者它是否被疯传并在网上引发激烈讨论。我不认为我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作家和艺术家抗争审查的个案研究

许多中国职业作家和创意人士的故事展现了个人为了能在中国表达自我，不断争取空间的勇气和坚持。在一个无情镇压、无所不包的审查制度之下，人们还是想出了大大小小的方法进行抵制和反抗。作为创意人士，分享自身作品的热切愿望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他们对谋生的渴望也同样热烈。尽管社交媒体具有发掘新机会和扩大受众的潜力，但现实是，社交媒体只要稍稍出现一线生机，就会被当局迅速摧毁。因此，作家和艺术家陷入了审查员和互联网用户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之中，而且从长远来看，通常都是猫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本节中，美国笔会中心提供了三个简短的案例研究，以阐明选择与审查机器作斗争的作家、博主和艺术家们可能遭受的一些足以改变人生轨迹的严重后果。

此外，美国笔会中心还提供了一个关于中国#MeToo运动的简短案例研究：这场社会变革运动因为社交媒体成为可能，也因此受到社交媒体审查的重大影响。

案例研究一：叶海燕（网名“流氓燕”）——从女权博主到画家

在中国某个主要城市外郊的艺术家聚居区里，知名女权主义活动人士叶海燕正试图过着清净的生活。她曾经是一位多产的博主。2010年，叶海燕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自己作为性工作者的接客日记遭到审查，她随后转战规模相对较小的天涯微博。从她的网络影响力可以看出，即使她被迫撤退，也不能阻挡她的惊人事迹如野火燎原般传开³⁸⁷。

叶海燕在叙述她决定为农民工提供一天免费性服务的缘由时写道：“用我的高风亮节对比政府的麻木无情……这个社会有许多的不平等。起步、机会、权利、发展不平等……性，居然也不平等。”³⁸⁸像中国其他活动人士一样，叶海燕并不打算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因为这可能导致大型逮捕行动。相反，她决定以她个人出发、从小事做起，并通过社交媒体宣传她的诉求。

2013年，在中国南部的岛屿省份海南，民众对当地政府官员和学校校长性侵学童的事件大为愤怒。叶海燕顺势而为，在当地举办了一场小型示威游行，她在社交媒体上的相关帖子遭到疯传。她手举“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的自制海报进行抗议³⁸⁹。这张照片很快在网上疯传，并引发数千名网民自发绘制海报进行效仿³⁹⁰。

在那之后，叶海燕成为了安全人员持续骚扰的对象。正如2016年纪录片《流氓燕》所述，2013年5月，11名人员闯入她的家并袭击了她³⁹¹。叶海燕挥舞着切肉刀赶跑了他们，却被当地警察以她导致其中几位袭击者受伤为由，处以13天拘留³⁹²。不久后，她和她14岁的女儿在2013年7月从她们位于广东省南部的家³⁹³中被强行逐出。

此后，叶海燕不断地在搬家，以躲避当局的注意。由于她的护照被没收，她无法出国；有时她家的电源还会被切断³⁹⁴。2017年秋天，叶海燕在接受美国笔会中心采访时说：“这种压力直到我婚后搬去和我丈夫同住后才有所缓解。”

她表示，她已经完全停止撰写博客，且仅用她的个人微信账号与朋友保持联系和出售她的作品。叶海燕自学了中国古典绘画，因为她视之为不那么具有“政治性”的表达形式。她告诉美国笔会中心：“我不希望政府把我看作异见人士。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远离政治、专心画画一段时间，它们就会开始把我看作一个普通公民。这样的话，与它们进行对话就会更容易。”

叶海燕说，她在卧室里挂了一幅画，上面有一个身着古代士人长袍、闭着眼睛背对窗户而坐的男子。她说：“这幅画代表了我的心境。这位士人身在家中。他不要与外界接触。他在等待。”

案例研究二：政治漫画家巴丢草

巴丢草是中国最著名的政治漫画家之一。他出生于上海，最初是一名主流视觉艺术家，从事绘画和雕塑等工作。他在新浪微博刚刚开始流行之际便成为用户，并对当时能在上面就多种话题进行公共对话的自由深深着迷。巴丢草在接受美国笔会中心采访时表示：“这让我觉得，我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贡献我的见解。”

但是，他家中长辈由于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期间，即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对知识分子的镇压中遭受迫害并失去亲人，给他下了最后通牒：“我家里人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政治艺术家，你要么离家，要么就此作罢。”他们或许是担心巴丢草和他们自身的安全，因为当局为了震慑和惩罚异见人士，经常对其亲属进行威胁或处以拘留。

巴丢草说：“即使你想做一些轻松搞笑的，丝毫没有直接与体制对抗的事情，你仍然可能触犯它们。除非你像艾未未那些人一样愿意承担风险，否则你真的必须做好‘消失’好几天的准备。”³⁹⁵在考虑了他所选择的职业道路所具备的风险后，巴丢草移居澳大利亚，以进行讽刺漫画的创作。出于想继续留在中国互联网上参与讨论的愿望，他曾在其新浪微博账号上分享他的漫画作品。为了隐藏他的真实身份和保护家中亲属的安全，他给自己起了这个化名。

然而，随着中国政治气候日益紧张以及其知名度越来越高，巴丢草还是引起了审查员的注意，尽管他早已离开了中

国。他说：“他们开始冻结我的账号，然后删除它们。那段时间，不断开设新账号的人们开玩笑说，我们像达赖喇嘛一样经历（轮回）。虽然我们都有备用帐号，但是他们想出了检测和删除所有这些帐户的方法。最终，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和力量来与整个独裁体制抗衡。”

他还说：“那时，我选择了放弃，并在2012年前后搬到了推特。我的大多数关注者都是同样（用VPN）绕过防火墙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中国活动人士和异见人士一直将推特作为沟通和组织某些活动或行动主义的平台。”巴丢草还在继续进行讽刺漫画的创作，其主题包括习近平的“新时代”口号和被处以八年有期徒刑的中国博主吴淦。他在推特上拥有超过29000名关注者³⁹⁶，并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中国数字时代》和香港的《香港自由新闻》等网站合作。

案例研究三：中国小说家慕容雪村

慕容雪村原名郝群，在2002年发表其首部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后一举成名。该书销量高达一百万册，并入选2008年的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初选名单³⁹⁷。为了过审，慕容雪村耗费数年时间对其文学作品进行自我审查，但他也在博客文章中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对审查限制的批评。2010年，他将此举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他在获颁由中国出版界巨头，人民文学出版社评选的享有盛誉的人民文学奖时，准备在获奖感言中正色敢言，对中国审查机制的悲哀现状进行批判。在活动组织者的阻止下，他未能发表这篇感言，但其演讲稿在同样遭到审查前得以在网上迅速传播³⁹⁸。

他在演讲稿中问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才会让我，一个守法公民，一个写作者，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³⁹⁹他还写道：“一个作家真正的勇敢……是在大众沉默之时，在真相不能言说之时，坦然而磊落地走进人群中，讲出他本应讲的话，为了真相和良知，敢于发于不和谐的声音，敢于犯举国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韪。”

自此之后，他继续为言论自由发声，其地位迅速从一个在文坛声名卓著的大人物一落千丈，沦为中国文学活动中不受欢迎的宾客和当局眼中制造麻烦的异见人士。

慕容雪村曾有850万关注者的微博账号遭到了关闭，其试图建立的新账号也一再遭到关闭⁴⁰⁰。他告诉美国笔会中心，不断试图逃避审查员的努力最终令他“筋疲力尽”。如果当初他选择继续自我审查以服从中共的意志，那么靠写作谋生也许是可行的。但是，既然慕容雪村已经选择了敢怒敢言，那么他曾经前路一片光明的文学生涯只能无限期地搁浅。

慕容雪村说：“我目前在网销售新鲜水果并送货上门。我的网店叫‘慕容卖瓜’。”他还告诉美国笔会中心：“我正在创作我的下一部小说，但不知道是否能够出版。四年前，我以前出版的所有书籍都被书店下架了。我完全失去了在中国靠写作挣钱的能力。”

他还说：“网络审查没完没了，没有进行诚实政治评论的空间。官方作家协会都渴望与当局合作。”慕容雪村说，就

连名气较小的出版社也不敢向他委托散文或文章，而且他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自助出版的意图也遭到挫败。慕容雪村还表示，尽管他的小说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在海外广泛出售，但由于外国读者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译作兴趣有限，他“每年从国际售书版税中”的收入“不到2000美元”。

慕容雪村评论道：“被禁作家和遭到迫害的知识分子所权衡的主要问题是，是留在中国慢慢等待，看环境是否会改变，还是趁着我们仍有能力出国，离开这个国家。”慕容雪村目前仍在中国且活跃在推特和脸书等外国社交媒体网站上，尽管他知道当局可以很容易地监控他在这些账号上的言论。他说：“我只是实话实说。”

案例研究四：社交媒体和#MeTooInChina

近几个月以来，围绕#MeToo的讨论在全球各地爆发，却在中国放慢了脚步。虽然国内女权主义团体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中，成功提高了社会大众对性侵害和家庭暴力的意识，但是鲜有女性公开分享她们的经验和故事，并在网上引发疯传的情况。

这在2018年的元旦发生了改变：一名叫罗茜茜的女子在新浪微博分享了她的经历，控诉她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博期间的导师谎称要她帮忙给他的植物浇水，对她进行性侵。

在短短数小时内，该帖子的阅读量达到300万人次。#MeToo和#MeTooInChina的主题标签在新浪微博成为热门话题，引发成千上万网民加入对话，讲述各自经历。

有学生和校友利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组织签署并向学校提交了请愿书。来自三十多所高等教育学府的教授在网上签署了反性骚扰宣言⁴⁰¹。

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举报，中国教育部迅速作出回应，表示对性骚扰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并将建立预防性骚扰的新机制⁴⁰²。

1月1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调查发现，该校计算机科学家陈小武对包括罗茜茜在内的多名学生进行了性骚扰。校方随后撤销了陈小武作为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职务⁴⁰³。

鉴于在中国鼓动集体行动和公开谈论性虐待的风险，国内外观察人士都对这一系列惊人的事态发展表示赞赏。

美国笔会中心对疯传造成的轰动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女性有意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捆绑联合，以更好地传播她们的诉求。

从2017年10月，即#MeToo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之时开始，驻广州记者黄雪琴便以女性记者为侧重点，着手收集女性有关性骚扰的经历。

黄雪琴告诉美国笔会中心：“我通过社交媒体与女性取得联系以收集她们的故事，比如在微信群和新浪微博中发私信与人联系。我以这种方式得到了近1800份回复。”她在调查中发现，超过80%的中国女性记者遭遇过职场性骚扰⁴⁰⁴。

2017年10月19日，黄雪琴以“ATSH”，即反性骚扰（Anti-Sexual Harassment）的英文缩写为名，创办了微信公众号，以分享她的调查结果，并发表有关女性自身经历和其他人权问题的文章。

黄雪琴说：“罗茜茜虽然目前人在加州，但仍然活跃于中国社交媒体。她偶然间发现了ATSH的公众号，并在一篇文章的评论中表示，她想讲述她的故事并希望得到一些帮助。”

两人在网上进行了交流，并为有相似经历的女性建立了一个私人聊天群，以互相提供支持，并对罗茜茜应该如何分享她的经历出谋划策。

黄雪琴说：“1月1日，罗茜茜在她的微博账号上发表了她的故事，我们同时在ATSH公众号上发表了罗茜茜的诉求。之后，随着她的故事收到的回应不断发酵，我们写了后续文章，如陈小武最初对事件的否认。”

在随之而来的一片喧嚣之中，黄雪琴还在罗茜茜和通过社交媒体向她提出采访请求的记者之间担当中间人的角色。她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中国的#MeToo运动应从大学校园扩展到职场。

但截至1月19日，网络审查员删除了数百篇有关#MeToo运动的帖子，并关闭了新浪微博上有关#MeTooInChina话题的论坛⁴⁰⁵。随后，黄雪琴的微信账号在2月27日被关闭⁴⁰⁶。她唯一能在上面看到的是一条称她分享了违法内容的信息。

ATSH平台上的数十篇文章也与她的帐号一并消失。黄雪琴说，在事发当天稍早时，她曾在个人微信页面上撰文，批评中国政府提出的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但她不确定这是否是她的帐号被关闭的原因。

她说：“现在，之前和我交流过的许多女性受害者无法与我取得联系。他们没有我的电子邮件地址。”

由于微信并没有对账号遭到封锁的用户提供标准化的申诉机制，黄雪琴正在与律师进行交涉，准备就腾讯关闭她帐户的决定提出质问。

她告诉美国笔会中心：“他们试图让我噤声。我只是实话实说。我认为这不应该有问题。”

社交媒体与调查性报道

与平面媒体或官方新闻网站相比，社交媒体受到的审查限制相对较少，也因此受到中国调查记者和独立记者的青睐。但是，中国的审查机构也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正在努力确保作为新闻发布来源的社交媒体受到严格管制。

习近平巩固自身和中共权力的浩大工程包括收紧中共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敢于对政治敏感话题进行报道的，或所做工作可能被视为对人权或民主改革表达支持的中国记者一直面临着巨大风险。而在习近平上任以来，他们的活动空间大幅缩小。有中国媒体学者表示，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面临来自国家审查机构和其他政治控制工具的持续压力，调查性报道仍然在中国蓬勃发展”⁴⁰⁷。但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变化，调查性报道在近期全面消沉。资深媒体观察人士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结论，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闻自由方面取得的成果“在习近平的统治下逐渐消失”⁴⁰⁸。

而就在几年前，调查记者还利用社交媒体发表了中国的一些最引人注目和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报道。例如，资深调查记者罗昌平在2012年发表揭露性报道，丢出了曝光中国最高经济官员之一，前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腐败行为的重磅炸弹。罗昌平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解释说：“根据规定，中国媒体需得到政府许可，才能发表对这一级别官员的批评。当然，你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许可。”罗昌平于是另辟蹊径，在包括微信在内的网络渠道发布了他的报道⁴⁰⁹。但是，审查员随后关闭了他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罗昌平总结道，如果他现在试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像2012年那样的调查报道，它会立即被审查员删除⁴¹⁰。

2015年8月12日，中国港口城市天津发生一系列爆炸事故，造成170多人死亡。《北京日报》记者和小欣立即前往现场，并直接在微博上发布了相关照片和报道⁴¹¹。在爆炸发生之后的数小时内，国家网信办等审查机构发布指示，要求媒体只能引述官方报道，其中至少有一条指示勒令记者“一律不可私自对爆炸事件发微博和微信朋友圈”⁴¹²。在2016年7月的打击行动之后，当局对2005年通过的更全面规定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施行：中国的绝大多数新闻网站被禁止独立报道社会和政治问题，因而它们不得不转而依赖官方媒体的报道⁴¹³。

事实上，审查指令坚持要求媒体机构只在报道中使用“官方来源”的部分原因是，就连国有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也曾引用社交媒体用户的叙述⁴¹⁴。作为回应，国家网信办在2016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管理制止虚假新闻的通知》，严禁记者在报道中援引未经核实的社交媒体内容⁴¹⁵。这些新规定是当局为消除公民新闻，并确保其能像对传统出版途径一样，对社交媒体进行全面管制所不断作出努力的一部分。包括香港大学的班志远在内的观察人士指出，国家网信办在为新规定辩护时，在公告中提到了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局对阻止未经核实的社交媒体报道的重视是“出于政治理由，即使（该信息）显然是真实的，且可由专业人士核实”也不能幸免⁴¹⁶。

这些举措恰逢习近平在2016年对中国最大官方媒体机构总部的视察。期间，习近平坐在主播台前拍照留念，并沉浸于围在一旁的记者的掌声之中⁴¹⁷。习近平告诉媒体官员：“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⁴¹⁸ 在过去几年中，新闻工作者必须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宗旨的原则已成为根深蒂固的法律现实⁴¹⁹。再加上中国长期被评为世界上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⁴²⁰，中国的独立新闻事业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⁴²¹。中国政府还一贯将从事“非法报道”的记者记入“黑名单”，并加以包括撤销记者证和限制他们在新闻行业中就业在内的处罚⁴²²。

面对在中国进行调查性或独立报道的危险和令人沮丧的大环境，许多记者“放弃或改变了他们的职业”⁴²³。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采取“自己动手”的方式，开始在博客或其他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乎公共利益报道，而不必依靠特定的媒体渠道。与政府对新闻媒体在报章中和网络上所发内容的严格管制相比，社交媒体平台虽然也遭受许多限制，但其门槛仍然相对较低。

与主流媒体出版不同，社交媒体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具有出版前审查制度：在记者将报道发布于网上之前，不会有被编辑“拒稿”的情形。这意味着一篇在传统媒体制度下会因过于具有争议性而不予发布文章，在社交媒体上或有一线生机，因为它可能在审查员将其撤下之前便被广泛传播并截图保存。当然，随着审查技术迅速地日益纯熟，从某些方面来看，它实际上扮演了相当于出版前审查的角色。文字过滤技术可能会检测到有关敏感问题的报道，从而对其进行屏蔽，尤其是与重大新闻事件、中共领导人或知名异见人士有关的内容。此外，敏感新闻报道在网上一经发布，便可能立刻被企业或政府审查员发现。然而，即使在重重限制之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报道的记者不必按照官方流程将作品提交给他人审核，以确保其符合中共的指示——他们可以直接点击“发布”，再静观其变。

微信是颇受独立记者欢迎的平台：读者可以订阅他们欣赏的记者的公众号页面内容，还可以在微信上对喜欢的内容进行打赏。正如香港岭南大学媒体教授叶荫聪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所解释，源于社交媒体的新闻报道采取自下而上的信息供给模式，从而使独立记者拥有在主流新闻领域中较为罕见的自由度。他写道：“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主题和进行研究。他们并不追求‘热门话题’，而是大多遵循报告文学的惯例，研究诸如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中的群众故事，或某个被大众忽视的地方的历史和文化。除报告外，他们还撰写评论文章。”⁴²⁴

叶荫聪还指出，这些自由带来了额外的风险。他将中国独立记者比喻为走钢索的人，并写道：“这些‘非主流’记者的数目有多少，我无法知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的实践既有‘危’，也有‘机’。”⁴²⁵ 他还表示，将转发量超过500次的“谣言和诽谤性内容”犯罪化的新规定，意味着依靠社交媒体传播报道的独立作家面临着尤其严峻的风险⁴²⁶。

接受美国笔会中心采访的叶伟民就是这样的一位独立作家。叶伟民在2014年辞去了《南方周末》特稿编辑一职，起因是这家总部设在广州，以发表一针见血的揭露性调查报道闻名的报社遭到了当局的打压。2013年初，广东省委宣传部

将该报的新年献词删改为政治宣传内容，借此高唱政治颂歌的举动，引发报社人员的抗议，并有民众走上街头表示声援。《南方周末》因此成为了中国新闻自由日益遭受压制的象征⁴²⁷。

现在从事金融工作的叶伟民告诉美国笔会中心，对他来说，不必靠新闻工作谋生是一种解脱。他表示，他仍在继续写作，而且令他惊喜的是，相较于传统媒体，他在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收获了更年轻一辈的读者。叶伟民告诉美国笔会中心：“我在午餐时间和晚间会抽时间写作。我为在线出版物和杂志的微信公众号撰写科技类文章。我也制作新闻学的教学视频。我的压力大大减轻，工作起来也更有满足感。”但叶伟民坦言，他在写作时会避免触及容易遭到审查的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由社交媒体驱动的报道模式并不能取代制度化的新闻报道。事实上，有人甚至担心前者将危及正统的新闻机构。互联网和媒体评论员安替（Michael Anti）指出，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社交媒体也让中国的用户习惯性地指望免费的新闻内容。他告诉美国笔会中心：“审查力度从未减小。产生更剧烈变化的是互联网的业务模式。我们在金钱上对正统新闻业的支持正在消失。”安替警告说，要支持中国的新闻业，必须从整体机构出发，不能仅仅针对个别记者。他说：“没有什么能够取代见多识广的制度化新闻机构。某些新闻故事就是无法用互联网模式来筹集资金。”

有自由职业记者告诉美国笔会中心，他们尽量避免在社交媒体上或与采访对象面对面交流时亮出自己的记者身份。相反，他们会自称作家、散文家、摄影师或纪录片制作人⁴²⁸。许多人已经放弃全职从事新闻工作，转而将其视为一项业余爱好。现如今，即使是官方认可的主流媒体记者也不愿在社交媒体上对其发表的文章进行自我宣传。一位来自南方城市广州的政治记者在接受采访时告诉美国笔会中心：“我害怕在社交媒体上谈论我的报道工作。我付出了很多努力才在这个行业里立足，但现在我觉得我的工作毫无用处。我的许多同事已经离职。我正在权衡我的选项。”

虽然社交媒体给中国新闻机构带来了新的经济压力，但它也为记者提供了与其受众进行交流的新渠道。但是，各项审查限制也跟随着记者从编辑室扩展到了网络空间。2016年，在严禁“未经核实的”社交媒体报道的法规出台之后，社交媒体与主流新闻机构协同运作的模式前景堪忧。与此同时，中国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和刑事诽谤法规意味着，每当独立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报道，他们都承担着巨大的法律风险。此外，审查机构还在不断地提升自身能力，争取以更快的速度在一篇社交媒体报道被广泛传播之前将其删除。不论是出自调查记者、独立记者、公民记者还是自由职业记者的新闻报道，中国审查机构都会坚决地对这些网络内容进行管制。

特别章节

外国社交媒体

互联网的一个根本愿景是：有朝一日，它能瞬间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连接在一起，构建一个无国界的网络世界。得益于社交媒体网络的发展，这一愿景正在慢慢成为实现。然而，一些国家的压制政府和具有独裁倾向的领导人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趋势，并欲通过为该国互联网建立“主权”或边界予以回击。中国政府筑起了防火长城，将“国家互联网”置身于“网络主权掌控者”的密切注视之下，让想要进入或留在中国市场的外国科技和社交媒体公司吃了不少苦头。

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在2008年3月遭到屏蔽，当时正值一场最终演变为暴乱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在西藏各地爆发。2009年7月，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爆发了一系列骚乱，当时还是新兴事物的脸书和推特随即遭到屏蔽⁴²⁹。目前，几乎所有主要外国社交媒体平台都在中国被屏蔽，包括图片和短视频分享平台Instagram、创意灵感分享网站缤趣（Pinterest）、“阅后即焚”应用色拉布（Snapchat）、轻博客汤博乐（Tumblr）以及博客平台WordPress和Blogger。

虽然谷歌并非主要社交媒体服务供应商，但该公司在中国的经历经常被援引为外国互联网公司是否应该放弃在中国大陆运营的重要论点。谷歌在发现中国一些维权人士的Gmail邮箱帐号被黑客入侵后，在2010年决定关闭其在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此举引发了对外国互联网公司在遵守当地法律方面（在中国，这包括对审查制度的完全服从）所面临压力的关注，以及对外国社交媒体公司能否确保在华用户的安全权、隐私权和表达自由权的疑问。

如先前所述，在中国运营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该国包括审查制度在内的法规。这不仅厘清了欲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公司所需满足的具体条件，还揭示了处于决策核心的明确道德问题。

使用外国社交媒体平台

对中国作家、记者和网民来说，外国社交媒体平台使他们在不对审查感到恐惧之下发帖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害怕会因此受到中国当局的惩处。事实上，正是因为推特和脸书等美国互联网平台百无禁忌的本质，在上面发帖的在华中国作家反而面临比使用中国平台更大的风险。

接受美国笔会中心采访的专家指出，与国内社交媒体平台相比，中国当局对中国公民在外国平台上提出的批评言论担忧较少。中国大陆的互联网用户只有通过虚拟专用网络才能访问这些平台，而随着当局旨在限制其可用性的新法律出台，这项操作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在外国平台上发布的帖子可能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力远不及国内平台。

但是，正因为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不会屏蔽或删除批评政府的帖子，由中国用户发布的批评言论可能更容易引起当局的注意，从而成为惩罚目标。此外，批评性的评论还可能被多人转发，因而原帖会有引发更多关注的风险。例如，如果一名中国劳工权利活动人士在脸书上发布了工厂罢工的消息，被其他用户回以“打倒中共”的评论，那么当局可能会对帖子的原作者进行更严厉的打击。

中国公民也有可能因为在推特、脸书等外国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帖，而以“披露国家机密”或“颠覆国家政权”等指控被捕。例如，2012年11月，投资银行家、博主翟小兵因在推特上将中共十八大比作超自然恐怖电影《死神来了》而被逮捕。他因涉嫌“散布虚假恐怖信息”被处以拘留一个月⁴³⁰。

至于在中国大陆受到严格审查的信息，因逃离迫害被迫出国或主动移民海外的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在传播发挥着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离开中国之前曾是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活动人士和律师，在中国建立了庞大的人脉网络，并且大多通过社交媒体与其保持密切联系。

例如，网名“北风”的言论自由活动人士兼记者温云超创办了一个颇受欢迎的电子邮件简报，发布有关中国人权和言论自由新动向的信息。多年前，温云超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相继被捕，担心他和他的家人会成为下一个目标，于是在2011年逃到香港，后搬往纽约⁴³¹。他在推特上拥有近40万关注者⁴³²。温云超告诉美国笔会中心，即便如此，他仍然无法与广大中国互联网用户进行交流。据他估计，他的推特关注者中仅有5%是在中国通过VPN访问推特的用户。

异见学者乔木与美国笔会中心分享了他的类似经历：迫于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不断遭受的审查，他改用外国社交媒体，以便与外国记者交流并对中国政治和政策议题发表评论。但是，他在上面的关注者数量远不及之前的国内社交媒体。乔木说：“我以前的新浪微博账号上有超过100万关注者。不能再使用它时，我搬到了推特，但在推特上只有4000个关注者。”（注：在本报告发布之时，乔木约有12200名推特关注者⁴³³。）同样是因为审查，乔木不得不在2017年12月离开中国⁴³⁴。

总而言之，使用外国社交媒体平台涉及利弊权衡：要想畅所欲言，用户必须放弃他最想要与之交流的受众群。这只是在名义上对中国审查制度的“逃避”；而实际上，这一在数字领域的流亡恰恰与审查机构欲将异见声音边缘化的目标相吻合。

尽管困难重重，但无数像温云超和乔木一样的人都认为，他们有义务利用其旅居国外的自由来扩散难以在中国传播的信息。与其试图接触身在中国的受众，他们将自身角色视为将信息从中国消息人士传递到外部世界的传声筒，而这项工作通常涉及将中文资料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天安门事件幸存者唐路现为作家和艺术家，曾在香港和澳大利亚担任记者，后来搬到美国。她向美国笔会中心对此分享了她的观点⁴³⁵：

“身在海外的中国异见人士/活动人士在抗议极权政权，以及对国内的活动人士进行协助、甚至指导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海外中国人通过社交媒体与中国境内人士取得联系，从而将国内新动向传达给国外记者、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外交官、学者以及活动人士。每天都有许多极具奉献精神的海外人士做这项工作，其中大多数人以个人为单位，不属于任何非政府组织或团体。这些人当中，有的本职就是记者，有的只是从事一般性工作，但有热情且执着的人。”唐路同样活跃于外国社交媒体平台，并已完全脱离了中国社交媒体。

另一位因遭到中国当局打压而移居海外的记者苏雨桐认为，得益于外国社交媒体，关切中国时局的海外中国公民在传播重要议题的相关信息上发挥重要作用。她分享了因在中国利用社交媒体召集抗议活动而遭到打击的活动人士王荔蕪、朱承志和吴淦的案件信息。苏雨桐回忆说，当三人在2010年被捕时⁴³⁶，“我们对案件的很多方面都没有完整的资料，但是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我们已知的信息，得到了一些中国公民的支持。他们向我们告知了更多信息，我们因此得以将更全面的情况向外界发布。”

从2009年至今，苏雨桐一直在使用推特。她说：“在（推特）上，我不会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审查。我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想法和记录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她还表示，相比之下，她之前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大部分内容都被删除了，其中包括关于中国公共卫生问题的重要报道，如注射器被艾滋病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事件。她回忆说：“最终，我注册的所有微博帐号都被封锁了。我不得不停止使用中国社交媒体，因为我拒绝自我审查。”

对一些中国用户来说，将诸如WhatsApp和Signal等外国消息应用程序作为私人通信平台使用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这些消息传递服务对用户的通信进行加密。WhatsApp的所有者脸书在2016年对该应用程序上的消息引入了端到端加密技术⁴³⁷。与其他许多平台相比，WhatsApp是在中国更为流行的加密信息平台之一。但是，该应用程序会对元数据进行存储。这意味着用户的应用程序一旦遭到黑客攻击，入侵者将能够窥见诸如哪些用户在参与对话等基本信息⁴³⁸。自2017年中旬起，WhatsApp开始在中国遭到间歇性屏蔽⁴³⁹。

有中国活动人士告诉美国笔会中心，当WhatsApp聊天群组管理员怀疑某成员已被警方拘留时，会将该人从群聊中移除，以降低其他活动人士在当局用被拘留者的电话号码进行搜查时被发现的风险。该人在被释放后通常会被重新添加到聊天群中。

然而，即使在WhatsApp和Signal等加密聊天平台上进行群聊，但由于这些聊天群通常规模十分庞大，从本质上无法真正做到“密不透风”。维权人士、律师和人权博主所参与的聊天群通常拥有数百名成员，因此他们所分享的信息可能会被当局安插在群里的渗透者窥见。虽然对许多活动人士和记者来说，包括加密在内的强化互联网隐私的技术解决方案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它们并非万能。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张广红的经历或许就是WhatsApp聊天群不能做到“密不透风”的例证：他因为用WhatsApp分享了一篇批评习近平的文章，在2017年9月遭到拘留并被控以“侮辱党和政府罪”。在庭审中，控方提出的证据包括其WhatsApp对话记录的打印件⁴⁴⁰。

张广红的律师表示，当局声称聊天记录是通过某项技术从系统后门获取的⁴⁴¹。但是有独立专家认为，政府更有可能是通过在聊天群中设置线人或进行黑客袭击获取的对话记录⁴⁴²。《纽约时报》在梳理案件过程后总结道：对张广红进行逮捕“向使用美国加密平台的人们发出了警告，表示他们也有可能为其言论承担责任”⁴⁴³。

外国社交媒体对中国市场的关注

总部位于美国的众多科技公司越来越有意进入或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因为以单个国家为单位，中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市场。如果成功，这一举措将带来明显的经济收益。但由于中国的法律和政策使然，这些公司一旦进入中国市场，就必然将积极参与到本报告所详述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中：审查、大规模监视、因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公民的社交媒体活动对其进行恐吓和逮捕，以及对包括表达自由权和隐私权在内的一系列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普遍压制。

长期以来，中国领导人已经非常明确地向外国互联网公司提出了协议条款：只要你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便欢迎你。2016年，在中国世界互联网大会举办前夕，国家网信办副主任任贤良在回答关于谷歌和脸书的问题时说，外国互联网公司“只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不损害中国国家的利益、不侵害中国消费者的利益，我们都欢迎进入中国发展”⁴⁴⁴。在2017年12月于日内瓦举行的互联网治理论坛上，国家网信办的另一位官员祁小夏发表了类似声明：“如果它们想要回来，我们欢迎。条件是它们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与规定，这是底线。它们也不可做任何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消费者利益的事。”⁴⁴⁵“遵守中国法律”的原则明确提醒外国公司，重回中国市场必须以服从中国审查制度为前提。

2018年1月，流亡维权律师陈光诚就这一新动向阐述了他的理解：

“许多美国科技公司一直跃跃欲试地想要进入中国。对于这样的公司来说，相较于人权、表达自由等更难用数字衡量的指标，中国市场的诱惑力太大了。

中国政权从不为其对人权的侵犯道歉，似乎也不在乎它在追求权力和控制权的过程中毁灭了谁——无论是去年在中国监禁之中逝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还是近年来遭受拘留和酷刑的多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

在与中国政权打交道时，美国公司应该同样不为它们对人权、民主、信息自由和法治等根本价值观的坚守致歉，因为正是这些价值观使它们得以蓬勃发展。美国公司不应该在专制国家从事在美国属于非法的活动。”⁴⁴⁶

正如报告在引言中所述，外国互联网公司表明它们对中国市场感兴趣，并有可能愿意就中国审查事宜进行协商的方式之一，就是参加中国政府每年举办的旨在宣传中共网络主权愿景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最近一次于2017年12月举行的会议上，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和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出席引发关注⁴⁴⁷。两位均在会议上发言，其中蒂姆·库克发表了主题演讲⁴⁴⁸。

隶属于中国政府的一家反恐研究机构主任梅建明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中国应该向推特等外国社交媒体公司施压，促使其变更服务条款，以便更加容易地限制“颠覆”团体发帖⁴⁴⁹。从中国政府对“颠覆”一词的宽泛定义不难想见——这项建议一旦被采纳，必将在全球范围内开启对言论自由的大规模破坏。

2017年，苹果应当局要求，从中国大陆的App Store中移除了VPN软件以及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60多个应用程序，受到了国际观察人士的强烈谴责。苹果承认其移除了600余个VPN应用程序。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有多少人使用苹果产品，但有2016年估计数据指出，中国有超过1.3亿的苹果手机（iPhone）用户⁴⁵⁰。出于对这些新动向的关切，美国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和帕特里克·莱希（Patrick Leahy）向苹果公司发出质询，要求其对该决定作出解释⁴⁵¹。苹果公司在2017年11月的公开信中表示：

“今年在中国走入第八个年头的App Store是自我表达、教育、艺术自由和经济赋权的强大平台……我们相信，我们在中国的存在有助于推动更大的开放，并促进思想和信息的自由流通。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沟通渠道，包括个人通信服务、播客、照片和数百万款应用程序……我们坚信，通过开展业务，并在我们不认同某个国家的具体法律时也一往无前，苹果公司能够最有效地促进包括表达自由权在内的根本权利……我们直率坦诚地向决策者表达我们对法律法规相关影响的看法。”⁴⁵²

据报道，苹果在发表以上公开信的三个月后，于2018年2月将中国用户的账号转移到了中国本地服务器上，还在此过程中将这些账号的加密密钥从美国迁移到了中国境内⁴⁵³。如此一来，中国政府无需经由其他任何法律体系，就可以合法地迫使苹果公司上交用户数据密钥⁴⁵⁴。苹果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我们有尽力反对将iCloud置于这些法律的约束之下，但我们最终未能成功。”⁴⁵⁵

苹果应当局要求删除VPN软件的举动，助长了中国政府近期对VPN使用的大规模封锁。而正如本报告所示：对中国用户来说，VPN是他们绕过防火长城、访问被禁网站的唯一可行办法；对包括作家在内的被中国社交媒体封锁的用户而言，VPN是他们的生命线。台湾国立中正大学教授罗世宏指出，如果使用谷歌的安卓系统，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可用的VPN应用程序。他表示，“这表明苹果公司并非‘被迫’服从当局的要求。相反，“人们怀疑它是在主动扮演‘听话’的角色”，而这大概是出于它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⁴⁵⁶。

此外，苹果公司在发表公开信前后还承认，它已从App Store中删除了热门通信应用程序讯佳普（Skype），因为接到“公安部通知”说该应用程序“不符合当地法律”⁴⁵⁷。Skype是一款热门聊天应用程序，对用户的通话和文本都采取端到端加密⁴⁵⁸。2018年1月，应中国新颁布的《网络安全法》的要求，苹果公司同意将中国用户的数据转存至中国的管辖范围内，并与有政府背景的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云上贵州”）合作管理数据存储事宜⁴⁵⁹。

陈光诚就此事总结道：“苹果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一家美国公司和独裁政权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与苹果公司所塑造的致力于保护隐私，在面对美国政府等更大规模的权利体系施压时愿意进行反抗的公司形象不相符合。”⁴⁶⁰

台湾学者罗世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将苹果公司对中国当局的服从，与其拒绝为美国司法部建立直通私人iPhone数据“后门”的决定两相对比后写道：“而这次将中国iCloud运营权直接移交云上贵州的举动，则更是赤裸裸的卖乖和磕头，甚至可以用‘中国要五毛，苹果给一块’这句话来描述苹果的失态。”⁴⁶¹

在数据共享协议达成之后，新闻自由团体无国界记者组织向所有使用中国iCloud的记者和博主发出警告，敦促他们在“2月28日数据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前，更改地理区域设置或关闭账号”⁴⁶²。此外，有新闻自由倡导者指出，苹果公司在用户协议的新增条款中称，苹果和云上贵州都有权访问“所有用户数据（包括内容）”⁴⁶³。

2018年2月，台湾电脑公司华硕关闭了在中国的云服务，理由是基于良知，它拒不服从交付用户数据的新要求⁴⁶⁴。香港网络权利专家徐洛文在对比了华硕与苹果的做法后，在推特上发文回应：“是时候离开iCloud了。”⁴⁶⁵

徐洛文在与美国笔会中心探讨该事件时说：“我们有时会忘记公司也具有能动性。它们是可以做出选择的。这一点最明显的体现是华硕和苹果之间的对比，前者决定退出中国，而后者不仅决定在中国境内提供服务，还将其加密密钥存在那里。”当被问及公司是否可以利用其能动性，在中国运营期间支持表达自由时，他回答说：“这基本没什么选择空间。这是因为政府已经严重操纵了游戏规则，以至于现在留在中国和尊重表达自由权几乎没有办法两全。”

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也因为与包括前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内的中共官员举行多次会谈，请习近平给他的宝宝取名，以及寓意明显地在慢跑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拍照留念等行为引发非议⁴⁶⁶。此外，脸书公司还以更正式的提议对中国政府显示友好合作之意。例如2017年底有报告称，脸书有在上海开设办事处的暂定计划⁴⁶⁷。人们因此担心脸书可能会同意对其平台进行审查，以此换取打入中国市场的敲门砖。

这一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16年11月，脸书被爆出正在以进入中国为目标，秘密开发新的审查工具⁴⁶⁸。有不愿透露姓名的脸书员工表示，脸书开发的软件可以根据用户所在地理位置，防止一些帖子在其脸书消息源中出现⁴⁶⁹。这些员工强调，脸书尚未启用该审查工具⁴⁷⁰。此类软件一旦得到批准并在中国投入使用，可能会交由一家中国公司管理，用

于热门内容和话题的监控工作⁴⁷¹。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家公司会是一家国有企业，或者与政府和中共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公司。如此一来，该中国合作方可以完全主宰具体帖子会否出现在中国用户的消息源中⁴⁷²。此外，该中国合作方也可能监控有哪些用户曾经就哪些争议话题发布帖子。脸书没有回应美国笔会中心的置评请求。

数月后，脸书通过一家中国本土公司，在中国发布了其照片分享应用程序Moments的中文版——彩色气球，但对该应用程序和脸书的关联却只字不提⁴⁷³。当外界发现并报道了其中端倪后，脸书发表声明称，我司“一直表示我们对中国感兴趣，并且花时间以不同方式对该国进行进一步了解和学习的”⁴⁷⁴。

采取类似举措的西方公司坚称，除了遵守中国法律，甚至是可能导致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法律之外，它们别无选择。这并非事实。这些公司的另外一个选择是：从一开始就据不服从中国的审查制度。但是，除了简单的进入/不进入二选一的问题之外，外国社交媒体必须在面对政府要求时，决定不主动加以顺从。

正如本报告所示，中国当局正在不断制定额外法律法规，以加强其对网络言论、私人用户数据，以及互联网公司本身行为的管制力度，并在几乎没有受到外界施压的情况下越发胆大妄为。如果声称以支持表达自由为基本原则的外国互联网公司不在此划清界限，那么它们向中国“网络主权”拱手相让的城池将越来越多。在这些平台已经入驻的其他国家中，它们无疑会被要求做出同样的让步，从而造成审查力度不断加强的恶性循环。对站在历史转折点上的美国科技公司来说，将决定它们在世上留下何种印记的关键时刻已然来到。它们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如其郑重承诺的那样，坚决捍卫表达自由和民主理想。

结语

中国网络审查制度的各个方面都在习近平任内愈演愈烈：监管执法力度日益严苛；国内社交媒体公司在与政府监管人员打交道时更加如履薄冰；审查技术的提高使审查员能够更有效地过滤文字和图像；当局对言论的刑罚也越发普遍和苛刻。

2009年，在刘晓波因利用互联网呼吁民主改革的“罪行”受审时，不知他是否依然对中国互联网的变革性力量充满乐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中国在未来实现言论自由的憧憬丝毫没有消退。在审判中不被允许发表其最终陈词的刘晓波在发言稿中写道：

“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⁴⁷⁵

在当今中国，有宽泛类别的线上和线下言论被视为犯罪。不被政府允许的话语、主题和想法会从网络上被删除。有不少人因为在博客文章中，甚至在非公开对话中的言论被判多年监禁。但情况不一定非得这样。在中国，有许多人仍然在等待表达自由到来的那一天，并为实现这一理想坚持奋斗。

建议

根据本报告的研究发现，美国笔会中心向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国际社会以及外国社交媒体公司提出了以下建议。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议

- 对中国任何影响互联网治理的、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予以改革或废除，以遵循中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文书中确立的对表达自由权利的保障。
- 终止政府对网络言论的大规模监视。
- 撤销所有要求互联网公司进行关键字过滤或其他协助审查行为的法律法规。
- 终止将网站列入“黑名单”和屏蔽网站的行为。
- 将虚拟专用网络（VPN）的销售和使用合法化，无论政府授权与否。终止在技术和法律上使用VPN的限制。

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建议

- 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明确且公开地为维护表达自由与新闻自由发声。
- 以公开和非公开的形式与中方外交官员进行交涉，呼吁其取消包括网络审查制度在内的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致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建议

- 一如既往地在全球范围内呼吁和倡导尊重、保障和维护表达自由及其相关权利的互联网政策。以非公开和公开的形式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交涉，表达对中国网络表达现状的严正关切。
- 借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于2018年11月对中国展开普遍定期审议的契机，就中国破坏互联网自由提出严正关切，并就促进网络表达自由向中国提出建议。
- 拒绝参加中国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除非/直至中方将其重新定性为认同和遵循国际人权保障的大会，并公开拒绝任何违背国际上对表达自由及其相关权利保障的互联网治理主张。

致外国科技公司和社会企业的建议

- 避免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除非贵公司已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免除执行与审查相关法律法规的义务，并不会以其他方式侵害在华客户的隐私权、表达自由、获取信息权及其相关权利。
- 公开透明地向大众告知任何能够被政府用于过滤、监控或审查贵公司用户在任何社交媒体平台上私密或公开帖子的，当前或持续进行的计划、项目或技术发展。
- 确保贵公司已经预先制定了全面政策，用以保护用户的表达自由和隐私权；当中国政府官员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要求交付用户私人数据，限制用户访问您的社交媒体平台，或更改贵公司的算法或政策时，员工可以让政府官员查看公司相关政策，作为拒绝服从要求的参考依据。

- 对于追踪中国社交媒体审查制度趋势并提供相关信息的非政府组织和研究团队，以及帮助开发应对中国审查的技术解决方案的团体，支持它们并为之建立合作。
- 在中国或其他进行互联网治理国家的政府官员进行非公开或公开互动时，明确表明表达自由及其相关权利的重要性，以及贵公司保障这些权利的坚定决心。
- 拒绝参加中国一年一度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除非/直至中方将其重新定性为认同和遵循国际人权保障的大会，并公开拒绝任何违背国际上对表达自由及其相关权利保障的互联网治理主张。
- 如果政府索要用户私人数据的请求有悖于国际上对表达自由的保障，或者贵公司有理由相信这些数据的用途将侵犯用户的人权，则拒绝服从。
- 如果业务合作伙伴索要的用户敏感数据极有可能被用于侵犯用户的表达自由或其他人权，则拒绝向其提供这些数据或访问权限。

致谢

本报告基于顾问赵淇欣 (Joanna Chiu) 的研究和起草工作，以及美国笔会中心工作人员的独家分析和总结。报告由美国笔会中心表达自由项目高级主管詹姆斯·泰格 (James Tager)、表达自由研究和政策主任凯瑟琳·格伦·巴斯 (Katherine Glenn Bass) 和表达自由项目高级主任萨默尔·洛佩兹 (Summer Lopez) 撰写。案例研究附录基于Jin Huaiyu和Manyan Lai的研究工作。《中国数字时代》的工作人员审阅了本报告的初稿；本报告中出现的任何错误为美国笔会中心自身的过失。美国笔会中心感谢所有在报告撰写过程中慷慨同意接受采访的人士。美国笔会中心特别感谢卡迪亚图·夫方那 (Kadiatou Fofana)、茱莉亚·约尔特 (Giulia Hjort)、保罗·J·萨尔塔格 (Paul J. Sauerteig)、凯瑟琳·索瑞森 (Katherine Thoreson)、迪尔德丽·麦卡特尔 (Dierdre McAteer)、切尔西·柯克 (Chelsea Kirk)、凯特琳·麦克科米克 (Caitlin McCormick)、克里斯·翰姆林 (Chris Hamlin) 和阿里·扎特林 (Ari Zatlin) 为本报告提供的研究协助。

附录一

中国公民因使用社交媒体遭到打击的案件选录

美国笔会中心在为本报告准备的附录中，汇总了80起中国公民因网络言论遭到政府打击或惩处的案件。请访问 www.pen.org/forbidden-feeds 浏览完整附录。附录中80起案件的相关信息摘自公开的英文和中文报道。案件摘要对每个案件提供了基本信息，但鉴于篇幅有限，并未对其进行完整陈述。每个案件所罗列的正式被控罪名均以公开报道为依据，在无法找到具体被控罪名时，则由美国笔会中心根据公开案件描述确定相关法律条款。美国笔会中心不接受，也不相信当局对这些人士的事实或法律指控，也毫不接受中国当局对其“有罪”的法律裁决，附录中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被错误解读为与此不符的立场。

附录中的案件范围广泛，从人权活动人士和举报人被判处多年徒刑，到网民在发表批评性评论后被警方拘留和问话，都有收录其中。但总体而言，这些案例有助于表明，中国的“网络主权”体系得以维持，依靠的是对敢于触犯“网络主权掌控者”的人士进行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附录并非所有涉及中国公民因网络言论受到惩处案件的详尽列表。对这些案件的梳理旨在显示中国互联网用户可能因网络言论遭受严重后果的多种情形，也展示了中国政府将网络言论犯罪化的举措对公民的生活产生的实质性，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

附录二

国际笔会关于数字自由的宣言

《数字自由宣言》

国际笔会推动文学和表达自由，并受《国际笔会宪章》及其所含原则的约束，力求让思想能在各个国家之内和所有国家之间不受阻碍地传播。

国际笔会认识到，数字媒体是实现根本表达自由权的愿景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广大诗人、剧作家、散文家、小说家、作家、博主和记者的表达自由权正在因为使用数字媒体而遭受侵犯。在许多国家，公民在获取和使用数字媒体方面受到严格限制，而政府却将数字技术用于压制表达自由和监视个人。在某些情况下，私人部门和科技公司对政府审查和监视工作予以协助的情况尤其突出。为此，国际笔会作出以下声明：

1. 所有人都有权不在对报复或迫害的恐惧之下，通过数字媒体自由地表达自我。

- 1) 使用数字媒体的个人享有充分的表达自由，受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保护。
- 2) 政府不得对通过数字媒体传播信息、观点或想法的个人进行起诉或施加报复。
- 3) 各国政府必须通过颁布和实施切实有效的法律和准则，积极保护数字媒体上的表达自由。

2. 所有人都有权通过数字媒体寻求和接收信息。

- 1) 政府不应应对数字媒体上的内容进行审查、限制或管制，包括来自国内外消息来源的内容。
- 2) 在特殊情况下对数字媒体内容的任何限制，都必须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对煽动暴力等超出表达自由范畴之内容的界定。
- 3) 政府不应屏蔽数字媒体或对其使用进行限制，且即使在动乱或危机期间，亦是如此。对数字媒体使用的管制，尤其是大规模管制，在本质上侵犯了表达自由权。
- 4) 政府应推进和促进数字媒体向所有人完全开放。

3. 所有人都有权不受政府对数字媒体的监视。

- 1) 无论目标人物是否知道自己被监视，该行为本身使公众意识到遭到迫害和报复的可能性并对此心生恐惧，从

而对言论噤声。如果目标人物知道自己被监视，该行为会助长自我审查的风气，从而进一步破坏表达自由。

- 2) 作为一般性原则，政府不应试图访问个人与个人，或者多人之间的私人数字通信，也不应监视个人使用数字媒体的情况、通过数字媒体追踪个人行踪、篡改个人所表达的内容，或对个人进行一般意义上的监视。
- 3) 当政府在特殊情况下，出于合法执法或开展国家安全调查的相关动机，对个人进行任何监视和通过数字媒体进行任何通信监控时，都必须遵守适用于合法搜查的、由国际法律和准则规定的正当程序，如获得法院授权的搜查令。充分的表达自由必然包括对隐私权的尊重；因此，所有涉及隐私权的现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也都适用于数字媒体，并可能需要制定新的法律和准则，以及提供新的保障。数据挖掘等政府对数字媒体所产生数据和其他信息的收集和保留行为，应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对隐私的规定，例如数据保留应该有时间限制、比例适当，并有效告知所涉人士。

4. 私人部门，特别是科技公司，具有保障表达自由和人权的义务。

- 1) 本声明所述原则同样适用于私人部门。
- 2) 公司必须尊重包括表达自由权在内的各项人权，且即使国家法律法规不予保护，也必须维护这些权利。
- 3) 有意在其他国家运营的科技公司有审度其产品、服务和政策将如何影响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的职责。若侵犯人权行为可能发生，或者与当地用户使用公司产品或服务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则公司应出于尊重人权，修改或撤销其所提议的进入该国市场的计划。
- 4) 科技公司应将表达自由原则纳入核心业务，如在产品设计中加入内置隐私保护功能。
- 5) 科技公司一旦发现其业务侵犯了表达自由权，应向权利受到侵犯者提供赔偿，且即使政府没有提供补偿措施，也应如此。

经国际笔会代表大会通过

韩国庆州

2012年9月

尾注

- ¹ Liu Xiaobo, “ME and the Internet,” Available at http://www.zonaeuropa.com/20060224_1.htm. 译注：中文版请见 http://www.zonaeuropa.com/20060224_2.htm
- ² Id.
- ³ Perry Link, “Charter 08, One Year On,” Wall Street Journal, Dec. 8, 2009,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48703558004574582773035958350>
- ⁴ Id.
- ⁵ Bill Dodson, China Inside Out: Irreversible Trends Re-Shaping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excerpted in The Diplomat, Oct. 13, 2010, <https://thediplomat.com/2010/10/the-revolution-wont-be-online/>
- ⁶ 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 “Re: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Status for China,” March 8, 2000,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ttp://www.techlawjournal.com/cong106/pntr/20000308sp.htm>
- ⁷ Gady Epstein, “A Giant Cage: Special Report—China and the Internet,” The Economist, April 6, 2013, <https://www.economist.com/special-report/2013/04/06/a-giant-cage>
- ⁸ Jimmy Wu and Oiwan Lam,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Great Firewall: 21 Years of Censorship,”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7/09/03/evolution-chinas-great-firewall-21-years-censorship/>; see further Marty Hu,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A Technical Perspective,” May 30, 2011, <https://cs.stanford.edu/people/eroberts/cs181/projects/2010-11/FreedomOfInformationChina/great-firewall-technical-perspective/index.html>
- ⁹ Geremie R. Barmé and Sang Ye,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Wired June 1, 1997, <https://www.wired.com/1997/06/china-3/>
- ¹⁰ 全文见：White paper on the Internet in China,”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ugust 6, 2010,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0-06/08/content_9950198.htm. See generally Kayla Blomquist, China’s Push for Cyber Sovereignty, FAO Global, November 8, 2017, https://www.faoglobal.com/article-chinas-push-for-cyber-sovereignty/#_edn3
- ¹¹ Jack Hu and Oiwan Lam, In quest for ‘ideological security’, China pushes to extend Communist Party influence outside tech firms, Hong Kong Free Press, Sep. 10, 2017.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7/09/10/quest-ideological-security-china-pushes-extend-communist-party-influence-inside-tech-firms/>; Associated Press, Xi Jinping asks for ‘absolute loyalty’ from Chinese state media, The Guardian, Feb. 19,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feb/19/xi-jinping-tours-chinas-top-state-media-outlets-to-boost-loyalty>
- ¹² A Year On: China’s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 Lawyers, Amnesty International. July 2016.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campaigns/2016/07/one-year-since-chinas-crackdown-on-human-rights-lawyers/>
- ¹³ Full text of Xi Jinping’s report at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daily.com.cn, November 4, 2017.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19thcpcnationalcongress/2017-11/04/content_34115212.htm. 译注：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文版全文见 <http://news.sina.com.cn/o/2017-10-18/doc-ifymyxw3516456.shtml>
- ¹⁴ A Year On: China’s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 Lawyers, Amnesty International. July 2016.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campaigns/2016/07/one-year-since-chinas-crackdown-on-human-rights-lawyers/>
- ¹⁵ Tyrone Siu, China: On “709” Anniversary, Legal Crackdown Continues, Human Rights Watch, July 7, 2017. <https://www.hrw.org/news/2017/07/07/china-709-anniversary-legal-crackdown-continues>
- ¹⁶ China’s Xi vows to carry on anti-corruption crusade, News | Al Jazeera, October 18, 2017.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7/10/china-xi-vows-carry-anti-corruption-crusade-171018045437038.html>
- ¹⁷ Id.
- ¹⁸ Charting China’s ‘great purge’ under XI,” BBC News, Oct. 23, 2017,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41670162>
- ¹⁹ Tom Phillips, Xi Jinping signals intent to remain in power by revealing politburo with no successor, The Guardian, October 25,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oct/25/xi-jinping-signals-intent-power-successor-politburo-china>
- ²⁰ Tom Phillips, ‘Dictator for life’: Xi Jinping’s power grab condemned as steps towards tyranny, The Guardian, Feb. 26, 2018.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feb/26/xi-jinping-china-presidential-limit-scrap-dictator-for-life>
- ²¹ Ryan McMorro and Joanna Chiu, “With Little Suspense, Xi to Secure Lifetime Presidency,” Agence France Presse, March 11, 2018, <https://www.afp.com/en/news/23/little-suspense-xi-secure-lifetime-presidency-doc-1274331>

-
- ²² Paul Mozur, China Presses its Internet Censorship Efforts Across the Glob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02/technology/china-technology-censorship-borders-expansion.html?referer=https://t.co/2VPMZVlzzX%3famp=1>
- ²³ Simon Denyer, Apple CEO backs China's vision of an 'open' Internet as censorship reaches new heights, The Washington Post, Dec. 4,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7/12/04/FORBIDDEN FEEDS: GOVERNMENT CONTROLS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 65 apple-ceo-backs-chinas-vision-of-an-open-internet-as-censorship-reaches-new-heights/?utm_term=.64a9e9bfff71; Shannon Liao, Apple's Tim Cook and Google's Sundar Pichai were surprise guests at China's internet conference, The Verge, Dec. 4, 2017. <https://www.theverge.com/2017/12/4/16733202/china-apple-google-tim-cook-sundar-pichai-open-internetsurprise-guests>; James Griffiths, China holds 'World Internet Conference' as censorship intensifies, CNN Money, Nov. 15, 2016. <http://money.cnn.com/2016/11/15/technology/china-world-internet-conference/index.html>;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5/12/18/alabas-jack-ma-sings-praises-of-xis-global-vision-of-internet-management/>
- ²⁴ Paul Carsten, China calls for Internet front to fight hacking, cyber 'arms race', Reuters, Dec. 15, 2015.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internet/china-calls-for-internet-front-to-fight-hacking-cyber-armsrace-idUSKBN0TZ09920151216>; Roseann Rife, Tech companies must reject China's repressive internet rules, Amnesty International, Dec. 15, 2015.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15/12/tech-companies-must-reject-china-repressive-internet-rules/>
- ²⁵ Espresso, Online in China: censo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 Economist, Dec. 16, 2015. <https://espresso.economist.com/c2cc4243fe2575474d57dfe7380fc9ef>
- ²⁶ Ray Tuttle, "China's Race Problem: How Beijing Represses Minorities," Foreign Affairs, May 201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04-20/china-s-race-problem>
- ²⁷ 美国笔会中心曾在过往两份报告中考察香港表达自由状况，请见：“Threatened Harbor: Encroachments on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2015) 與 《不祥之兆：失踪的书商与香港的言论自由》（Writing on the Wall: Disappeared Booksellers and Free Expression in Hong Kong）(2016)。
- ²⁸ Statista DMO, Number of social media users in selected countries in 2017 and 2022, Statista, July, 2017,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8341/number-of-social-network-users-in-selected-countries/>
- ²⁹ Statista DMO, Number of social network users in China from 2015 to 2022 (in millions), Statista, July, 2017,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7586/number-of-social-network-users-in-china/>
- ³⁰ 在 2017 年，全球估计有大约 24 亿社交媒体用户。eMarketer, Number of social media users worldwide from 2010 to 2021 (in billions), Statista, July, 2017,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8414/number-of-worldwide-social-network-users/>
- ³¹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in China from December 2006 to December 2017, Statista, January, 2018,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5140/number-of-internetusers-in-china/>
- ³² The World Fact Book: China,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January, 23, 2018,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ch.html>
- ³³ Jon Russell, Half of China's population now uses the internet on a mobile device, TechCrunch, Jan. 23, 2017, <https://techcrunch.com/2017/01/23/china-internet-half-population-mobile/>
- ³⁴ Bien Perez, China Unicom unleashes mainland's first nationwide unlimited 4G data pla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 27, 2017, <http://www.scmp.com/tech/china-tech/article/2074441/china-unicom-unleashes-mainlands-first-nationwide-unlimited-4g-data>
- ³⁵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he 39th "Statistical Report on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China", CNNIC, Jan. 22, 2017,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sl=auto&tl=en&js=y&prev=t&hl=en&ie=UTF-8&u=http%3A%2F%2Fwww.cnnic.net.cn%2Fhlwfyj%2Fhlwxzbg%2Fhlwtjbg%2F201701%2Ft20170122_66437.htm&edit-text=
- ³⁶ Jon Russell, Half of China's population now uses the internet on a mobile device, TechCrunch, Jan. 23, 2017, <https://techcrunch.com/2017/01/23/china-internet-half-population-mobile/>; Zheping Huang, All the things you can—and can't—do with your WeChat account in China, Quartz, Dec. 28, 2017, <https://qz.com/1167024/all-thethings-you-can-and-cant-do-with-your-wechat-account-in-china/>
- ³⁷ Matthew Brennan, 2017 WeChat User Report Is Out, China Channel, Apr. 25, 2017, <https://chinachannel.co/1017-wechat-report-users/>
- ³⁸ Id.
- ³⁹ We Are Social Singapore, Digital in 2017 Global Overview, SlideShare, Jan. 24, 2017, <https://www.slideshare.net/wearesocialsg/digital-in-2017-global-overview>
-

-
- ⁴⁰ Manya Koetse, Chinese Celebrities with most Weibo Followers: A Top 10 of 2017, What's On Weibo, Mar. 11, 2017, <https://www.whatsonweibo.com/chinese-celebrities-weibo-followers-top-10-2017/>; Liu Zhen, To love him or 66 PEN AMERICA hate him? Donald Trump's many fans in China are having second thoughts now,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21, 2017, <http://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2063604/love-him-or-hate-him-donaldtrumps-many-fans-china-are>; <https://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 (48.8 million as of March 9, 2018).
- ⁴¹ Eva Xiao, After bike-sharing, this looks like China's next startup craze, TechInChina, May 8, 2017, <https://www.techinasia.com/xiaodian-series-b>
- ⁴² Gabriel Wildau and Leslie Hook, China mobile payments dwarf those in US as fintech booms, research shows, Financial Times, Feb. 13,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00585722-ef42-11e6-930f-061b01e23655>
- ⁴³ Yue Wang, You Don't Need a Wallet in China, Just Your Smartphone, Forbes, May 15, 2017, <https://www.forbes.com/sites/ywang/2017/05/15/your-mobile-money-surviving-a-day-in-china-without-cash-or-cards/#4175883b7626>
- ⁴⁴ Sophia Yan, China can seize opportunity to lead global A.I. development, Baidu executives say, CNBC, Jul. 5, 2017, <https://www.cnbc.com/2017/07/05/baidu-china-has-an-opportunity-to-lead-global-ai-development.html>
- ⁴⁵ Charles Liu, "Let's Go, Mantis Shrimp": The Most Trending Chinese Internet Slang of 2017—Summer Edition, thebeijinger, Jul. 19, 2017.
- ⁴⁶ Christina Xu, A Field Guide to China's Most Indispensable Meme, Motherboard, Aug. 1, 2016, https://motherboard.vice.com/en_us/article/bmvd74/china-meme-face-a-biaoqing-field-guide
- ⁴⁷ Melissa Hogenboom, China's new phase of panda diplomacy, BBC, Sep. 25, 2013, <http://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24161385>
- ⁴⁸ Anthony Kuhn, In China, A Cashless Trend Is Taking Hold With Mobile Payments, NPR, Jun. 29, 2017, <http://www.npr.org/sections/alltechconsidered/2017/06/29/534846403/in-china-a-cashless-trend-is-takinghold-with-mobile-payments>
- ⁴⁹ Id.
- ⁵⁰ China's music crowdfunding platform Musikid: offers artists one-stop service, MusicBusiness China, Jun. 25, 2015, <http://chinamusicbusinessnews.com/?p=489>
- ⁵¹ Kevin Hamlin, China's Growth May Surprise Again This Year, Bloomberg News, Jan. 3,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1-03/china-s-economy-could-stem-slowdown-again-as-jpmorgan-upgrades>
- ⁵² George Chen, Can Li Keqiang's Internet Plus strategy really save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 8, 2015, <http://www.scmp.com/business/china-business/article/1732704/can-li-keqiangs-internet-plus-strategy-reallysave-china>
- ⁵³ Josh Horwitz, Whil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ries to "kill email," in China, it's always been dead, Quartz, May 28, 2017, <https://qz.com/984690/while-the-rest-of-the-world-tries-to-kill-email-in-china-its-always-been-dead/>
- ⁵⁴ Li Yuan, Chinese Prefer the Sound of Silence When Getting Messages From M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 7,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hi-its-mom-why-voice-messages-arent-going-away-1504779303>
- ⁵⁵ Matthew Brennan, 2017 WeChat User Behavior Report, China Channel, Apr. 25, 2017. <https://chinachannel.co/1017-wechat-report-users/>
- ⁵⁶ Incitez China, Wechat Restricting Total Number of Friends to 5,000, China Internet Watch, May 23, 2014, <https://www.chinainternetwatch.com/7534/wechat-restricting-total-number-of-friends-to-5000/>
- ⁵⁷ Alina Bugarin, What You Need To Know Before Signing Up To Weibo, The Chinese Twitter-Facebook Hybrid, monitive, Jan. 28, 2015, <https://monitive.com/blog/what-you-need-to-know-before-signing-up-to-weibo-the-chinese-twitter-facebook-hybrid/>
- ⁵⁸ CIW Team, Weibo monthly active users reached 340M in Q1 2017, China Internet Watch, May 17, 2017, <https://www.chinainternetwatch.com/20636/weibo-q1-2017/>
- ⁵⁹ Twitter, Number of monthly active Twitter users worldwide from 1st quarter 2010 to 4th quarter 2017, Statista, Feb. 2018,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82087/number-of-monthly-active-twitter-users/>
- ⁶⁰ Alina Bugarin, What You Need To Know Before Signing Up To Weibo, The Chinese Twitter-Facebook Hybrid, monitive, Jan. 28, 2015, <https://monitive.com/blog/what-you-need-to-know-before-signing-up-to-weibo-the-chinese-twitter-facebook-hybrid/>
- ⁶¹ Bruce Einhorn and Brad Stone, Tencent: March of the Penguins, BusinessWeek, Aug. 4, 201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10911202223/http://www.businessweek.com:80/magazine/Tencent-march-of-the-penguins-08042011.html>
- ⁶² The Story of China's Biggest Social Network: Qzone, China Internet Watch, Sep. 13, 2013, <https://www.FORBIDDEN FEEDS: GOVERNMENT CONTROLS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 67 chinainternetwatch.com/3346/Tencent-qzone/>
- ⁶³ Social Media in China : 10 million new users every month, E-commerce Agency, Jan. 18, 2016.
-

<http://ecommercechinaagency.com/social-media-in-china-10-million-new-user-every-month/>; Anne Freier, Which social media and messaging apps do teenagers prefer?, *BusinessofApps*, Sep. 16, 2015, <http://www.businessofapps.com/which-social-media-and-messaging-apps-do-teenagers-prefer/>

⁶⁴ News and Insights of Baidu Tieba, *China Internet Watch*, 2018, <https://www.chinainternetwatch.com/tag/baidu-tieba/>

⁶⁵ *Id.*

⁶⁶ *Id.*

⁶⁷ Zheping Huang, Chinese citizens are boycotting search engine Baidu—and praying for Google to come back, Jan. 14, 2016, <https://qz.com/593120/chinese-citizens-are-boycotting-search-engine-baidu-and-praying-for-googletocome-back/>

⁶⁸ Rita Liao, With IPO plans, China's hipster social network Douban turns pragmatic, *TechNode*, Aug. 7, 2017, <https://technode.com/2017/08/07/with-ipo-plans-chinas-hipster-social-network-douban-turns-pragmatic/>

⁶⁹ *Id.*

⁷⁰ Live Streaming in China: The Top 5 Platforms, *Chozan*, May 02, 2017. <https://chozan.co/2017/05/02/china-top-5-live-streaming-platforms/>

⁷¹ *Id.*

⁷² Laura He, China's crackdown on internet live-streaming to shake up the indust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 7, 2017. <http://www.scmp.com/business/companies/article/2076708/crackdown-internet-live-streaming-shake-industry>

⁷³ *Id.*

⁷⁴ Brian Fung "Netizen': Why is This Goofy-Sounding Word So Important in China?" *The Atlantic* October 11, 2012.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2/10/netizen-why-is-this-goofy-sounding-word-so-important-in-china/263245/>; Fengshu Liu, *Urban Youth in China Modernity, the Internet, and the Self*, Google Books, Jan. 25, 2011,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FHerAgAAQBAJ&dq=wangyou+china+net+friend&source=gbs_navlinks_s

⁷⁵ 见 Matt Schiavenza "Enough With the Word 'Netizen'"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5, 2013,

<https://www.theatlantic.com/china/archive/2013/09/enough-with-the-word-netizen/279969> (criticizing the term as misleading and inaccurate);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2/10/netizen-why-is-this-goofy-sounding-words-important-in-china/263245/>

⁷⁶ 该现象的批判性评量。见 Amy Qin "What Microblogs Aren't Telling You About China," *ChinaFile*, September 16, 2012

<http://www.chinafile.com/what-microblogs-arent-telling-you-about-china>

⁷⁷ Yipeng Shen, *The Narration of the Nation in Popular Literatures, Film, and Televis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 135-168; Gady Epstein, A Giant Cage: Special Report—China and the Internet, *The Economist*, April 6, 2013,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574628-internet-was-expected-help-democratise-china-instead-it-has-enabled> ("Millions of [internet] users are low-grade subversives, chipping away at the imposing edifice of the party-state with humor, outrage and rueful cynicism")

⁷⁸ "Democracy Wall," *BBC*, http://news.bbc.co.uk/2/shared/spl/hi/in_depth/china_politics/key_people_events/html/7.stm

⁷⁹ Lokman Tsui, "The Great Firewall as Iron Curtain 2.0: The Implications of China's Most Dominant Metaphor for U.S. Foreign Policy," 6th Annual Chinese Internet Research Conference, June 13-14, 2008, Journalism and Media Studies Centre, Hong Kong University

⁸⁰ "Internet giants told: Accept cyber curbs to be welcome in China," *Reuters*, *Channel NewsAsia*, Dec. 18, 2017,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technology/internet-giants-told--accept-cyber-curbs-to-be-welcome-in-china-9508192>

⁸¹ David Bandurski, "The Great Hive of Propaganda," *China Media Project*, Sep. 16, 2017, <http://chinamediaproject.org/2017/09/16/the-great-hive-of-propaganda/>

⁸²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the digital age,"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UNGA) 68/167, Dec. 18, 2013, <https://ccdcoe.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N-131218-RightToPrivacy.pdf>; "U.N. Affirms Internet Freedom 68 PEN AMERICA as Basic

Right," *New York Times*, Jul. 6, 2012, <https://bits.blogs.nytimes.com/2012/07/06/so-the-united-nations-affirms-internet-freedom-as-a-basic-right-now-what/>

⁸³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rticle 18, 23 May 1969,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vol. 1155, p. 331, available at: <http://www.refworld.org/docid/3ae6b3a10.html> [accessed 4 January 2018] [Hereinafter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or VCLT]. 译注: 中文版请见 <http://www.un.org/chinese/law/ilc/treaty.htm>

⁸⁴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Article 21,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UNHCR), ratified Dec. 16, 1966 and entered into force Mar. 23, 1976, available at: <http://>

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ccpr.aspx [accessed Feb. 28, 2018]; “Human Rights Committee General Comment No. 34,” Article 19: Freedoms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UN Doc. CCPR/C/GC/34, Jul.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2.ohchr.org/english/bodies/hrc/docs/gc34.pdf> [accessed Feb. 28, 2018] [hereinafter General Comment No. 34] at para. 21.

⁸⁵ General Comment No. 34 at para. 23. 译注：《第34号一般性意见》中文版请见 <https://www.refworld.org/cgi-bin/texis/vtx/rwmain/opendocpdf.pdf?reldoc=y&docid=4ed34b772>

⁸⁶ “Freedom of Expression on the Internet,”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available at: <https://en.unesco.org/themes/freedom-expression-internet>; “The Promotion, 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HRC/32/L.20, 27 June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32/Pages/ResDecStat.aspx> and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G16/131/89/PDF/G1613189.pdf?OpenElement>; Donahoe, Eilieen, “Human Rights in the Digital Age,” Human Rights Watch, Dec. 23,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hrw.org/news/2014/12/23/human-rights-digital-age>

⁸⁷ “The Promotion, 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HRC/20/L.13, 29 June 2012, available a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G12/147/10/PDF/G1214710.pdf?OpenElement>; “The Promotion, 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HRC/26/L.13, 20 June 2014, available at: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G14/059/67/PDF/G1405967.pdf?OpenElement>; “The Promotion, 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A/HRC/32/L.20, 27 June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32/Pages/ResDecStat.aspx> and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LTD/G16/131/89/PDF/G1613189.pdf?OpenElement>

⁸⁸ General Comment No. 34, at para. 15.

⁸⁹ Id.

⁹⁰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the digital ag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Council, A/HRC/27/37, Jun. 30,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7/Documents/A.HRC.27.37_en.pdf. 译注：《数字时代的隐私权》中文版请见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14/068/70/PDF/G1406870.pdf?OpenElement>

⁹¹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nited Nations, Article 12, Dec. 10, 1948,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en/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United Nations, Dec. 16, 1966, available at: <http://www.cirp.org/library/ethics/UN-covenant/>

⁹² “General Comment No. 16,”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Apr. 8, 1988, available at: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53883f922.html>

⁹³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the digital ag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Human Rights Council, A/HRC/27/37, Jun. 30,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7/Documents/A.HRC.27.37_en.pdf. 译注：《数字时代的隐私权》中文版请见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4/068/70/PDF/G1406870.pdf?OpenElement>

⁹⁴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the digital age,” 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UNGA) 68/167, Dec. 18, 2013, <https://ccdcoe.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N-131218-RightToPrivacy.pdf>;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the Digital Age,” UNGA Resolution 69/166, Dec. 18,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9/166

⁹⁵ “The right to privacy in the digital age,” Report of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A/HRC/27/37, Jun. 30,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HRC/RegularSessions/Session27/Documents/A.HRC.27.37_en.pdf; Cannataci, Joseph A., “Statement by Mr. Joseph A. Cannataci,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 to privacy, at the 31st session of the Human Rights Council,” Mar. 9,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1248&LangID=E>; Kaye, David,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A/HRC/29/32, available at: http://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29/32

⁹⁶ PEN Declaration on Digital Freedom, PEN International, 2014, available at: <https://pen-international.org/who-we-are/manifestos/the-pen-declaration-on-digital-freedom>

⁹⁷ Internet Fever, State Control and the Hunger for Free Informati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July 27, 2001, <https://www.hrichina.org/en/content/4748>; “中國接入網際網路,” 中国新闻网, <https://archive.is/20130101104447/http://big5.chinanews.com.cn:89/special/guoqing/60/2009/06-25/122.shtml>

⁹⁸ Lei Guang, "Elusive Democracy: Conceptu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1978-79 to 1989," *Modern China*, vol 22, no 4, October 1996, 417-47, <http://www.jstor.org/stable/189303>

⁹⁹ Denise Ho, "Exhibit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1: Reading 'Big-Character Posters'," *Medium*, November 7, 2017, <https://medium.com/fairbank-center/exhibiting-the-cultural-revolution-part-1-reading-big-character-posters-d3edd7bb0104>; Yimu, "Unofficial document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Communist China, 1978-1991: A Checklist of Chinese Materials in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86, <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1918712>

¹⁰⁰ Hua Sheng, "Big Character Posters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Columbia Journal of Asian Law*, vol 4, no 2, Fall 1990, <https://cjal.columbia.edu/article/big-character-posters-in-china-a-historical-survey/>

¹⁰¹ Fang-Fang Tang, "Internet Development," *China: New Engine of World Growth*, edited by Ross Garnaut and Ligang Song, ANU E Press, 2012, 276-99, <http://www.jstor.org/stable/j.ctt24h9qh.23> (setting the arrival at January 1996); Jan van der Made, "Internet Fever, State Control and the Hunger for Free Informati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July 27, 2001, <https://www.hrichina.org/en/content/4748> (setting the arrival at May 1995); and "Evolution of Internet in China," *Chin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Network*, January 1, 2001, http://www.edu.cn/introduction_1378/20060323/t20060323_4285.shtml (noting relevant developments between 1993-1996);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Background," *TorFox*, June 1, 2011, <https://cs.stanford.edu/people/eroberts/cs181/projects/2010-11/FreedomOfInformationChina/the-great-firewall-of-china-background/index.html>

¹⁰² (setting the arrival in 1994) Cary Huang, "Paranoia from Soviet Union Collapse Haunts China's Communist Party, 22 Years 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9, 2013,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359350/paranoia-soviet-union-collapse-haunts-chinas-communist-party-22-years>

¹⁰³ Reuters Staff, "China Must Never Repeat Cultural Revolution: People's Daily," *Reuters*, May 17, 2016,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ulturalrevolution-idUKKCN0Y80BZ>

¹⁰⁴ "The Great Firewall: The Art of Concealment," *The Economist*, April 6, 2013,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574631-chinese-screening-online-material-abroad-becoming-ever-more-sophisticated>

¹⁰⁵ Simon Denyer, "China's Scary Lesson to the World: Censoring the Internet Works," *Washington Post*, May 23,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s-scary-lesson-to-the-world-censoring-theinternet-works/2016/05/23/413afe78-fff3-11e5-8bb1-f124a43f84dc_story.html?utm_term=.40c61e627605; "Internet Censorship: Law & Policy Around the World," *Electronic Frontiers*, March 28, 2002, <https://www.efa.org.au/Issues/Censor/cens3.html>. (By September 1996, China had reportedly blocked an estimated 100 websites of Western news outlets and Taiwanese commentary sites, along with those containing anti-China and pornographic material); see also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Background," *TorFox*, June 1, 2011, <https://cs.stanford.edu/people/eroberts/cs181/projects/2010-11/FreedomOfInformationChina/the-great-firewall-of-china-a-background/index.html>

¹⁰⁶ Daniel Rechtschaffen, "How China's Tech Empire Is Being Used to Gather Data on its Citizens," *Forbes*, January 9, 2018,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nielrechtschaffen/2018/01/09/how-beijing-built-a-tech-empireand-then-turned-it-against-its-citizens/#a2f831f44247>. (Tencent was founded in 1998, while Baidu was founded in 2000).

¹⁰⁷ May Kay Magistad, "How Weibo Is Changing China," *Yale Global Online*, August 9, 2012,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how-weibo-changing-china>; Jacques deLisle, Avery Goldstein, Guobin Yang, "The Internet, Social Media, and a Chang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http://www.upenn.edu/pennpress/book/15497.html>; Fangjing Tu, "WeCha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SAGE Journals*, September 5, 2016,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2057047316667518>; and Cindy Chiu, Chris Ip, and Ari Silverman,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in China," *McKinsey Quarterly*, April 2012,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marketing-and-sales/our-insights/understanding-social-media-in-china>

¹⁰⁸ 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y Silencing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issue 2, May 2013, <https://gking.harvard.edu/publications/how-censorship-china-allows-government-criticism-silences-collective-expression>; Bei Qin, David Strömberg, and Yanhui Wu, "Why Does China Allow Freer Social Media? Protests Versus Surveillance and Propagand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February 4, 2017,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910223; Runfeng He, "How Do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nage Social Media? The Case of Weibo,"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our-research/how-does-chinese-government-manage-social-media-case-weibo>; Anthony Kuhn, "China's Internet Forum May Provide A Peek At Its Cyber-Ambitions," *NPR*, December 15, 2015, <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5/12/15/459834560/70-PEN-AMERICA-chinas-internet-forum-may-provide-a-peek-at-its-cyber-ambitions>

¹⁰⁹ Evan Osnos, "The Trial of the Chinese Dream," *The New Yorker*, January 17, 2014,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

daily-comment/the-trial-of-the-chinese-dream; Jonathan Kaiman, "China Jails Four More New Citizens Movement Activists," *The Guardian*, April 18,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apr/18/china-jails-new-citizens-movement-activists>; Liu Xiaobo: Sentenced Six Years Ago, PEN America, December 26, 2015; Hermann Aubie, "Charter 08: 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of Liu Xiaobo's Writings," *China Change*, September 5, 2017, <https://chinachange.org/tag/charter-08/>; Andrew Nathan, "A China of Citizens: Xu Zhiyong's Quest for a Free China,"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3, 2017,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7-01-13/china-citizens>.

¹¹⁰ Brook Larmer, "Where an Internet Joke Is Not Just a Jok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6,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0/30/magazine/the-dangerous-politics-of-internet-humor-in-china.html?mtrref=www.google.com>; "Cat and Mouse: How China Makes Sure Its Internet Abides By the Rules," *The Economist*, April 6, 2013,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574629-how-china-makes-sure-its-internet-abides-rules-catand-mouse>; Samson Yuen, "Friend or Foe? The Diminishing Space of China's Civil Society" *China Perspectives*, 3, 2015, <http://www.cefc.com.hk/article/friend-or-foe-the-diminishing-space-of-chinas-civil-society/>

¹¹¹ "Social Media Encouraging Corruption Whistleblowing," *China Daily*, May 9, 2015,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5-05/09/content_20665420.htm; David Wertime, "Can the Internet Change China?," *Yale Insights*, May 23, 2016, <https://insights.som.yale.edu/insights/can-the-internet-change-china>; Su-Mei Ooi and Brittanie Redd, "Xi Jinping and Social Media: Harnessing the People's Voice," *The Diplomat*, March 20, 2014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3/xi-jinping-and-social-media-harnessing-the-peoples-voice/2013/>; David Cohen, "Xi Jinping: China's First Social Media President?," *The Diplomat*, January 8, 2013, <https://thediplomat.com/2013/01/xi-jinping-chinas-first-social-media-president/>

¹¹² Jake Hooker and Jim Yardley, "Powerful Quake Ravages China, Killing Thousands," *New York Times*, May 13, 2008, <http://www.nytimes.com/2008/05/13/world/asia/13china.html>

¹¹³ Malcom Moore, "China Earthquake Brings Out Citizen Journalists," *The Telegraph*, May 12, 2008,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1950212/China-earthquake-brings-out-citizen-journalists.html>; Onook Oh, Kyounghee Hazel Kwon, and H. Raghav Rao, "An Exploration of Social Media in Extreme Events: Rumor Theory and Twitter During the Haiti Earthquake 2010," *ICIS 2010 Proceedings*, 231, https://aisel.aisnet.org/icis2010_submissions/231/

¹¹⁴ Katherine Grube, "Ai Weiwei Challenges China's Government Over Earthquake," *ArtAsiaPacific*, Jul/Aug 2009, <http://artasiapacific.com/Magazine/64/AiWeiweiChallengesChinasGovernmentOverEarthquake>; Clifford Coonan, "China's Quake Cover-Up," *Independent*, May 3, 2009,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sia/chinas-quake-cover-up-1678542.html>; Simon Elegant, "A Year After Sichuan Quake, Citizens Press for Answers," *Time*, May 12, 2009, <http://content.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897567,00.html>; Dan Levin, "Social Media in China Fuel Citizen Response to Quake," *New York Times*, May 11,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5/12/world/asia/quake-response.html>; Yan Qu, Philip Fei Wu, and Xiaoqing Wang, "Online Community Response to Major Disaster: A Study of Tianya Forum in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2009 42nd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Big Island, HI, 2009, 1-11, <http://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4755366/>

¹¹⁵ David Bandurski, "Images on Social Media Chronicle Days of Disaster," *China Media Project*, July 26, 2011, <http://chinamediaproject.org/2011/07/26/images-on-social-media-chronicle-days-of-disaster/>; David Bandurski, "Images of Disaster on Social Media: 2," *China Media Project*, July 29, 2011, <http://chinamediaproject.org/2011/07/29/images-of-disaster-on-social-media-2/>; and David Bandurski, "Can Social Media Push Change in China?," *China Media Project*, Oct. 3, 2011, <http://chinamediaproject.org/2011/10/03/social-media-push-faster-crisis-response/>

¹¹⁶ Robin Wauters, "China Blocks Access to Twitter, Facebook After Riots," *Washington Post*, July 7,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7/07/AR2009070701162.html>; Tania Branigan, "China Blocks Twitter, Flickr and Hotmail Ahead of Tiananmen Anniversary," *Guardian*, June 2, 2009,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09/jun/02/twitter-china>

¹¹⁷ Kaveh Wadell, "Why Google Quit China, and Why It's Heading Back," *The Atlantic*, January 19,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6/01/why-google-quit-china-and-why-its-heading-back/424482/>

¹¹⁸ Wendy Wu, "Is China Making Life Difficult for Foreign Compani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 2016, <http://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defence/article/1940397/china-making-life-difficult-foreign-companies>; Jamil Anderlini, "State Support Has A Downside for China's Tech Titans," *Financial Times*, August 16,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76bece9a-81a1-11e7-a4ce-15b2513cb3ff>

¹¹⁹ Zachary Keck, "Four Things China Learned From the Arab Spring," *The Diplomat*, January 4, 2014, <https://FORBIDDEN FEEDS: GOVERNMENT CONTROLS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 71 thediplomat.com/2014/01/four-things-china-learned-from-the-arab-spring/>; "James Fallows, "Arab Spring, Chinese Winte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011,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1/09/arab-spring-chinese-winter/308601/>; and Jonathan D. Pollack, "Unease from Afar," Brookings, November 18, 2011,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unease-from-afar/>

¹²⁰ Heather Brown, Emily Guskin, and Amy Mitchell, "Arab American Media: Bringing News to a Diverse Community,"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28, 2012, <http://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13/legacy/Arab%20American%20Media%20Report.pdf>; Catherine O'Donnell, "New Study Quantifies Use of Social Media in Arab Spring," UW News, September 12, 2011 <http://www.washington.edu/news/2011/09/12/new-studyquantifies-use-of-social-media-in-arab-spring/>; and Peter Beaumont, "The Truth About Twitter, Facebook, and the Uprisings in the Arab World," The Guardian, February 25, 20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feb/25/twitter-facebook-uprisings-arab-libya>

¹²¹ Jared Keller, "Evaluating Iran's Twitter Revolution," The Atlantic, June 18, 2010, <https://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0/06/evaluating-irans-twitter-revolution/58337/>; Ethan Zuckerman, "The First Twitter Revolution?,"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5, 2011,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01/15/the-first-twitter-revolution-2/>; and Jackie Cohen, "Iran Becomes Next Country for Facebook-Led Revolution," Adweek, February 14, 2011, <http://www.adweek.com/digital/iran-becomes-next-country-for-facebook-led-revolution/>

¹²² Mark Landler and Brian Stelter, "Washington Taps into a Potent New Force in Diplomac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6,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6/17/world/middleeast/17media.html?_r=0&mtrref=en.wikipedia.org&auth=login-email

¹²³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apter II, Article 35, http://www.npc.gov.cn/englishnpc/Constitution/2007-11/15/content_1372964.htm

¹²⁴ "Freedom of Expression" (laws & regulation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https://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freedom-of-expression>; Mindy Kristin Longanecker. "No Room for Dissent: China's Laws Against Distrusting Social Order Undermine its Commitments to Free Speech and Hamper the Rule of Law," Pacific Rim Law & Policy Journal Association, 2009. <https://digital.lib.washington.edu/dspace-law/bitstream/handle/1773.1/532/18PacRimLPolyJ373.pdf?sequence=1>; Pan Adam. "China's Cybersecurity Administration Cracks Down on Free Speech," Media Freedom & Information Access Clinic, Yale Law School, October 19, 2017. <https://law.yale.edu/mfia/case-disclosed/chinas-cybersecurity-administration-cracks-down-free-speech>

¹²⁵ "Prior Restraint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https://www.cecc.gov/prior-restraint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hina: A Privilege, Not a Right,"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https://www.cecc.gov/freedom-of-expression-in-china-a-privilege-not-a-right>

¹²⁶ "Prior Restraint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https://www.cecc.gov/prior-restraint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hina: A Privilege, Not a Right,"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https://www.cecc.gov/freedom-of-expression-in-china-a-privilege-not-a-right>; Beina Xu and Eleanor Albert, "Media Censorship in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17, 2017,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media-censorship-china>

¹²⁷ "China internet: Xi Jinping calls for 'cyber sovereignty,'" December 16, 2015,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5109453>; Jun Mai, "Xi Jinping renews 'cyber sovereignty' call at China's top meeting of internet mind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3, 2017,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22683/xi-jinping-renews-cyber-sovereignty-call-chinas-top>

¹²⁸ Cheang Ming and Saheli Roy Chaudhury, "China has launched another crackdown on the internet—but it's different this time," CNBC, October 26, 2017, <https://www.cnbc.com/2017/10/26/china-internet-censorship-newcrackdowns-and-rules-are-here-to-stay.html>

¹²⁹ Agencies Responsible for Censorship in China,"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https://www.cecc.gov/agencies-responsible-for-censorship-in-china>

¹³⁰ "China sets up agency to tighten grip on internet," Reuters, May 4, 201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internet/china-sets-up-agency-to-tighten-grip-on-internet-idUSTRE7436SA20110504>

¹³¹ Shannon Tiezzi, "Xi Jinping Leads China's New Internet Security Group," The Diplomat, Feb. 28, 2014, <https://thediplomat.com/2014/02/xi-jinping-leads-chinas-new-internet-security-group/>

¹³² David Bandurski, "Web of Laws: How China's new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is securing its grip on the internet," Hong Kong Free Press, May 7, 2017,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7/05/07/web-laws-chinas-new-cyberspace-administration-securing-grip-internet/>

¹³³ Taylor Wessing, "New Cyber Security Enforcement Agency," Lexology, July 6, 2017,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265eae1a-f39f-4450-ac9c-7f6333bbcf41>; Bruce McConnell, "China Cyber: Stepping into the Shoes of a 'Major Power'", December 13, 2016,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6/12/72-PEN-AMERICA-china-cyber-stepping-into-the-shoes-of-a-major-power/>

-
- ¹³⁴ Jennifer Cheung, “China’s ‘great firewall’ just got taller,” Open Democracy, July 14, 2015,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digitaliberties/jennifer-cheung/china-s-great-firewall-just-got-taller>; David Bandurski, “Web of Laws: How China’s new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is securing its grip on the internet,” Hong Kong Free Press, May 7, 2017,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7/05/07/web-laws-chinas-new-cyberspace-administration-securing-grip-internet/>
- ¹³⁵ Steven Jiang, “China’s Former Internet Czar Faces Corruption Probe,” CNN, November 22, 2017, <https://edition.cnn.com/2017/11/22/asia/china-former-internet-czar-corruption/index.html>
- ¹³⁶ “China’s cyber watchdog orders top tech platforms to increase self-censorship,” Reuters, July 19,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ensorship/chinas-cyber-watchdog-imposes-top-fines-on-tech-firms-over-censorship-idUSKCN1C01C4>
- ¹³⁷ “China’s cyber watchdog imposes top fines on tech firms over censorship,” Reuters, September 25,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ensorship/chinas-cyber-watchdog-imposes-top-fines-on-tech-firms-over-censorship-idUSKCN1C01C4>
- ¹³⁸ See e.g. Owen Churchill, China Says Online Literature Must Uphold Socialist Values, Sixth Tone, Jun. 28, 2017,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0418/china-says-online-literature-must-uphold-socialist-values>; Zhang Liping, Authorities Aim to Stem the Tide of Immoral Live-Streaming, Sixth Tone, May 24, 2017,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0247/authorities-aim-to-stem-the-tide-of-immoral-live-streaming>
- ¹³⁹ “Agencies Responsible for Censorship in China,”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https://www.cecc.gov/agencies-responsible-for-censorship-in-china>
- ¹⁴⁰ David Bandurski, “Web of Laws: How China’s new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is securing its grip on the internet,” Hong Kong Free Press, May 7, 2017,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7/05/07/web-laws-chinas-new-cyberspace-administration-securing-grip-internet/>
- ¹⁴¹ See e.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ate Control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2),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sa17/007/2002/en/> p. 2 (“Since 1995 more than 60 rules and regulations have been introduced covering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此外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 2010 年发表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0-06/08/content_9950198.htm。该互联网政策的白皮书在其第四部分列举了十部与互联网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提及另外五部适用于互联网管理的法律,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 ¹⁴²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2000), <https://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measures-for-the-administration-of-internet-information-services-cecc>
- ¹⁴³ At Article 15.
- ¹⁴⁴ See Jan Fell, “Chinese Internet Law: What the West Doesn’t Se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0/chinese-internet-law-what-the-west-doesnt-see/> (pinpointing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gulatory strategy at 2004).
- ¹⁴⁵ E.g. Johan Lagerkvist, Principal-agent dilemma in China’s social media sector? The party-state and industry real-name registration waltz”,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6. October, 2012.
- ¹⁴⁶ Perry Link, China: 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 11, 2002,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02/04/11/china-the-anaconda-in-the-chandelier/>
- ¹⁴⁷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5) Part II: Chapter 1—Crimes of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 – Articles 102-113. 译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编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 102 条至第 113 条。
- ¹⁴⁸ 呼吁工作个案例如: Liu Xiaobo, PEN America, <https://pen.org/advocacy-case/liu-xiaobo/>; Advocacy Case: Chen Yunfei, PEN America, <https://pen.org/advocacy-case/chen-yunfei/>; Advocacy Case: Xue Deyun, PEN America, <https://pen.org/advocacy-case/xue-deyun/>; Advocacy Case: Shokjang (Druklo), PEN America, <https://pen.org/advocacy-case/shokjang-druk/>; “China: Two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Members Given Harsh Sentences,” PEN America, June 17, 2016, <https://pen.org/press-release/china-two-independent-chinese-pen-center-members-given-harsh-sentences/>; “Death of Imprisoned Chinese Writer And Activist Yang Tongyan A Further Blow For Free Expression,” PEN America, November 7, 2017, <https://pen.org/press-release/death-imprisoned-chinese-writer-activist-yang-tongyan-blow-free-expression/>
- ¹⁴⁹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rticle 246. 译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46 条。
- ¹⁵⁰ Dexter Roberts,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s’—The Crime Sweeping China,” Bloomberg, May 13, 2014,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4-05-12/picking-quarrels-and-provoking-troubles-the-crimesweeping-china>; Jeremy Daum, “Updated: Quick Note on ‘Picking Quarrels,’” China Law Translate, May 6, 2014, FORBIDDEN FEEDS: GOVERNMENT CONTROLS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 73 <http://www.chinalawtranslate.com/quick-note-on-picking->
-

quarrels/?lang=en; Stanley Lubman, “Picking Quarrels’ Cast Shadow Over Chinese Law,”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30, 2014, <https://www.law.berkeley.edu/article/picking-quarrels-casts-shadow-over-chinese-law/>

¹⁵¹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riminal Law Amendment (9), China Law Translate, (Amending Criminal Law Article 291), July 7, 2015, <http://chinalawtranslate.com/criminallawam92/?lang=en>

¹⁵² “Supreme People’s Court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n the handling of the use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to carry out defamation and other criminal ca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to explain some of the issues Law interpretation (2013) No. 21” China Court, Sep. 06, 2013, <http://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2013/09/id/146710.shtml>; see also Gwynn Guilford, “In China, Being Retweeted 500 Times Can Get You Three Years in Prison,” Quartz, September 9, 2013, <https://qz.com/122450/in-china-500-retweets-of-a-libelous-statement-can-get-you-three-years-in-prison/>

¹⁵³ Surging, “Public security organs for criminal cases can view personal circle of friends microblogging,” Sohu News, Sep. 20, 2016, <http://news.sohu.com/20160920/n468794222.shtml>. See also Lotus Ruan, Jeffrey Knockel, and Masashi Crete-Nishihata We (Can’t) Chat, Citizen Lab, April 13, 2017, <https://citizenlab.ca/2017/04/we-cantchat-709-crackdown-discussions-blocked-on-weibo-and-wechat/> (Such regulation “stat[e] explicitly that messages and comments on social media products like WeChat Moments can be collected and used as “electronic data” to investigate legal cases.”)

¹⁵⁴ “China to ban online impersonation accounts, enforce real-name registration,” Reuters, February 4, 2015,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internet-censorship/china-to-ban-online-impersonation-accounts-enforce-real-name-registration-idUSKBN0L80ZF20150204>

¹⁵⁵ Internet News Information Servic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National Internet Information Office Order,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May 02, 2017, http://www.cac.gov.cn/2017-05/02/c_1120902760.htm

¹⁵⁶ “China: New Regulations Increase Control Over Both Internet and Media,” PEN America, May 09, 2017, <https://pen.org/press-release/china-new-regulations-increase-control-internet-media/>

¹⁵⁷ Provis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et Forum Community Services, available via China Copyright and Media, <https://chinacopyrightandmedia.wordpress.com/2017/08/25/provisions-on-the-management-of-internet-forum-community-services/>; See also Masashi Crete-Nishihata, Lotus Ruan, Jakub Dalek, and Jeffrey Knockel, “Managing The Message: What you can’t say about the 19th National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on WeChat,” The Citizen Lab, Nov. 06, 2017, <https://citizenlab.ca/2017/11/managing-message-censorship-19th-national-communist-party-congress-wechat/>

¹⁵⁸ “Internet threat comments servic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Aug. 25, 2017, http://www.cac.gov.cn/2017-08/25/c_1121541842.htm

¹⁵⁹ Id.

¹⁶⁰ “Internet user public account information service management regulations,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Sep. 7, 2017, http://www.cac.gov.cn/2017-09/07/c_1121624269.htm

¹⁶¹ Oiwan Lam, “China Makes Chat Group Administrators - i.e. Regular Users- Criminally Liable for Unlawful Messages, Global Voices, Sep. 13, 2017, <https://advox.globalvoices.org/2017/09/13/china-makes-chat-group-administrators-i-e-regular-users-criminally-liable-for-unlawful-messages/>

¹⁶² Zheping Huang, “China wants to build a credit score that dings online chat group users for their political views,” Quartz, Sep. 08, 2017, <https://qz.com/1072660/china-wants-to-build-a-credit-score-that-dings-online-chatgroup-users-for-their-political-views/>

¹⁶³ “China Just Banned These Nine Topics from Group Chats,” That’s Beijing, September 19, 2017, <http://www.thatsmags.com/beijing/post/20656/china-just-banned-these-9-topics-from-group-chats> ; “中国公安提醒：多名微信群主已被拘留处分 九种消息别发”，ZaoBao, September 12, 2017, <http://www.zaobao.com.sg/wencui/social/story20170912-794657> ; Oiwan Lam, “China Makes Chat Group Administrators, i.e. Regular Users, Criminally Liable for Unlawful Messages,” Global Voices, September 13, 2017, <https://advox.globalvoices.org/2017/09/13/china-makes-chat-group-administrators-i-e-regular-users-criminally-liable-for-unlawful-messages/>

¹⁶⁴ “Censorship 3.0? Sina Weibo’s New ‘User Credit’ Points System,”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9, 2012, <https://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2/05/29/censorship-3-0-sina-weibos-new-user-credit-points-system/?mod=WSJBlog>

¹⁶⁵ “Censorship 3.0? Sina Weibo’s New ‘User Credit’ Points System,”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9, 2012, <https://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2/05/29/censorship-3-0-sina-weibos-new-user-credit-points-system/>; Keith Wagstaff, “Weibo Credit: Chinese Microblogging Site Tests Points-based Censorship,” Time, June 4, 2012, <http://techland.time.com/2012/06/04/weibo-credit-chinese-microblogging-site-tests-points-based-censorship/> ; Oiwan Lam, “China’s Sina Weibo Hires 1,000 Supervisors to Censor ‘Harmful Content’ - Including Women’s Legs,” Global 74 PEN AMERICA

Voices, Oct. 12, 2017, <https://advox.globalvoices.org/2017/10/12/chinas-sina-weibo-hires-1000-supervisors-to-censor-harmful-content-including-womens-legs/>

¹⁶⁶ C. Custer, “Sina Weibo System Has Docked 200K Users, Dealt with 15 Million Complaints,” Tech In Asia, July 8, 2013, <https://www.techinasia.com/sina-weibos-credit-system-docked-200k-users-dealt-15-million-complaints>; 新浪微博扣完积分就封号 不实信息举报一年超 1500 万, TechWeb, July 5, 2013, <http://www.techweb.com.cn/internet/2013-07-05/1307751.shtml>

¹⁶⁷ See e.g. C. Custer, “Sina Weibo System Has Docked 200K Users, Dealt with 15 Million Complaints,” Tech In Asia, July 8, 2013, <https://www.techinasia.com/sina-weibos-credit-system-docked-200k-users-dealt-15-million-complaints> (noting that “politically sensitive posts often fall under a different system, and user accounts can be banned well before their credit reaches zero if they’re posting the wrong political messages.”)

¹⁶⁸ “Planning Outli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ocial Credit System (2014-2020),” China Copyright and Media Wordpress, June 14, 2014, <https://chinacopyrightandmedia.wordpress.com/2014/06/14/planning-outline-for-the-construction-of-a-social-credit-system-2014-2020/>

¹⁶⁹ Rachel Botsman, “Big data meets Big Brother as China moves to rate its citizens,” Wired, Oct. 21, 2017, <http://www.wired.co.uk/article/chinese-government-social-credit-score-privacy-invasion>

¹⁷⁰ Id.

¹⁷¹ Josh Horwitz, “China’s Tencent is quietly testing a ‘social credit score’ based on people’s online behavior,” Quartz, Aug. 09, 2017, <https://qz.com/1049669/chinas-Tencent-hkg-0700-is-quietly-testing-a-social-credit-score-based-on-peoples-online-behavior/>

¹⁷² Paul Bischoff, “A brief history of China’s campaign to enforce real-name registration online,” Techinasia, Feb. 05, 2015, <https://www.techinasia.com/history-chinas-campaign-enforce-realname-registration-online>

¹⁷³ onathan Ansfield, “China Web Sites Seeking Users’ Names,” The New York Times, Sep. 05,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9/06/world/asia/06chinanet.html?pagewanted=all>

¹⁷⁴ C. Custer, “Real-name system coming to Weibo, Tieba, and other Chinese websites (for real this time),” Techinasia, Jan. 13, 2015, <https://www.techinasia.com/realname-system-coming-weibo-tieba-chinese-websites>

¹⁷⁵ Steven Millward, “Sina Admits to Investors It Has Failed to Implement Real Name Policy on Weibo,” Techinasia, Apr. 29, 2012, <https://www.techinasia.com/sina-admits-real-name-not-implemented-weibo>

¹⁷⁶ Id.

¹⁷⁷ Id.

¹⁷⁸ See e.g. Tiger Chairs and Cell Bosses: Police Torture of Criminal Suspects in China, Human Rights Watch, May 13, 2015, <https://www.hrw.org/report/2015/05/13/tiger-chairs-and-cell-bosses/police-torture-criminal-suspects-china> (“The extraordinary power of the police is reflected in the pervasive lack of accountability for police abuse . . . mechanisms to supervise the police are inadequate, and that police officers are rarely held legally accountable for abuse”)

¹⁷⁹ See e.g. Zheping Huang, “Xi Jinping promised legal reform in China, but forget about judicial independence,” Quartz, January 18, 2017, <https://qz.com/886665/xi-jinping-promised-legal-reform-in-china-but-forget-about-judicial-independence/>

¹⁸⁰ Cybersecuri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winfoChina, <http://www.lawinfochina.com/display.aspx?id=22826&lib=law>

¹⁸¹ Cybersecuri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winfoChina, <http://www.lawinfochina.com/display.aspx?id=22826&lib=law>. As an example, the yearly profits for online company Tencent in 2016 were approximately 150 billion yuan, or more than 20 billion USD. Annual Revenue of Tencent Holdings from 2007 to 2016 (billion yuan),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23649/revenue-of-Tencent-holdings-since-2007/>; Jon Russell, “Tencent posts \$21.9 billion in annual revenue, its highest growth since 2012,” TechCrunch, March 22, 2017, <https://techcrunch.com/2017/03/22/Tencent-2016-revenue/>

¹⁸² Barbara Li, China’s Cyber Security Law: enforcement actions are on the way, Norton Rose Fulbright, Nov. 2017, <http://www.nortonrosefulbright.com/knowledge/publications/158099/chinas-cyber-security-law-enforcement-actions-are-on-the-way>; In China, the mass middle class annual income is \$9000-16000 USD. Kim Iskylan, China’s middle class is exploding, Business Insider, Aug. 27, 2016,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chinas-middle-class-is-exploding-2016-8> (2016 figures)

¹⁸³ Barbara Li, China’s Cyber Security Law: enforcement actions are on the way, Norton Rose Fulbright, Nov. 2017, <http://www.nortonrosefulbright.com/knowledge/publications/158099/chinas-cyber-security-law-enforcementactions-are-on-the-way>

¹⁸⁴ Id.

-
- ¹⁸⁵ Dechert LLP, China's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announces first state level investigations under Cybersecurity Law, Lexology, Aug. 18, 2017, <https://www.lexology.com/library/detail.aspx?g=2e559e40-9c1f-4da6-8934-e295b98ec1b2>. See also Barbara Li, China's Cyber Security Law: enforcement actions are on the way, Norton Rose Fulbright, Nov. 2017, <http://www.nortonrosefulbright.com/knowledge/publications/158099/chinas-cyber-security-law-enforcement-actions-are-on-the-way>
- ¹⁸⁶ State Council,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org, Jan. 20, 2010, http://www.china.org.cn/business/laws_regulations/2010-01/20/content_19273945_2.htm. 译注：法条中文版原文见 <http://www.miit.gov.cn/n1146295/n1146557/n1146619/c4860613/content.html>
- ¹⁸⁷ Jessica Conditt, China just made VPNs illegal, engadget, Jan. 23, 2017, <https://www.engadget.com/2017/01/23/china-vpn-illegal-internet-censorship-government-approval/>
- ¹⁸⁸ Id.
- ¹⁸⁹ DD Wu, Farewell VPNs & Independent Multimedia Content: China Vows to Clear Network Space, The Diplomat, Jun. 23,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6/farewell-vpns-independent-multimedia-content-china-vows-to-clear-network-space/>; Eva Li, For many Chinese internet users, it's time to get a new VP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 6, 2017,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01435/many-chinese-internet-users-its-time-get-new-vpn>
- ¹⁹⁰ China Tells Carriers to Block Access to Personal VPNs by February, Bloomberg News, July 10, 2017,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7-10/china-is-said-to-order-carriers-to-bar-personal-vpns-by-february>
- ¹⁹¹ Charlotte Gao, China Clarifies Reports of VPN Ban, The Diplomat, Jul. 13,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07/china-clarifies-reports-of-vpn-ban/>; Lu Xi Lin, Ministry of Industry denied to the operator to prohibit personal VPN business: normative object is not qualified, The Paper, Jul. 12, 2017,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30060
- ¹⁹² "China to Block Overseas VPN Services from End of March," Radio Free Asia, January 31, 2018,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china-to-block-overseas-vpn-services-from-end-of-march-01312018102313.html>
- ¹⁹³ Tom Grundy, Apple is 'aiding China's censorship efforts' says VPN company after software removed from Chinese app store, Hong Kong Free Press, Jul. 30, 2017,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7/07/30/apple-aiding-chinas-censorship-efforts-says-vpn-company-software-removed-chinese-app-store/>
- ¹⁹⁴ Benjamin Haas, Man in China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jail for running VPN, The Guardian, Dec. 21,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dec/22/man-in-china-sentenced-to-five-years-jail-for-running-vpn>
- ¹⁹⁵ Andrew Blake, Chinese software vendor sentenced for helping circumvent online censorship: Report, The Washington Times, Sep. 5, 2017,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7/sep/5/deng-jiewei-chinese-software-vendor-sentenced-help/>
- ¹⁹⁶ Nectar Gan, Man jailed for selling VPNs to evade China's 'Great Firewa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 4, 2017,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09618/man-jailed-selling-vpns-evade-chinas-great-firewall>
- ¹⁹⁷ Echo Huang,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China's VPN crackdown, Quartz, Jul. 12, 2017, <https://qz.com/1026064/what-you-need-to-know-about-chinas-vpn-crackdown/>; Li Yan, Chongqing regulations may penalize VPN users, Global Times, Mar. 29, 2017, <http://www.ecns.cn/2017/03-29/251148.shtml>; Eva Li, Chongqing police to punish those skirting China's Great Firewa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 29, 2017,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082752/chongqing-police-punish-those-skirting-chinas-great>
- ¹⁹⁸ You Can Now Get Fined for Using a VPN in China, That's Magazine, Mar. 30, 2017, <https://www.thatsmags.com/china/post/18329/you-can-now-get-fined-for-using-a-vpn-in-this-chinese-city>
- ¹⁹⁹ Yuan Yang, Lucy Hornby, and Emily Feng, "China Disrupts Global Companies' Web Access as Censorship Bite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6,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80e50a6c-fa8a-11e7-9b32-d7d59aace167>
- ²⁰⁰ E.g. AP, Seven 'bottom lines' for Chinese Social Media, Deccan Chronicle, Aug. 8, 2014, <https://www.deccanchronicle.com/140808/world-neighbours/article/seven-%E2%80%98bottom-lines%E2%80%99-chinese-social-media>; Paul Mozur, Crossing Lines: Sina Punishes More Than 100,000 Weibo Accoun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 13, 2013, <https://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3/11/13/following-7-bottom-lines-sina-strikes-at-weibo-accounts/>; China Internet Conference advocates a total of "seven bottom line", People's Daily,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816/c368024-22588798.html>; Zhuang Pinghui, Be more positive, Chinese internet tsar Lu Wei tells celebrity weibo us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 15., 2013,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296768/be-more-positive-chinese-internet-tsar-lu-wei-tells-celebrity-weibo-users>
- ²⁰¹ Paul Mozur, Crossing Lines: Sina Punishes More Than 100,000 Weibo Accoun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 13, 2013, <https://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3/11/13/following-7-bottom-lines-sina-strikes-at-weibo-accounts/>
-

²⁰² See e.g. for further analysis Zhuang Pinghui, Be more positive, Chinese internet tsar Lu Wei tells celebrity weibo us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 15., 2013.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296768/be-morepositive-chinese-internet-tsar-lu-wei-tells-celebrity-weibo-users>

²⁰³ E.g. the 2017 Cybersecurity Law, at Article 12: “Any individual or organization using the network shall comply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follow public order and respect social morality, shall not endanger cybersecurity, and shall not use the network to conduct any activity that endangers national security, honor and interest, incites to subvert the state power or overthrow the socialist system, incites to split the country or undermine national unity, advocates terrorism or extremism, propagates ethnic hatred or discrimination, spreads violent or pornographic information, fabricates or disseminates false information to disrup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or infringes upon the reputation, privac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r other lawfu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ny other person.”. See also Jack Wagner. “China’s Cybersecurity Law: What You Need to Know.” The Diplomat, The Diplomat, 1 June 2017, thediplomat.com/2017/06/chinas-cybersecurity-law-what-you-need-to-know/. 译注: 《网络安全法》中文版见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6-11/07/content_2001605.htm

²⁰⁴ Perry Link, China: 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pr. 11, 2002,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02/04/11/china-the-anaconda-in-the-chandelier/>

²⁰⁵ Gady Epstein, A Giant Cage: Special Report—China and the Internet, The Economist, April 6, 2013,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574628-internet-was-expected-help-democratise-china-instead-it-has-enabled>

²⁰⁶ 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https://gking.harvard.edu/publications/how-censorship-china-allows-government-criticism-silences-collective-expression>

²⁰⁷ Id.

²⁰⁸ Gady Epstein, A Giant Cage: Special Report—China and the Internet, The Economist, April 6, 2013,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special-report/21574628-internet-was-expected-help-democratise-china-instead-it-has-enabled>

²⁰⁹ 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3. <https://gking.harvard.edu/publications/how-censorship-china-allows-government-criticism-silences-collective-expression>

²¹⁰ Joanna Chiu, China’s #MeToo movement emerges, testing censors’ limits, Yahoo News, Jan. 25, 2018, <https://au.news.yahoo.com/a/38720689/chinas-metoo-movement-emerges-testing-censors-limits/?cmp=st>

²¹¹ Id. Samantha Chambers, The amazing banned memes from China, Index, Mar. 1, 2018, <https://www.indexoncensorship.org/2018/03/amazing-banned-memes-china/> Initially the hashtag #woyeshi went viral, which literally means “me too”. When that was banned, people got creative.”)

²¹² Joanna Chiu, China’s #MeToo movement emerges, testing censors’ limits, Yahoo News, Jan. 25, 2018, <https://au.news.yahoo.com/a/38720689/chinas-metoo-movement-emerges-testing-censors-limits/?cmp=s>

²¹³ Id; Javier C. Hernández and Zoe Mou, ‘Me too,’ Chinese Women Say. Not So Fast, Say the Censors., N.Y. Times, Jan. 23,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23/world/asia/china-women-me-too-censorship.html>

²¹⁴ Jason Q Ng. Blocked on Weibo: What Gets Suppressed on China’s Version of Twitter (and Why). The New Press, 2013.

²¹⁵ Patrick Boehler, China’s Case Against a Civil Rights Lawyer, in Seven Social Media Posts, N.Y. Times, Dec. 14, 2015. <https://www.nytimes.com/2015/12/15/world/asia/pu-zhiqiang-china-trial-weibo-posts.html>; Zheping Huang The seven tweets that could cost a Chinese human rights lawyer eight years in jail, Quartz, Dec. 9, 2015., <https://qz.com/569370/the-seven-tweets-that-could-cost-a-chinese-human-rights-lawyer-eight-years-in-jail/>

²¹⁶ Stephen Evans, Pu Zhiqiang: China rights lawyer gets suspended jail sentence, BBC News, Dec. 22, 2015.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5157525>

²¹⁷ Catherine Lai. “An ‘absurd verdict’: Jail terms for China activists who voiced support for Hong Kong’s pro-democracy Occupy protests.” Hong Kong Free Press. 31 March 2017.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7/03/31/absurdverdict-jail-terms-china-activists-voiced-support-hong-kongs-pro-democracy-occupy-protests/>

²¹⁸ Hai Nan. “Court in China’s Guangdong tries another online commentator for subversion.” Radio Free Asia. 22 April 2016.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another-04222016112652.html>

²¹⁹ “Court in China’s Guangdong Tries Another Online Commentator for Subversion,” Radio Free Asia, April 22, 2016,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another-04222016112652.html>; 2016 Human Rights Report: China, FORBIDDEN FEEDS: GOVERNMENT CONTROLS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 77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j/drl/rls/hrrpt/2016/eap/265328.htm>

-
- ²²⁰ Qiao Long, China Jails Social Media User For Two Years For Satire About President Chairman Mao, Radio Free Asia, Apr. 12, 2017,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sentencing-04122017111054.htm>
- ²²¹ PEN America. "Blogger and activist Liu Yanli charged with defamation in China." 4 Nov. 2016. <https://pen.org/press-release/blogger-and-activist-liu-yanli-charged-with-defamation-in-china/>
- ²²² Tom Phillips, "Farewell": Qiao Mu, dissenting academic, leaves China for US," The Guardian, Sep. 14,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sep/14/qiao-mu-dissenting-academic-leaves-china-for-us>
- ²²³ Zhang Yu, "Officer suspended over netizen's complaint about canteen", China Daily, August 22, 2017, http://europe.chinadaily.com.cn/china/2017-08/22/content_30944953.htm; "网友差评医院餐厅被拘留 媒体:简直荒唐至极" (Netizen detained for negatively rating hospital canteen. Media: extremely ridiculous"), 北京青年报 (Beijing Youth Daily), August 21, 2017, <http://news.sina.com.cn/c/nd/2017-08-21/doc-ifykcppx9809838.shtml>
- ²²⁴ Id.
- ²²⁵ David Skidmore. "Understanding Chinese President Xi'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The Conversation. 27 Oct. 2017. <http://theconversation.com/understanding-chinese-president-xis-anti-corruption-campaign-86396>. Macabe Keliher and Hsinchao Wu. "How to Discipline 90 Million People." The Atlantic. 7 Apr. 2015.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4/xi-jinping-china-corruption-political-culture/389787/>
- ²²⁶ Chris Buckley, Crackdown on Bloggers Is Mounted by China, N.Y. Times, Sep. 10,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9/11/world/asia/china-cracks-down-on-online-opinion-makers.html>; see also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10-06/chinas-rumor-mill>
- ²²⁷ Agence France-Presse in Beijing, Chinese blogger jailed under crackdown on 'internet rumours', The Guardian, Apr. 17,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apr/17/chinese-blogger-jailed-crackdown-internet-rumours-qin-zhihui>
- ²²⁸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Supreme People's Court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n the handling of the use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to carry out defamation and other criminal ca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to explain some of the issues], Legal Interpretation No. 21 [2013], Supreme People's Court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n the handling of the use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to carry out defamation and other criminal ca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to explain some of the issues, Supreme People's Court, 2013, available in China Court. <http://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2013/09/id/146710.shtml>; Jonathan Kaiman, China cracks down on social media with threat of jail for 'online rumours', The Guardian, Sep. 10, 20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sep/10/china-social-media-jail-rumours>
- ²²⁹ Agence France-Presse in Beijing, Chinese blogger jailed under crackdown on 'internet rumours', The Guardian, Apr. 17,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apr/17/chinese-blogger-jailed-crackdown-internet-rumours-qin-zhihui>; "Questioning of Lei Feng's Frugality Leads to Detent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1, 2013, <https://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3/08/21/four-detained-for-questioning-lei-fengs-frugality/>; Cao Yin, "Three Years in Jail for Online Rumors," April 17, 2014, ChinaDaily.com.cn,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4-04/17/content_17440561.htm
- ²³⁰ David Bandurski, "Goebbels in China?", China Media Project, December 5, 2011, <http://chinamediaproject.org/2011/12/05/goebbels-in-china/>; David Bandurski, "Busting the Bias of the Rumor Busters," China Media Project, August 12, 2011, <http://chinamediaproject.org/2011/08/12/busting-the-bias-of-the-rumor-busters/>
- ²³¹ Jason Q. Ng, "China's Rumor Mill,"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6, 201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10-06/chinas-rumor-mill> ("The most recent campaign against rumors has roots in a number of pronouncements in state media decrying their growth from 2011, but it has gained even greater momentum since 2013.")
- ²³² Johan Lagerkvist, Principal-agent dilemma in China's social media sector? The party-state and industry real-name registration waltz",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6. October, 2012.,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459.6433&rep=rep1&type=pdf>
- ²³³ Chris Buckley, Crackdown on Bloggers Is Mounted by China, N.Y. Times, Sep. 10,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9/11/world/asia/china-cracks-down-on-online-opinion-makers.html>
- ²³⁴ Jiemi, CCTV at the end "Network Water Army": just give money what news can be made, Sina Daily News, Feb. 5, 2018, <http://dailynews.sina.com/gb/chn/chnpolitics/phoenixtv/20180205/04498240210.htm>
- ²³⁵ Sean Gallagher, China launches salvo against "network navy" of trolls who spread fake news, ars Technica, Feb. 6, 2018, <https://arstechnica.com/tech-policy/2018/02/china-launches-salvo-against-network-navy-of-trolls-78-PEN-AMERICA-who-spread-fake-news/>; Sina Weibo reintroduces suspended portals after revamp, CGTN, Feb. 5, 2018, https://news.cgtn.com/news/3163544e31677a6333566d54/share_p.htm
-

-
- ²³⁶ David Stanway, and Sue-Lin Wong. "Smoke and mirrors: Beijing battles to control smog message." Reuters. 15 Feb.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pollution-censorship/smoke-and-mirrors-beijing-battles-tocontrol-smog-message-idUSKBN15U2UY> Xin Lin. Netizen in China's Sichuan jailed over tweet about 'worst smog In 2,000 years.'" Radio Free Asia. 03 Feb. 2017.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smog-02032017111756.htm>
- ²³⁷ Ben Blanchard. "China releases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after almost year in jail." Reuters. 3 Aug. 201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rights/china-releases-investigative-journalist-after-almost-year-in-jail-idUSKBN0G30LS20140803>
- ²³⁸ Hai Yan, "China Detains Woman for Posting News on Wukan Crackdown," Voice of America, September 19, 2016. <https://www.voanews.com/a/china-detains-woman-for-posting-voa-news-on-wukan/3515691.html>
- ²³⁹ "China police detain person for spreading rumors of labor unrest," October 23, 201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police/china-police-detain-person-for-spreading-rumors-of-labor-unrest-idUSKCN12N0EQ>
- ²⁴⁰ Faking News Fraudulent News and the Fight for Truth, PEN America, Oct. 12, 2017, <https://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2017-Faking-News-11.2.pdf>, p. 4.
- ²⁴¹ "Baidu Invites China's Cybercops to Label, Rebut Fake News" Bloomberg News, September 28, 2017,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9-28/baidu-invites-china-s-cybercops-to-label-rebut-fake-web-news>
- ²⁴² Faking News Fraudulent News and the Fight for Truth, PEN America, Oct. 12, 2017, <https://pen.org/wp-content/uploads/2017/11/2017-Faking-News-11.2.pdf>, p. 76.
- ²⁴³ Jason Q Ng, "China's Rumor Mill,"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6, 2015,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15-10-06/chinas-rumor-mill>
- ²⁴⁴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2000)," Articles 15 and 20, <https://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measures-for-the-administration-of-internet-information-services-cecc>
- ²⁴⁵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2000)," Articles 15, 16, and 25, <https://www.cecc.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measures-for-the-administration-of-internet-information-services-cecc>
- ²⁴⁶ "China's cyber watchdog orders top tech platforms to increase self-censorship," Reuters, July 19,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ensorship/chinas-cyber-watchdog-orders-top-tech-platforms-to-increase-selfcensorship-idUSKBN1A41CS>; Gao, Charlotte. "After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China Tightens Control on Internet Once Again," The Diplomat, Oct. 31,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0/after-the-19th-party-congress-chinatightens-control-on-internet-once-again/>
- ²⁴⁷ "China's cyber watchdog orders top tech platforms to increase self-censorship," Reuters, July 19,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ensorship/chinas-cyber-watchdog-orders-top-tech-platforms-to-increase-selfcensorship-idUSKBN1A41CS>
- ²⁴⁸ Gao, Charlotte. "After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China Tightens Control on Internet Once Again," The Diplomat, Oct. 31,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0/after-the-19th-party-congress-china-tightens-control-on-internet-once-again/>; "China says social media companies must 'punish' employees," AFP, Oct. 31, 2017, <http://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china-says-social-media-companies-must-punish-employees>
- ²⁴⁹ Gao, Charlotte. "After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China Tightens Control on Internet Once Again," The Diplomat, Oct. 31, 2017,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0/after-the-19th-party-congress-china-tightens-control-on-internetonce-again/>
- ²⁵⁰ "China says social media companies must 'punish' employees," AFP, Oct. 31, 2017, <http://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china-says-social-media-companies-must-punish-employees>
- ²⁵¹ Ibid; Yin, Cao, "Online watchdog tightens rules for content providers," China Daily, Oct. 31, 2017,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7-10/31/content_33923910.htm. 译注: 该引语取自中文资料, 中文版声明请见 http://www.cac.gov.cn/2017-10/30/c_1121878100.htm
- ²⁵² Huang, Echo, "China's Social Media Giants Want Their Users to Help Out with the Crushing Burden of Censorship," Quartz, Jan. 5, 2018, <https://qz.com/1172536/chinas-social-media-giants-Tencent-toutiao-weibo-wanttheir-users-to-help-out-with-censorship/>; "Under Pressure From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China's Top News App Will Hire 2,000 More Content Reviewers," Global Voices AdVox, Jan. 5, 2018, <https://advox.globalvoices.org/2018/01/05/under-pressure-from-cyberspace-administration-chinas-top-news-app-will-hire-2000-more-content-reviewers/>
- ²⁵³ Huang, Echo, "China's Social Media Giants Want Their Users to Help Out with the Crushing Burden of Censorship," Quartz, Jan. 5, 2018, <https://qz.com/1172536/chinas-social-media-giants-Tencent-toutiao-weibo-want-theirusers-to-help-out-with-censorship/>
-

-
- ²⁵⁴ Li, Jane and Meng Jing, “China’s most popular news app Toutiao hiring 2,000 content reviewers, with Party FORBIDDEN FEEDS: GOVERNMENT CONTROLS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 79 members top of its target li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4, 2018, <http://www.scmp.com/tech/start-ups/article/2126719/chinas-most-popular-news-app-toutiao-hiring-2000-content-reviewers>; “Under Pressure From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China’s Top News App Will Hire 2,000 More Content Reviewers,” Global Voices AdVox, Jan. 5, 2018, <https://advox.globalvoices.org/2018/01/05/under-pressure-from-cyberspace-administration-chinas-top-news-app-will-hire-2000-more-content-reviewers/>
- ²⁵⁵ Yang, Yuan and Yingzhi Yang, “Celebrity ban exposes fake rankings on China’s Twitter,” Financial Times, Jan. 29,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4d84631c-04c0-11e8-9650-9c0ad2d7c5b5>
- ²⁵⁶ “Sina Weibo re-introduces suspended portals after revamp,” CGTN, Feb. 5, 2018, https://news.cgtn.com/news/3163544e31677a6333566d54/share_p.html; Yang, Yuan and Yingzhi Yang, “Celebrity ban exposes fake rankings on China’s Twitter,” Financial Times, Jan. 29,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4d84631c-04c0-11e8-9650-9c0ad2d7c5b5>
- ²⁵⁷ Johnson, Madeleine, “Here’s Why Chinese Internet Stocks (WB, SINA, FEND) are Tumbling Today,” Nasdaq, Jun. 22, 2017, <https://www.nasdaq.com/article/heres-why-chinese-internet-stocks-wb-sina-feng-are-tumbling-today-cm807030>; Schwarzbaum, Ezra, “China Cracks Down on Weibo; China Social Media Stocks Tumble,” Benzinga, Jun. 22, 2017, <https://www.benzinga.com/news/17/06/9641206/china-cracks-down-on-weibo-chinese-social-mediastocks-tumble>
- ²⁵⁸ Xu, Beina and Eleanor Albert, “Media Censorship in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 17, 2017,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s/media-censorship-china>
- ²⁵⁹ Sarah Cook, The News China Didn’t Want Reported in 2017, The Diplomat, Jan. 27,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1/the-news-china-didnt-want-reported-in-2017/>; Samuel Wade, Minitrue 2017: July—Directive Leaks Slow to a Halt, China Digital Times, Dec. 21, 2017,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7/12/minitrue-2017-july-propaganda-directive-leaks-slow-to-halt/>
- ²⁶⁰ “Veteran Chinese Journalist Gao Yu Jailed for Seven Years for Leaking State Secre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17, 2015, <http://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1768290/veteran-chinese-journalist-gao-yu-jailed-seven-years-revealing>
- ²⁶¹ “About China Digital Times,” China Digital Times,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about/>
- ²⁶² “Minitrue: Do Not Report Christmas-related News (Dec. 22, 2017),” China Digital Times,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7/12/minitrue-not-report-christmas-related-news/>
- ²⁶³ Lo, Kingling, “Why China’s War on Christmas is Gathering Pa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 23, 2017,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25526/why-chinas-war-christmas-gathering-pace>
- ²⁶⁴ Qiang, Xiao, “Urging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Stop State-Sponsored Human Rights Abuses” (statement by China Digital Times Founder and Chief Editor Xiao Qiang),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Hearing, September 18, 2015, <https://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CECC%20Hearing%20-%20Human%20Rights%20Abuses%20-%202018Sept15%20-%20Xiao%20Qiang.pdf>
- ²⁶⁵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 Hearing—Urging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to Stop State-Sponsored Human Rights Abuses, Statement by Xiao Qiang, Founder and Chief Editor of China Digital Times, September 18, 2015.
- ²⁶⁶ For CDT’s description of the directive in question, see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5/09/minitrue-keep-reporting-on-bright-economic-future/>
- ²⁶⁷ Yuan, Li, “Beijing Pushes for a Direct Hand in China’s Tech Firms,” Oct. 11,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beijing-pushes-for-a-direct-hand-in-chinas-big-tech-firms-1507758314>
- ²⁶⁸ Xu, Beina and Eleanor Albert, “Media Censorship in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 17, 2017,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s/media-censorship-china>; Huang, Echo and Zheping Huang, “China’s news websites now have to verify social media stories before they publish them,” Quartz, Jul. 5, 2016, <https://qz.com/723284/chinas-news-websites-now-have-to-verify-social-media-stories-before-they-report-them/>
- ²⁶⁹ “35 sites in Beijing for the first time to carry out the work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Beijing Internet Association, Mar. 20, 2017, http://www.baom.com.cn/2017-03/20/content_16505.htm
- ²⁷⁰ Yiwei, Wang, “Video Platform Kuaishou Gets Its Own Communist Party Branch,” Sixth Tone, Nov. 8, 2017,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1136/video-platform-kuaishou-gets-its-own-communist-party-branch>
- ²⁷¹ “35 sites in Beijing for the first time to carry out the work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Beijing Internet Association, Mar. 20, 2017, http://www.baom.com.cn/2017-03/20/content_16505.htm; Yiwei, Wang, “Video Platform Kuaishou Gets Its Own Communist Party Branch,” Sixth Tone, Nov. 8, 2017,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1136/video-platform-kuaishou>
-

gets-its-own-communist-party-branch; “Beijing website to learn propaganda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Nov. 2, 2017, <http://mp.weixin.qq.com/s/czzcHbxl-adodzooWSRGw>

²⁷² “WeChat users censoring content amid China crackdown on social medi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 12, 2017,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10806/wechat-users-censoring-content-amid-china-crackdown>

²⁷³ See e.g. Johan Lagerkvist, *Principal-Agent Dilemma in China’s Social Media Sector? The Party-State and Industry Real-Name Registration Waltz*

²⁷⁴ Josh Horwitz, “China’s annual Communist Party shindig is welcoming a handful of new tech tycoons,” Quartz, March 5, 2018, <https://qz.com/1221265/chinas-annual-communist-party-gathering-welcomes-a-handful-of-new-tech-tycoons/>; Yimian Wu, “Tech Entrepreneurs A Growing Force at China’s Communist Party Meeting,” China Money Network, March 5, 2018, <https://www.chinamoneynetwork.com/2018/03/05/tech-entrepreneurs-growing-force-chinas-communist-party-meeting>

²⁷⁵ Mai, Jun, “Xi Jinping renews ‘cyber sovereignty’ call at China’s top meeting of internet minds,” South China Morning News, Dec. 3, 2017,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122683/xi-jinping-renews-cyber-sovereignty-call-chinas-top>

²⁷⁶ Schmitz, Rob, “What Motivate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Anti-Corruption Drive?”, National Public Radio, Oct. 24, 2017, <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7/10/24/559004647/what-is-the-motivation-behind-chinese-president-xi-jinpings-anti-corruption-driv>; Shepherd, Christian and Philip Wen, “China’s Xi taps low-profile official to take over war on graft,” Reuters, Oct. 25,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ongress-corruption/chinas-xi-taps-low-profile-official-to-take-over-war-on-graft-idUSKBN1CU1BM>

²⁷⁷ SNA Corporation, 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Form 10-K, December 31, 2016,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094005/000110465917026616/a16-23332_120f.htm

²⁷⁸ Id.

²⁷⁹ E.g. Johan Lagerkvist, *Principal-Agent Dilemma in China’s Social Media Sector? The Party-State and Industry Real-Name Registration Waltz* (“business leaders very seldom criticize government policies publicly. Usually, they critique and convey concerns about profitability to policy makers behind closed doors.”) *Italics original.*

²⁸⁰ Shepherd, Christian and Philip Wen, “China’s Xi taps low-profile official to take over war on graft,” Reuters, Oct. 25, 2017,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congress-corruption/chinas-xi-taps-low-profile-official-totake-over-war-on-graft-idUSKBN1CU1BM>

²⁸¹ 更多从人权观点谈中国审查制度的此一层面的分析，请见 Human Rights Watch, *Race to the Bottom: Corporate Complicity in Chinese Internet Censorship*, August 2006.

²⁸²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Analysts: Do Not Delete Posts,” (网络舆情分析师：要做的不是删帖) Beijing News, October 3, 2013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3-10/03/content_469152.htm?div=-1; Katie Hunt and CY Xu, “China ‘Employs 2 Million to Police Internet,’” CNN, October 7, 2013 <https://www.cnn.com/2013/10/07/world/asia/china-internet-monitors/index.html>; Beina Xu and Eleanor Albert, *Media Censorship in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last updated) February 17, 2017,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media-censorship-china>

²⁸³ E.g. 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y Silencing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7, issue 2, May 2013, <https://gking.harvard.edu/publications/how-censorship-china-allows-government-criticism-silences-collective-expression> (placing the numbers between 20,000 and 50,000); “Quick Take: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Bloomberg.com, updated on November 30, 2017 <https://www.bloomberg.com/quicktake/great-firewall-of-china> (placing the numbers at 50,000)

²⁸⁴ See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Han, Rongbin. 2015a. “Defending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Online: China’s ‘Voluntary Fifty-Cent Army.’” *China Quarterly* 224: 1006–25. Han, Rongbin. 2015b. “Manufacturing Consent in Cyberspace: China’s ‘Fifty-Cent Army.’”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44(2): 105–34.

²⁸⁵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²⁸⁶ Id.

²⁸⁷ Nikhil Sonnad, “Hacked emails reveal China’s elaborate and absurd internet propaganda machine,” Quartz, Dec. 18, 2014, <https://qz.com/311832/hacked-emails-reveal-chinas-elaborate-and-absurd-internet-propaganda-machine/>

²⁸⁸美国笔会同样发现，中共在重大政治活动期间对媒体自由的压制有所增强；更多信息请见 Darkened Screen: Constraints on Foreign Journalists in China, PEN America, September 22, 2016, <https://pen.org/darkened-screen-constraints-on-foreign-journalists-in-china/>

²⁸⁹ Simon Denyer, China's scary lesson to the world: Censoring the Internet work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FORBIDDEN FEEDS: GOVERNMENT CONTROLS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 81 23,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s-scary-lesson-to-the-world-censoring-theinternet-works/2016/05/23/413afe78-fff3-11e5-8bb1-f124a43f84dc_story.html?utm_term=.9102f3e5da12

²⁹⁰ Gary King, Jennifer Pan, Margaret E. Roberts, Reverse-Engineering Censorship in China: Randomized Experimentation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cience, Vol 345 Issue 619 (2014). "Twitter User Numbers Overtaken by China's Sina Weibo," BBC, May 17, 2017 <http://www.bbc.com/news/technology-39947442>

²⁹¹ Gary King, Jennifer Pan, Margaret E. Roberts, Reverse-Engineering Censorship in China: Randomized Experimentation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cience, Vol 345 Issue 619 (2014).

²⁹² "Twitter User Numbers Overtaken by China's Sina Weibo," BBC, May 17, 2017 <http://www.bbc.com/news/technology-39947442>

²⁹³ Echo Huang, "China's social media giants want their users to help out with the crushing burden of censorship," Quartz, Jan. 05, 2018, <https://qz.com/1172536/chinas-social-media-giants-Tencent-toutiao-weibo-want-their-usersto-help-out-with-censorship/>

²⁹⁴ 更多关于审查制度的可行途径，请见：Jason Q. Ng, "Tracing the Path of a Censored Weibo Post and Compiling Keywords that Trigger Automatic Review," The Citizen Lab, Nov. 10, 2014, <https://citizenlab.ca/2014/11/tracing-path-censored-weibo-post-compiling-keywords-trigger-automatic-review/>

²⁹⁵ Lotus Ruan, Jeffrey Knockel, Jason Q. Ng, and Masashi Crete-Nishihata, One App, Two Systems: How WeChat uses one censorship policy in China and another internationally, The Citizen Lab, Nov. 30, 2016, <https://citizenlab.ca/2016/11/wechat-china-censorship-one-app-two-systems/>

²⁹⁶ "Freedom on the Net 2017: Manipulating Social Media to Undermine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Nov. 14, 2017, <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new-report-freedom-net-2017-manipulating-social-media-undermine-democracy>; David Volodzko, China's Biggest Taboos: The Three Ts, The Diplomat, Jun. 23,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6/chinas-biggest-taboos-the-three-ts/>

²⁹⁷ Jeffrey Knockel, Lotus Ruan, and Masashi Crete-Nishihata, Keyword Censorship in Chinese Mobile Games, Citizen Lab, August 14, 2017, <https://citizenlab.ca/2017/08/chinesegames/> (research on blacklisted keywords found in variou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e.g. live streaming, chat apps, and microblogs) in China has revealed limited overlap between keyword lists across companies, suggesting that authorities do not provide a centralized list of keywords to companies.)

²⁹⁸ Lotus Ruan, Jeffrey Knockel, and Masashi Crete-Nishihata We (Can't) Chat, Citizen Lab, April 13, 2017, <https://citizenlab.ca/2017/04/we-cant-chat-709-crackdown-discussions-blocked-on-weibo-and-wechat/>

²⁹⁹ Jeffrey Knockel, Lotus Ruan, and Masashi Crete-Nishihata, Measuring Decentralization of Chinese Keyword Censorship via Mobile Games, Usenix Associatoin, <https://www.usenix.org/conference/foci15/workshop-program/presentation/knockel>

³⁰⁰ Id.

³⁰¹ Id.

³⁰² Id.

³⁰³ Id.

³⁰⁴ 欲见该追踪系统，请前往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UTP9MU80r_N5WPhQ5-4AjM0ebW1eMxyDIRe_vaYy9IM/edit#gid=0，而关键字资源库可见于 <https://github.com/jasonqng/chinese-keywords>

³⁰⁵ Shanghaiist, The amazing memes showing how China's internet has reacted to Xi as perpetual president, Medium, Feb. 26, 2018, <https://medium.com/shanghaiist/the-amazing-memes-showing-how-chinas-internet-hasreacted-to-xi-as-perpetual-president-9e8a3a069a6a>

³⁰⁶ Id.

³⁰⁷ Number of monthly active WeChat users from 2nd quarter 2010 to 2nd quarter 2017 (in millions),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55778/number-of-active-wechat-messenger-accounts/>

³⁰⁸ Lotus Ruan, Jeffrey Knockel, Jason Q. Ng, and Masashi Crete-Nishihata, One App, Two Systems: How WeChat uses one censorship policy in China and another internationally, The Citizen Lab, Nov. 30, 2016, <https://citizenlab.ca/2016/11/wechat-china-censorship-one-app-two-systems/>

³⁰⁹ Lotus Ruan, Jeffrey Knockel, and Masashi Crete-Nishihata We (Can't) Chat, Citizen Lab, April 13, 2017,

<https://citizenlab.ca/2017/04/we-cant-chat-709-crackdown-discussions-blocked-on-weibo-and-wechat/>

³¹⁰ Lotus Ruan, Jeffrey Knockel, Jason Q. Ng, and Masashi Crete-Nishihata, One App, Two Systems: How WeChat uses one censorship policy in China and another internationally, The Citizen Lab, Nov. 30, 2016, <https://citizenlab.ca/2016/11/wechat-china-censorship-one-app-two-systems/>

³¹¹ Id.

³¹² Id.

³¹³ Id.

³¹⁴ See e.g. <https://citizenlab.ca/2016/11/wechat-china-censorship-one-app-two-systems/> (“This strict regulatory environment has led to suspicions that communications on WeChat may be monitored.”)

³¹⁵ Jason Q. Ng, “Politics, Rumors, and Ambiguity,” The Citizen Lab, July 20, 2015, <https://citizenlab.ca/2015/07/tracking-censorship-on-wechat-public-accounts-platform/>

³¹⁶ Eva Dou, Jailed for a Text: China’s Censors Are Spying on Mobile Chat Groups,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8, 2017, wsj.com/articles/jailed-for-a-text-chinas-censors-are-spying-on-mobile-chat-groups-1512665007

³¹⁷ E.g. Jailed for a Text: China’s Censors Are Spying on Mobile Chat Groups, wsj.com/articles/jailed-for-a-text-chinas-censors-are-spying-on-mobile-chat-groups-1512665007

³¹⁸ “用这么久微信，这件事你还是不知道,” Weixin.qq.com, January 2, 2018.

³¹⁹ Jailed for a Text: China’s Censors Are Spying on Mobile Chat Groups, wsj.com/articles/jailed-for-a-text-chinas-censors-are-spying-on-mobile-chat-groups-1512665007

³²⁰ James Tager, “‘They Killed Him’: Denial of Medical Care In China and The Literary Conscience,” PEN America, Nov. 15, 2017, <https://pen.org/they-killed-him-denial-medical-care-china-literary-conscience/>

³²¹ Masashi Crete-Nishihata, Jeffrey Knockel, Blake Miller, Jason Q. Ng, Lotus Ruan, Lokman Tsui, and Ruohan Xiong, “Remembering Liu Xiaobo,” The Citizen Lab, July 16, 2017, <https://citizenlab.ca/2017/07/analyzing-censorship-of-the-death-of-liu-xiaobo-on-wechat-and-weibo/>

³²² Id.

³²³ Joel Marinsen, “Hoax Dictionary Entries About Legendary Obscene Beasts,” Danwei.com, February 11, 2009, http://www.danwei.org/humor/baidu_baike_fake_entries.php; Xiao Qiang, “Music Video: The Song of the Grass Mud Horse,” China Digital Times, February 8, 2009,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09/02/music-video-the-song-of-the-grass-dirt-horse/>; Michael Wines, “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3/12/world/asia/12beast.html?em>

³²⁴ “China Blocks Winnie the Pooh Again,” Voice of America, March 1, 2018, <https://learningenglish.voanews.com/a/whats-trending-china-blocks-winnie-the-pooh-again/4276442.html>; Javier C Hernandez, “China’s Censors Ban Winnie the Pooh and the Letter ‘N’ After Xi’s Power Grab,”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28/world/asia/china-censorship-xi-jinping.html>

³²⁵ Simon Denyer, “The Walls Are Closing In: China Finds New Ways to Tighten Internet Control,”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7,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the-walls-are-closing-in-chinafindsnew-ways-to-tighten-internet-controls/2017/09/26/2e0d3562-9ee6-11e7-b2a7-bc70b6f98089_story.html?utm_term=.77925ba2165a

³²⁶ E.g. Samantha Chambers, “The Amazing Banned Memes from China,” Index on Censorship, March 1, 2018, <https://www.indexoncensorship.org/2018/03/amazing-banned-memes-china/>

³²⁷ Rebecca Tan, “Winnie the Pooh is the Latest Victim of Censorship in China,” Box, July 17, 2017, <https://www.vox.com/world/2017/7/17/15982534/winnie-the-pooh-ban-censorship-social-media-xi-jinping-president-communistparty>

³²⁸ Samantha Chambers, “The Amazing Banned Memes from China,” Index on Censorship, March 1, 2018, <https://www.indexoncensorship.org/2018/03/amazing-banned-memes-china/> Shanghaiist, “The amazing memes showing how China’s internet has reacted to Xi as perpetual president,” Medium, February 26, 2018, <https://medium.com/shanghaiist/the-amazing-memes-showing-how-chinas-internet-has-reacted-to-xi-as-perpetual-president9e8a3a069a6a>

³²⁹ Nithin Coca, The slow creep and chilling effect of China’s censorship, The Daily Dot, Aug. 20, 2016, <https://www.dailydot.com/layer8/china-tibet-xinjiang-censorship/>

³³⁰ Id.

³³¹ Jakub Dalek, Masashi Crete-Nishihata, and John Scott-Railton, Shifting Tactics, Citizen Lab, March 10, 2016, <https://citizenlab.ca/2016/03/shifting-tactics/>; Communities @ Risk, Citizen Lab, <https://targetedthreats.net/>; Katie Kleemola, Masashi Crete-Nishihata, and John Scott-Railton, “Targeted Attacks against Tibetan and Hong Kong Groups Exploiting CVE-2014-4114,” Citizen Lab, June 15, 2015, <https://citizenlab.ca/2015/06/targeted-attacks-against-tibetan-and-hong-kong-groups-exploiting-cve->

2014-4114/; Katie Kleemola, Masashi Crete-Nishihata, FORBIDDEN FEEDS: GOVERNMENT CONTROLS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 83 and John Scott-Railton, Tibetan Uprising Day Malware Attacks, Citizen Lab, March 10, 2015, <https://citizenlab.ca/2015/03/tibetan-uprising-day-malware-attacks/>; Tibet: Frontline of the New Cyberwar, Citizen Lab, January 30, 2015, <https://citizenlab.ca/2015/01/tibet-frontline-new-cyberwar/>; "Tracking GhostNet: Investigating a Cyber Espionage Network," Information Warfare Monitor, March 29, 2009, <http://issuu.com/citizenlab/docs/iwm-ghostnet>

³³² China: Pen International Renews Its Calls To Release All Writers, Journalists and Publishers, PEN America, Dec. 9, 2016, <https://pen.org/china-pen-international-renews-its-calls-to-release-all-writers-journalists-and-publishers/>; Edward Wong, China to Try Tibetan Education Advocate Detained for 2 Years,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7/12/30/world/asia/tashi-wangchuck-trial-tibet.html?r=0&auth=login-email>

³³³ China: 'Benefit the Masses' Campaign Surveilling Tibetans, Human Rights Watch, Jun. 18, 2013, <https://www.hrw.org/news/2013/06/18/china-benefit-masses-campaign-surveilling-tibetans>; Camila Ruz, Human rights: What is China accused of?, BBC News Magazine, Oct. 21, 2015, <http://www.bbc.com/news/magazine-34592336>; Ji Da, China's Crises in Tibet and Xinjiang, 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 Feb. 22, 2010, <https://uhrp.org/featured-articles/chinas-crises-tibet-and-xinjiang>

³³⁴ Madison Park, Q&A: Xinjiang and tensions in China's restive far west, CNN World, May 22, 2014, <https://www.cnn.com/2014/05/22/world/asia/china-explainer-xinjiang->; Chris Hogg, "China restores Xinjiang internet," BBC News, May 14, 2010,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8682145.stm>

³³⁵ Chris Hogg, "China restores Xinjiang internet," BBC News, May 14, 2010,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8682145.stm>

³³⁶ China Is Creating An Unprecedented 'Security State' in Xinjiang, Pacific Standard, Feb. 23, 2017, <https://psmag.com/news/china-is-creating-an-unprecedented-security-state-in-xinjiang>; Edward Wong, Xinjiang, Tense Chinese Region, Adopts Strict Internet Controls, N.Y. Times, Dec. 10,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12/10/world/asia/xinjiang-china-uighur-internet-controls.html>

³³⁷ Edward Wong, Xinjiang, Tense Chinese Region, Adopts Strict Internet Controls, N.Y. Times, Dec. 10,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12/10/world/asia/xinjiang-china-uighur-internet-controls.html>

³³⁸ Bai Tiantian, Xinjiang asks real name registration for cellphones, PCs, Global Times, Jan. 29, 2015,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904898.shtml>

³³⁹ Chris Hogg, "China restores Xinjiang internet," BBC News, May 14, 2010,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8682145.stm>; Megha Rajagopalan, "This is What a 21st-Century Police State Really Looks Like," BuzzFeed, October 17, 2017, https://www.buzzfeed.com/meghara/the-police-state-of-the-future-is-already-here?utm_term=.ce2XBzG6vm#.sey8Dm6AG5

³⁴⁰ China passes controversial new anti-terror laws, BBC World, Dec. 28, 2015,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35188137>

³⁴¹ PEN America Caselist: Ilham Tohti, <https://pen.org/advocacy-case/ilham-tohti/>

³⁴² Yaxue Cao, "China in 2014 through the Eyes of a Human Rights Advocate," China Change, Dec. 11, 2014, <https://chinachange.org/page/8/?s=Ilham+Tohti&submit>

³⁴³ "Ilham Tohti," PEN America, <https://pen.org/advocacy-case/ilham-tohti/>

³⁴⁴ "Imprisoned Chinese Uyghur scholar Ilham Tohti given top human rights award," Associated Press, Oct. 11, 2016, <http://www.scmp.com/news/china/policies-politics/article/2027106/imprisoned-chinese-uyghur-scholar-ilham-tohtigiven-top>; "Tohti Trial a 'Farce,' Says PEN American Center," PEN America, September 16, 2014, <https://pen.org/press-release/tohti-trial-a-farce-says-pen-american-center/>

³⁴⁵ "News About Uighur Scholar Ilham Tohti on the Third Anniversary of His Sentencing: No News," China Change, September 22, 2017, <https://chinachange.org/2017/09/22/news-about-uighur-scholar-ilham-tohti-on-thethird-anniversary-of-his-sentencing-no-news/>

³⁴⁶ Elson Tong, "Xinjiang woman detained for sharing praise for Allah on social media," Hong Kong Free Press, May 10, 2017,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7/05/10/xinjiang-woman-detained-sharing-praise-allah-social-media-reports/>

³⁴⁷ Liu Donglai and Jiang Ming, "The government helped me to embark on the road of 'going home,'" Xinjiang Daily Press, April 05, 2017, <http://www.xinjiangyaou.com/xinjiang/002/1455513.shtml>

³⁴⁸ "China: Free Xinjiang 'Political Education' Detainees," Human Rights Watch, Sep. 10, 2017, <https://www.hrw.org/news/2017/09/10/china-free-xinjiang-political-education-detainees>

³⁴⁹ "“精准粉碎毁灭” 陈全国两会前交投名状, DW News, February 28, 2017, <http://news.dwnews.com/china/news/2017-02-28/59802729.html>

³⁵⁰ China: Big Data Fuels Crackdown in Minority Region, Human Rights Watch, February 26, 2018,

<https://www.hrw.org/news/2018/02/26/china-big-data-fuels-crackdown-minority-region>; Megha Rajagoplan, “This is What a 84 PEN AMERICA 21st-Century Police State Really Looks Like,” BuzzFeed News, October 17, 2017, https://www.buzzfeed.com/meghara/the-police-state-of-the-future-is-already-here?utm_term=.ce2XBzG6vm#.sey8Dm6AG5

³⁵¹ Megha Rajagoplan, “This is What a 21st-Century Police State Really Looks Like,” BuzzFeed News, October 17, 2017, https://www.buzzfeed.com/meghara/the-police-state-of-the-future-is-already-here?utm_term=.ce2XBzG6vm#.sey8Dm6AG5

³⁵² China Uses Facial Recognition to Fence In Villagers in Far West, Bloomberg News, January 17, 201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8-01-17/china-said-to-test-facial-recognition-fence-in-muslim-heavy-area>

³⁵³ Rowan Callick, “China delete app: cutting edge of Uyghur suppression,” The Australian, July 22, 2017, <https://www.theaustralian.com.au/news/world/china-delete-app-cutting-edge-of-Uyghur-suppression/news-story/3c5c74a453a59ebdc6459348c312fe>

³⁵⁴ China: Big Data Fuels Crackdown in Minority Region, Human Rights Watch, February 26, 2018, <https://www.hrw.org/news/2018/02/26/china-big-data-fuels-crackdown-minority-region>

³⁵⁵ “China arrests 110 in Xinjiang for spreading online rumours”, BBC, Oct. 8, 2013,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24444505#TWEET915188>; Paul Bischoff, “110 people detained in Xinjiang, China for spreading online rumors”, Tech in Asia, Oct. 8, 2013, <https://www.techinasia.com/110-people-detained-xinjiang-china-spreading-online-rumors>; Cathy Wong, “232 held for spread of terrorism in Xinjiang”, Global Times, May 12, 2014,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59820.shtml>. 更多信息请见本报告附录。

³⁵⁶ “China arrests 110 in Xinjiang for spreading online rumours”, BBC, Oct. 8, 2013,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24444505#TWEET915188>; Paul Bischoff, “110 people detained in Xinjiang, China for spreading online rumors”, Tech in Asia, Oct. 8, 2013, <https://www.techinasia.com/110-people-detained-xinjiang-china-spreading-online-rumors>;

³⁵⁷ “Foreign press in China say travel to Tibet remains restricted,”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April 27, 2016

³⁵⁸ “Freedom on the Net 2017: Manipulating Social Media to Undermine Democracy,” Freedom House, Nov. 14, 2017, <https://freedomhouse.org/article/new-report-freedom-net-2017-manipulating-social-media-undermine-democracy>; David Volodzko, China’s Biggest Taboos: The Three Ts, The Diplomat, Jun. 23, 2015, <https://thediplomat.com/2015/06/chinas-biggest-taboos-the-three-ts/>

³⁵⁹ Eighteen Year Sentence for Tibetan Monk Accused of Separatism, Free Tibet, Apr. 1, 2014, <https://freetibet.org/news-media/pr/eighteen-year-sentence-tibetan-monk-accused-separatism>

³⁶⁰ Richard Finney, Tibetans Defy Chinese Bans to Celebrate Dalai Lama’s Birthday, Radio Free Asian, Jul. 10, 2017,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defy-07102017151031.html>

³⁶¹ Molly Lortie, “Tibet one of China’s most targeted terms for censoring,” Tibet Post International, Jan. 16, 2018, <http://www.thetibetpost.com/en/news/international/6018-tibet-one-of-chinas-most-targeted-terms-for-censoring>

³⁶² “China detains Tibetan youth”, Tibetan Review, Jan. 16, 2015, “China detains Tibetan youth”, Tibetan Review, Jan. 16, 2015, <http://www.tibetanreview.net/china-detains-tibetan-youth-for-banned-mobile-photos-online-activities/>. 更多信息请见本报告附录。

³⁶³ Shokjang (Druklo): China/Tibet Autonomous Region, PEN America, <https://pen.org/advocacy-case/shokjang-druk/>

³⁶⁴ “Tibetan blogger jailed for three years for ‘inciting separatism,’”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Feb. 22, 2016, <https://cpj.org/2016/02/tibetan-blogger-jailed-for-three-years-for-incitin.php>

³⁶⁵ “Self-Immolation Protest,” Free Tibet, <https://freetibet.org/about/self-immolation-protests>

³⁶⁶ Richard Finney, Tibetan Social Media Draw Chinese Police Attention After Self Immolations, Radio Free Asia, May 30, 2017,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tibet/media-05302017150250.html>

³⁶⁷ The government’s 2017 figures places the amount at 12.76 billion yuan, approximately 2 billion USD. Chi Dehua, “Online literature market flourishing in China,” GB Times, Jan. 22, 2018, <https://gbtimes.com/online-literature-market-flourishing-in-china>. See also Owen Churchill and Kevin Schoenmakers, “China Says Online Literature Must Uphold Socialist Values,” Sixthtone, June 28, 2017,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0418/china-says-online-literature-must-uphold-socialist-values>

³⁶⁸ Zhhang Huan, “China’s Online Literature Market Booming,” People’s Daily Online, July 4, 2017, <http://en.people.cn/n3/2017/0704/c90000-9237068.html> (listing the number of readers of online literature in China at 333 million by the end of 2016)

³⁶⁹ 美國筆會曾在其 2015 年報告《审查与良知：外国作者与中国审查制度的挑战》（*Censorship and Conscience: Foreign Authors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Censorship*）（2015）检视中国出版前后的文学审查制度。

³⁷⁰ Tai Zhong Small, "Notice 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Trial Measures for Social Benefit Evaluation of Network Literature Publishing Service Units," SAPPFRFT, June 06, 2017, <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8/338296.shtml>; Owen Churchill and Kevin Schoenmakers, "China Says Online Literature Must Uphold Socialist Values," *Sixthtone*, June 28, 2017,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0418/china-says-online-literature-must-uphold-socialist-values>

³⁷¹ Id.

³⁷² Tai Zhong Small, "Notice 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Trial Measures for Social Benefit Evaluation of Network Literature Publishing Service Units," SAPPFRFT, June 06, 2017, <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8/338296.shtml>; Owen Churchill, and Kevin Schoenmakers, "China Says Online Literature Must Uphold Socialist Values," *Sixth Tone*, June 28, 2017,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0418/china-says-online-literature-must-uphold-socialist-values> Tai Zhong Small, "Notice 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Trial Measures for Social Benefit Evaluation of Network Literature Publishing Service Units," SAPPFRFT, June 06, 2017, <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8/338296.shtml>; Owen Churchill and Kevin Schoenmakers, "China Says Online Literature Must Uphold Socialist Values," *Sixthtone*, June 28, 2017,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0418/china-says-online-literature-must-uphold-socialist-values>

³⁷³ China bans 'erotic' banana-eating live streams, BBC, May 6, 2016, <http://www.bbc.com/news/blogs-newsfrom-elsewhere-36226141>; Viola Rothschild, I Broadcast Myself on the Chinese Web for Two Weeks, *Foreign Policy*, Oct. 19, 2016, <http://foreignpolicy.com/2016/10/19/i-streamed-my-american-life-on-the-chinese-web-for-two-weeks-live-streaming-inkeyizhibo-craze-millennial/>; Jamie Fullerton, Inside China's Biggest Live-Streaming Superstar Factory, *MotherBoard*, Feb. 1, 2017, https://motherboard.vice.com/en_us/article/pgzamm/chinas-live-streaming-factory

³⁷⁴ China bans 'erotic' banana-eating live streams, BBC, May 6, 2016, <http://www.bbc.com/news/blogs-newsfrom-elsewhere-36226141>

³⁷⁵ Manya Koetse, "CHINA ARTS & ENTERTAINMENT" "I Am Fan Yusu"—Beijing Migrant Worker's Writing Takes Chinese Internet by Storm," *Whats On Weibo*, April 26, 2017, <https://www.whatsonweibo.com/fan-yusu-beijingmigrant-workers-writing-takes-wechat-storm/>

³⁷⁶ Steven Mufson, "This documentary went viral in China. Then it was censored. It won't be forgotte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6,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energy-environment/wp/2015/03/16/thisdocumentary-went-viral-in-china-then-it-was-censored-it-wont-be-forgotten/?utm_term=.5d864a850b20; Edward Wong, "China Blocks Web Access to 'Under the Dome' Documentary on Pollutio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06, 2015,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50308/c08dome/dual/>; Celia Hatton, "Under the Dome: The smog film taking China by storm," *BBC News*, March 02, 2015, <http://www.bbc.com/news/blogs-china-blog-31689232>

³⁷⁷ Phil Muncaster, "China's 'Big Vs' disown selves online to avoid new gossip laws," *The Register*, Sep. 18, 2013, https://www.theregister.co.uk/2013/09/18/verified_accounts_weibo_unverify_rumour_crackdown/; Chris Buckley, "Crackdown on Bloggers is Mounted by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Sep. 10,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9/11/world/asia/china-cracks-down-on-online-opinion-makers.html>; Megha Rajagopalan and Adam Rose, "China crackdown on online rumors seen as ploy to nail critics," *Reuters*, Sep. 18, 201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net-us-china-internet/china-crackdown-on-online-rumors-seen-as-ploy-to-nail-critics-idUSBRE98H07X20130918>

³⁷⁸ "Fighting online rumors will protect free speech," *Xinhua News [Global Times]*, Sept. 13, 2013,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811153.shtml>.

³⁷⁹ Patrick Boehler, "Billionaire Liberal Activist Wang Gongquan Formally Arrested," October 21, 2013, <http://www.scmp.com/news/china-insider/article/1336472/liberal-activist-wang-gongquan-formally-arrested>

³⁸⁰ "Charles Xue released from Chinese Prison on Bail,"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April 18, 2014, <https://cpj.org/2014/04/chinese-american-charles-xue-released-from-prison.php>

³⁸¹ Ed Flanagan, "Detained Chinese-American blogger confesses to 'irresponsible' online posts," *NBC news*, Sep. 16, 2013, <https://www.nbcnews.com/news/other/detained-chinese-american-blogger-confesses-irresponsible-online-posts-f8C11172250>; Kathrin Hille, China detains well-known blogger in social media crackdown, *Financial Times*, Aug. 25, 2013, <https://www.ft.com/content/4bf5b3e8-0d6c-11e3-ba82-00144feabdc0>

³⁸² Ed Flanagan, "Detained Chinese-American blogger confesses to 'irresponsible' online posts," *NBC news*, Sep. 16, 2013, <https://www.nbcnews.com/news/other/detained-chinese-american-blogger-confesses-irresponsible-on-86> PEN AMERICA line-po

sts-f8C11172250. 译注：该引语取自中文资料，中文版报导请见 http://www.xinhuanet.com/zg/jx/2013-09/16/c_132723321.htm.

³⁸³ “Charles Xue released from Chinese Prison on Bail,”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April 18, 2014, <https://cpj.org/2014/04/chinese-american-charles-xue-released-from-prison.php>

³⁸⁴ Zhuang Pinghui, “Be more positive, Chinese internet tsar Lu Wei tells celebrity weibo us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 15, 2013,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296768/be-more-positive-chinese-internet-tsar-lu-wei-tells-celebrity-weibo-users>; “Big Vs and bottom lines,” The Economist, Aug. 31, 2013,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584385-authorities-move-against-some-chinas-most-vocal-microbloggers-big-vs-and-bottom-lines>

³⁸⁵ Zhuang Pinghui, “Be more positive, Chinese internet tsar Lu Wei tells celebrity weibo user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 15, 2013,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296768/be-more-positive-chinese-internet-tsar-lu-wei-tells-celebrity-weibo-users>

³⁸⁶ Phil Muncaster, “China ‘Big Vs’ Disown Selves Online to Avoid New Gossip Laws,” TheRegister.com, September 18, 2013, http://www.theregister.co.uk/2013/09/18/verified_accounts_weibo_unverify_rumour_crackdown/

³⁸⁷ Amberwoo, “Weibo Weekly: What Are Netizens Saying About Ye Haiyan’s Free Sex Service?” City Weekend: Shanghai, January 20, 2012, <http://www.cityweekend.com.cn/shanghai/article/weibo-weekly-what-are-netizens-saying-about-ye-haiyan%E2%80%99s-free-sex-service>

³⁸⁸ Id. 译注，该引语取自中文资料，中文版原文请见 <https://fr.globalvoices.org/2012/01/16/94595/>

³⁸⁹ 该照片可见於 <https://www.lib.umich.edu/online-exhibits/exhibits/show/aboveground/item/7215?exhibit=195&page=2376>

³⁹⁰ Leta Hong Fincher, “Leftover Women: A Resurgenc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2018). <https://www.chinasmack.com/principal-get-a-room-with-me-spare-the-schoolchildrenc>

³⁹¹ Joanna, “Documentary ‘Hooligan Sparrow’ shows how dangerous it is to protest against rape in China,” October 24, 2016, <https://qz.com/817181/this-month-on-netflix-documentary-hooligan-sparrow-shows-how-dangerous-it-is-to-protest-against-rape-in-china/>; Mimi Lau, “Gender Rights Activist Ye Haiyan Freed then Hounded by Hostile Crow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12, 2013,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258994/gender-rights-activist-ye-haiyan-freed-then-hounded-hostile-crowd>

³⁹² Mimi Lau, “School sexual abuse protester Ye Haiyan beaten up in her own ho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31, 2013,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250041/school-sexual-abuse-protester-ye-haiyan-beaten>

³⁹³ Mimi Lau, “Sex-worker rights activist Ye Haiyan and family kicked out of Guangd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8, 2013,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277564/sex-worker-rights-activist-ye-haiyan-and-family-kicked-out-guangdong>

³⁹⁴ Jonathan Kaiman, “China Women’s Rights Activist Ye Haiyan Made Homeless Say Reports,” July 7, 20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ul/07/china-womens-rights-ye-haiyan-homeless>

³⁹⁵ 中国法律包含一准许公安机关在不泄漏其地点的状况下拘留嫌疑份子高达 37 天的条款。人权呼吁与其他观察人士曾指出，这些条款给予公安机关对嫌疑份子进行漫长的隔离拘留——一个令虐待得以发生的状况——的权力。“Tiger Chairs and Cell Bosses,” Human Rights Watch, May 13, 2015, <https://www.hrw.org/report/2015/05/13/tiger-chairs-and-cell-bosses/police-torture-criminal-suspects-china>; Malcolm Moore, China to pass law to be able to detain suspects for 37 days, The Telegraph, Mar. 13, 2012,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9140579/China-topass-law-to-be-able-to-detain-suspects-for-37-days.html>

³⁹⁶ 巴丢草的推特号，请见 <https://twitter.com/badiuca>

³⁹⁷ Rachel Donadio, “Man Asian Literary Longlist,”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2, 2008, <https://mobile.nytimes.com/blogs/artsbeat/2008/07/22/man-asian-literary-longlist/>

³⁹⁸ 英文版演讲稿可见於：<http://www.nytimes.com/2011/11/06/world/asia/murong-xuecunsacceptance-speech-for-the-2010-peoples-literature-prize.html>. Edward Wong, “Pushing China’s Limits on Web, if Not on Paper,”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6,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1/07/world/asia/murong-xuecun-pushes-censorship-limits-in-china.html>; Eric Abrahamsen, “Chinese Literature Prizes—by Chen Dongmei,” Paper Republic, February 18, 2017, <https://paper-republic.org/ericabrahamsen/glli-3-chinese-literature-prizes-by-chen-dongmei/>

-
- ³⁹⁹ Murong Xuecun, "Absurdities of China's Censorship System," Time, Feb. 22, 2011, <http://content.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2052967,00.html>. 译注: 该引语取自中文资料, 中文版演讲稿请见 http://hawking.lofter.com/post/cf589_293203。
- ⁴⁰⁰ Verna Yu, "Q&A: Self-Censored Chinese Novelist Murong Xuecun Finally Speaks His Min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12 2015 (updated August 4 2016), <http://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1837227/qa-self-censored-chinese-novelist-murong-xuecun-finally-speaks>
- ⁴⁰¹ Joanna Chiu, "China's #MeToo movement emerges, testing censors' limits," Agence France-Presse, January 25, 2018. <https://sg.news.yahoo.com/chinas-metoo-movement-emerges-testing-censors-limits-044436799.html>; FORBIDDEN FEEDS: GOVERNMENT CONTROLS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 87 ""Student Publishes More Claims of Sexual Assault by Top College Professor," Global Times, February 1, 2018,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82972.shtml>
- ⁴⁰² "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长江学者”称号, 停发并追回已发奖金," The Paper, January 14, 2018,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50561; Liang Chenyu, "The #MeToo Campaign Spreading Across China's College Campuses," SixthTone, January 15, 2018,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1520/the-%23metoo-campaign-spreading-across-chinas-college-campuses>
- ⁴⁰³ "Professor at Chinese university sacked after former student's post about sexual harassment goes viral," AFP, January 12, 2018. <http://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professor-at-chinese-university-sacked-after-former-students-post-about-sexual>
- ⁴⁰⁴ Catherine Lai, "Over 80% of female journalists in China have experienced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poll by journalist shows," Hong Kong Free Press, March 7, 2018,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8/03/07/80-female-journalists-china-experienced-workplace-sexual-harassment-poll-journalist-shows/>
- ⁴⁰⁵ Meg Jing Zeng, "From #MeToo to #RiceBunny: how social media users are campaigning in China," The Conversation, February 8, 2018, <https://theconversation.com/from-metoo-to-ricebunny-how-social-media-users-arecampaigning-in-china-90860>
- ⁴⁰⁶ 本报告早先发表的版本错误地指出该帐号在 3 月 6 日关闭。该叙述已于 2018 年 5 月修改。
- ⁴⁰⁷ See e.g. e.d. David Bandurski and Martin Hala,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n China: Eight Cases in Chinese Watchdog Journalism*,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 ⁴⁰⁸ Liz Tung, "Social media fills vacuum left by China's 'hollowed out' pres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May 25, 2017, <https://www.cjr.org/analysis/china-social-media-press-freedom.php>; see also "The Lost Generation of China's Journalists," Poynter Institute, April 28, 2017, <https://www.poynter.org/news/lost-generation-chinas-journalists>; Anthony Kuhn, "China's Few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Face Increasing Challenges," Parallels, Aug. 06, 2017, <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7/08/06/539720397/chinas-few-investigative-journalists-face-increasing-challenges>
- ⁴⁰⁹ Anthony Kuhn, "China's Few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Face Increasing Challenges," Parallels, Aug. 06, 2017, <https://www.npr.org/sections/parallels/2017/08/06/539720397/chinas-few-investigative-journalists-face-increasing-challenges>
- ⁴¹⁰ Id.
- ⁴¹¹ Sophie Beach, "He Xiaoxin: How Far Can I Go? How Much Can I Do?" China Digital Times, Aug 15, 2015,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5/08/he-xiaoxin-how-far-can-i-go-and-how-much-can-i-do/>
- ⁴¹² Samuel Wade, "Minitrue: Media Directives on Tianjin Port Explosions," China Digital Times, Aug. 13, 2015,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5/08/minitrue-explosions-in-tanggu-open-economic-zone-tianjin/>
- ⁴¹³ 这些规定仅偶尔被实施, 直到 2016 年 7 月的打击行动之后才被全面施行。See Ellen Pelti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anned News Operations by Internet Companies*, Vice News (July 25, 2016), <https://news.vice.com/article/the-chinese-government-has-banned-news-operations-by-internet-companies>; and *China to Enforce Ban on News Sites' Independent Reports*, China Digital Times (July 25, 2016),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6/07/china-enforce-ban-news-portals-independent-reporting/>
- ⁴¹⁴ Saibal Dasgupta, "Chinese Journalists Restricted in Use of Social Media Content," VOA News, July 05, 2016, <https://www.voanews.com/a/chinese-media-restricted-usage-social-media-content/3405826.html>
- ⁴¹⁵ "National Network Letter to step up efforts to rectify the network false news," China Netcom Network, July 03, 2016, http://www.cac.gov.cn/2016-07/03/m_1119155494.htm?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see also Saibal Dasgupta, "Chinese Journalists Restricted in Use of Social Media Content," VOA News, July 05, 2016,
-

<https://www.voanews.com/a/chinese-media-restricted-usage-social-media-content/3405826.html>; Edward Wong and Vanessa Piao, "China Cracks Down on News Reports Spread via Social Media,"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5,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06/world/asia/china-internet-social-media.html>

⁴¹⁶ Edward Wong and Vanessa Piao, "China Cracks Down on News Reports Spread via Social Media,"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5,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06/world/asia/china-internet-social-media.html>

⁴¹⁷ "State media should play due role in properly guiding public opinion," *China Daily*, Feb. 22, 2016,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6-02/22/content_23580181.htm

⁴¹⁸ "China's Xi Underscores CPC's Leadership in News Reporting," *Xinhua*, February 19, 2016,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6-02/19/c_135114305.htm. 译注: 该引语取自中文资料, 中文版报导请见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20/c_1118106502.htm

⁴¹⁹ Edward Wong, "Xi Jinping's News Alert: Chinese Media Must Serve the Party," *The New York Times*, Feb. 22, 88 PEN AMERICA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2/23/world/asia/china-media-policy-xi-jinping.html>

⁴²⁰ "Record Number of Journalists Jailed as Turkey, China, Egypt Pay Scant Price for Repression," CPJ, <https://cpj.org/reports/2017/12/journalists-prison-jail-record-number-turkey-china-egypt.php>

⁴²¹ Inmediahk.net, "China's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Face High Risk—And Are in High Demand," *Global Voices*, May 26, 2016, <https://globalvoices.org/2016/05/26/chinas-independent-journalists-face-high-risks-and-are-in-highdemand/>

⁴²² Sophie Richardson, Promises Unfulfilled: An Assessment of China's National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Human Rights Watch*, Jan. 11, 2011, <https://www.hrw.org/report/2011/01/11/promises-unfulfilled/assessment-chinas-national-human-rights-action-plan>; China Requires Journalists to Obtain New Press Cards to Practice Profession, US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July 2, 2009, <https://www.cecc.gov/publications/commission-analysis/china-requires-journalists-to-obtain-new-press-cards-to-practice>

⁴²³ Inmediahk.net, "China's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Face High Risk - And Are in High Demand," *Global Voices*, May 26, 2016, <https://globalvoices.org/2016/05/26/chinas-independent-journalists-face-high-risks-and-are-in-highdemand/>

⁴²⁴ Id.

⁴²⁵ Id.

⁴²⁶ Id.

⁴²⁷ Jonathan Kaiman, China's censorship rules were tested. But will it be back to business as usual?, *The Guardian*, Jan. 14, 201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jan/14/china-censorship-southern-weekly-incident>; Ian Johnson, Test for New Leaders as Chinese Paper takes on censors, *N.Y. Times*, Jan. 6,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1/07/world/asia/chinese-newspaper-challenges-the-censors.html>; Jaime A. FlorCruz, Chinese newspaper in eye of censorship storm back on scale, *CNN*, Jan. 10, 2013, <https://www.cnn.com/2013/01/10/world/asia/china-censorship-southern-weekly-florcruz/index.html>; Yanshuang Zhang, The Southern Weekly and censorship in China: a nation fights back, *The Conversation*, Jan. 13, 2013, <https://theconversation.com/the-southern-weeklyand-censorship-in-china-a-nation-fights-back-11539>

⁴²⁸ Inmediahk.net, "China's Independent Journalists Face High Risk - And Are in High Demand," *Global Voices*, May 26, 2016, <https://globalvoices.org/2016/05/26/chinas-independent-journalists-face-high-risks-and-are-in-high-demand/> (Independent Chinese journalists "identified themselves using terms like "writer", "grassroots historian", "interviewer" and other monikers avoid using the term "journalist" to describe their work.")

⁴²⁹ Simon Denyer, "China's Scary Lesson to the World: Censoring the Internet Works," *Washington Post*, May 23,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chinas-scary-lesson-to-the-world-censoring-the-internet-works/2016/05/23/413afe78-fff3-11e5-8bb1-f124a43f84dc_story.html?utm_term=.dd490c08b861; see also Kim Zetter, "China Censors: The Tiananmen Square Anniversary Will Not be Tweeted," *Wired*, June 2, 2009, <https://www.wired.com/2009/06/china-censors-internet-before-tiananmen-square-anniversary/>

⁴³⁰ China arrests blogger for Twitter joke, *The Guardian*, Nov. 21, 2012,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nov/21/china-arrest-blogger-twitter-joke>

⁴³¹ Brook Larmer, "Where an Internet Joke Is Not Just a Joke,"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26,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0/30/magazine/the-dangerous-politics-of-internet-humor-in-china.html>

⁴³² 北风 (温云超, Yunchao Wen), @wenyunchao, Twitter, Mar. 7, 2018, <https://twitter.com/wenyunchao>

⁴³³ <https://twitter.com/QiaoMoo>. Figure taken on March 6, 2018.

⁴³⁴ Tom Phillips, "Farewell": Qiao Mu, dissenting academic, leaves China for US," *The Guardian*, Sep. 14,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sep/14/qiao-mu-dissenting-academic-leaves-china-for-us>

⁴³⁵ 本报告早先发表的版本错误地描述唐路为“一名因为其报导被中共当局盯上而逃离中国的中国记者 (“a journalist formerly based in China who fled the country after being targeted for her reporting”)”。该叙述已于 2018 年 5 月修改。

⁴³⁶ Xi Yue, New Web Generation of Internet Activists, CBS News, Mar. 19, 2010, <https://www.cbsnews.com/news/new-web-generation-of-china-activists/>; Yaqui Wang, “Tag Archives: Three Netizens in Fujian,” China Change, July 22, 2015, <https://chinachange.org/tag/three-netizens-in-fujian/>

⁴³⁷ Jan Koum and Brian Acton, “End-to-End Encryption,” blog.WhatsApp.com, April 5, 2016, <https://blog.whatsapp.com/10000618/end-to-end-encryption>

⁴³⁸ See Aatif Sulleyman, WhatsApp Encryption: What Is It, How Does It Work and Why Is The Government So Worried About It?, The Independent, Mar. 27, 2017, <https://www.independent.co.uk/life-style/gadgets-and-tech/ FORBIDDEN FEEDS: GOVERNMENT CONTROLS ON SOCIAL MEDIA IN CHINA 89 features/whatsapp-encryption-what-is-it-how-does-it-work-why-ban-it-backdoor-access-secret-messages-a7652396.html>

⁴³⁹ 440 Keith Bradsher, China Blocks WhatsApp, Broadening Online Censorship, N.Y. Times, Sep. 25,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9/25/business/china-whatsapp-blocked.html>

⁴⁴⁰ Yang Fan and Qiao Long, China Arrests WhatsApp Group Chat Moderator, Claiming ‘Backdoor’ Access, Radio Free Asia, Dec. 8, 2017,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china-arrests-whatsapp-group-chat-moderator-claiming-backdoor-access-12082017103850.html>

⁴⁴¹ “China Arrests WhatsApp Group Chat Moderator, Claiming ‘Backdoor’ Access,” Radio Free Asia, December 8, 2017,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china-arrests-whatsapp-group-chat-moderator-claiming-backdoor-access-12082017103850.html>

⁴⁴² “China Arrests WhatsApp Group Chat Moderator, Claiming ‘Backdoor’ Access,” Radio Free Asia, December 8, 2017, <https://www.rfa.org/english/news/china/china-arrests-whatsapp-group-chat-moderator-claiming-backdoor-access-12082017103850.html>; Paul Mozur, China Presses its Internet Censorship Efforts Across the Glob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18, <https://mobile.nytimes.com/2018/03/02/technology/china-technology-censorship-borders-expansion.html?referer=https://t.co/2VPMZVlzzX?amp=1>

⁴⁴³ Paul Mozur, China Presses its Internet Censorship Efforts Across the Glob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18, <https://mobile.nytimes.com/2018/03/02/technology/china-technology-censorship-borders-expansion.html?referer=https://t.co/2VPMZVlzzX?amp=1>

⁴⁴⁴ Josh Horwitz, Beijing said Facebook and Google are welcome back to China as long as they “respect China’s laws”, Quartz, Oct. 12, 2016, <https://qz.com/808130/beijing-said-facebook-and-google-are-welcome-back-to-china-as-long-as-they-respect-chinas-laws/>; Google Facebook trying to return to China? National Network letter to respond, World.Huanqiu.com, Oct. 12, 2016,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10/9540940.html>; Yin Xiaohong, Facebook is welcome in China as long as it abides by Chinese laws: authority, People’s Daily Online, Oct. 12, 2016, <http://en.people.cn/n3/2016/1012/c90000-9126101.html>; Reuters, Internet giants told: Accept cyber curbs to be welcome in China, Channel NewsAsia, Dec. 18, 2017,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technology/internet-giants-told--accept-cyber-curbs-to-be-welcome-in-china-9508192>. 译注：该引语取自中文资料，中文版报导请见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10/9540940.html>。

⁴⁴⁵ Reuters, Internet giants told: Accept cyber curbs to be welcome in China, Channel NewsAsia, Dec. 18, 2017,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technology/internet-giants-told--accept-cyber-curbs-to-be-welcome-inchina-9508192>. 译注：该引语取自中文资料，中文版报导请见 <http://cn.rfi.fr/中国/20171218-中国告诫网络巨擘接受限制才能进市场>。

⁴⁴⁶ Chen Guancheng, “Apple Can’t Resist Playing by China’s Rul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23/opinion/apple-china-data.html>

⁴⁴⁷ Josh Horwitz, “Tim Cook and Sundar Pichai’s surprise remarks at China’s ‘open internet’ conference,” Quartz, Dec. 04, 2017, <https://qz.com/1145637/2017-world-internet-conference-tim-cook-and-sundar-pichais-surprise-remarks/>

⁴⁴⁸ Josh Horwitz, “Tim Cook and Sundar Pichai’s surprise remarks at China’s ‘open internet’ conference,” Quartz, Dec. 04, 2017, <https://qz.com/1145637/2017-world-internet-conference-tim-cook-and-sundar-pichais-surprise-remarks/>; Frank Tang, “Apple’s Tim Cook and Google’s Sundar Pichai attend Chinese state-run internet conferen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 03, 2017, <http://www.scmp.com/news/china/economy/article/2122632/apples-timcook-and-googles-sundar-pichai-attend-chinese-state>; David Ramli and Bloomberg News, “Apple, Google CEOs Bring Star Power as China Promotes Censorship,” Bloomberg Technology, Dec. 2, 2017,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12-03/internet-must-have-security-humanity-apple-chief-tells-china>

-
- ⁴⁴⁹ Paul Mozur, “China Presses its Internet Censorship Efforts Across the Globe,” *New York Times*, March 2, 2018, <https://mobile.nytimes.com/2018/03/02/technology/china-technology-censorship-borders-expansion.html?referer=https://t.co/2VPMZVlzzX?amp=1>
- ⁴⁵⁰ Josh Horwitz, It’s official—China is the largest iPhone market in the world, *Quartz*, May 18, 2016, <https://qz.com/687017/its-official-china-is-the-largest-iphone-market-in-the-world/>
- ⁴⁵¹ Saheli Roy Choudhury, “Apple Removed Several Privacy Apps in China—Now Two Senators Are Demanding Answers,” *Yahoo! Finance*, October 19, 2017, <https://uk.finance.yahoo.com/news/apple-removed-several-privacy-apps-020800432.html>
- ⁴⁵² 公开信全文可见於：<https://www.leahy.senate.gov/imo/media/doc/Apple%2011212017.pdf>.
- ⁴⁵³ Robert McMillan and Tripp Mickle, “Apple to Start Putting Sensitive Encryption Keys in China,”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4, 2018, <https://www.wsj.com/articles/apple-to-start-putting-sensitive-encryption-keys-in-china-1519497574>
- ⁴⁵⁴ Stephen Nellis, Cate Cadell, “Apple moves to store iCloud keys in China, raising human rights fears,” *Reuters*, February 24, 20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apple-icloud-insight/90-PEN-AMERICA-apple-moves-to-store-icloud-keys-in-china-raising-human-rights-fears-idUSKCN1G8060>
- ⁴⁵⁵ Id.
- ⁴⁵⁶ Paul Mozur, “Skype Vanishes From App Stores in China, Including Apple’s,”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1,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1/21/business/skype-app-china.html>
- ⁴⁵⁷ Id.
- ⁴⁵⁸ Microsoft Skype Support, “Does Skype use encryption?”, <https://support.skype.com/en/faq/FA31/does-skype-use-encryption>
- ⁴⁵⁹ Josh Horwitz, Apple’s iCloud service in China will be managed by a data firm started by the government, *Quartz*, Jan. 10, 2018, <https://qz.com/1176376/apples-icloud-service-in-china-will-be-managed-by-a-data-firm-started-by-the-government/>
- ⁴⁶⁰ Chen Guangcheng, “Apple Can’t Resist Playing by China’s Rules,” *The New York Times*, Jan. 23,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1/23/opinion/apple-china-data.html>. 译注：该引语取自中文资料，中文版报导请见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80124/apple-china-data/>
- ⁴⁶¹ “How Apple is Paving the Way to a ‘Cloud Dictatorship’ in China,” *Advox Global Voices*, Feb. 10, 2018, <https://advox.globalvoices.org/2018/02/10/how-apple-is-paving-the-way-to-a-cloud-dictatorship-in-china/>. 译注：该引语取自中文资料，中文版原文请见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34004
- ⁴⁶² “RSF urges journalists to quit Apple iCloud China by 28 February,”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Feb. 5, 2018, <https://rsf.org/en/news/rsf-urges-journalists-quit-apple-icloud-china-28-february>
- ⁴⁶³ Apple Legal, iCloud (operated by Guizhou on the cloud) Terms and Conditions, https://www.apple.com/legal/internet-services/icloud/cn_si/gcbd-terms.html
- ⁴⁶⁴ 林厚勳 Henry Lin, “華碩不願屈就中國法規交出使用者資料，霸氣宣布：關閉中國資料中心與雲端服務,” *TechOrange*, Feb 12, 2018,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8/02/12/asus-close-cloud-service-in-china/>
- ⁴⁶⁵ Lokman Tsui, “it’s time to leave icloud,” *Twitter*, Feb. 13, 2018, <https://twitter.com/lokmantsui/status/963338437687263232>
- ⁴⁶⁶ Marcus Gilmer, “Mark Zuckerberg talked baby names with the President of China during Facebook’s charm campaign,” *Mashable*, Sep 18, 2017, <https://mashable.com/2017/09/18/zuckerberg-chinese-president-baby-names/#C5jjrrRMRmqP>; Loulla-Mae Eleftheriou-Smith,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turns down Mark Zuckerberg’s request to name his unborn child’ at White House dinner,” *Independent*, Oct. 4, 2015,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people/china-s-president-xi-jinping-turns-down-mark-s-request-to-name-his-unborn-child-at-white-a6679156.html>; Associated Press in Beijing, “Facebook’s Mark Zuckerberg meets China propaganda chief in Beijing.” *The Guardian*, March 20,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mar/20/facebooks-mark-zuckerberg-meets-china-propaganda-chief-in-beijing>; Associated Press in Beijing, “Mark Zuckerberg’s Beijing smog jog chokes up Chinese social media.” *The Guardian*, March 18,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mar/18/mark-zuckerberg-beijing-smog-jog-china-facebook-pollution>
- ⁴⁶⁷ Paul Mozur, “Blocked in China, Facebook is Said to Sheek a Shanghai Offic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9/06/technology/facebook-china-shanghai-office.html>
- ⁴⁶⁸ Mike Issac, “Facebook Said to Create Censorship Tool to Get Back Into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Nov. 22,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11/22/technology/facebook-censorship-tool-china.html>
- ⁴⁶⁹ Id.
-

⁴⁷⁰ Id.

⁴⁷¹ Id.

⁴⁷² Id.

⁴⁷³ Paul Mozur, “In China, Facebook Tests the Waters with a Stealth App,” New York Times, August 11,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8/11/technology/facebook-china-moments-colorful-balloons.html>; Serenitie Wang, Jackie Wattles and Heather Kelly, “Facebook Finds a Way into China,” CNN, August 12, 2017, <http://money.cnn.com/2017/08/12/technology/facebook-balloon-app-china/index.html>

⁴⁷⁴ Id.

⁴⁷⁵ Austin Ramzy, “The Nobel Peace Laureate Liu Xiaobo, in His Own Word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3,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7/13/world/asia/liu-xiaobo-china-nobel-writings.html>. 译注：该引语取自中文资料，中文演讲稿全文请见 https://www.nobelprize.org/uploads/2018/06/xiaobo-lecture_ch.pdf